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 加勒比海之谜

庞红梅／杨 波／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把虚假的线索和误导的事件抛开，这只有侦探大师才能做到！

——《纽约时报》




ISBN 7-221-04711-1/I·1045　定价：15.50

# 加勒比海之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庞红梅　扬　波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 加勒比海之谜

**A CARIBBEAN MYSTERY**



原　　作：〔美〕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庞红梅　杨　波
责任编辑：李佩衡
装帧策划：邹　刚　樊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樊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43 千字
印　　张：6.6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1　1/I·1045
定　　价：15.50 元

# 第一章 帕尔格雷夫少校讲述的故事

## 一

“就说肯尼亚的事吧，”帕尔格雷夫少校说，“许多家伙对此夸夸其谈，实际上却一无所知！我可在那里度过了十四年，那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老马普尔小姐点点头。

这是一种温和的表示礼貌的方式。当帕尔格雷夫少校在一边继续他那不怎么有趣的回忆时，马普尔小姐只是静静地思索着自己的事。对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她早已很熟悉，只是地点不同而已，过去主要都是印度的事情。少校、上校、中将——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字眼：西姆拉[1]、担架兵、老虎，午餐，柯特马格斯等等。对帕尔格雷夫少校这些词汇有些许差别，狩猎，吉库尤人，大象，斯瓦希里人。不过也无非还是

[1] 西姆拉——印度一城市名。——译注。

老一套，一个老人，需要一个听众，这样他可以在回忆中重温昔日快乐的日子，那时他的后背挺直、视觉敏锐，听力也很警觉。这些爱讲话的人有些曾经是很帅气的英勇的小伙子，有些则是令人遗憾地毫无魅力。帕尔格雷夫少校，一副紫红的面孔，装着一只玻璃眼珠，总的看起来像只青蛙标本，他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了。

马普尔对于所有的这些人都给予同样的宽容，她全神贯注地坐在那，时不时点点头表示同意，心里却在想着自己的事，享受着该享受的：眼前的加勒比海深蓝的美景。

亲爱的雷蒙德真是太好了——她在满怀感激地想着，那么真心实意。她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他的老姨妈如此费心。也许是良心，还是家庭的亲情?或者他是真的喜欢她。

她想，总的来说，他是喜欢她的——他一直是喜欢她的——稍微有点夸张、傲慢。总是想让她跟上潮流，寄书来给她读；现代小说，真令人难以忍受，都是关于那些讨厌的人，做着各种各样显然自己都不怎么喜欢的千奇百怪的事情。“性”这个字眼在马普尔小姐年轻的时候不常被提及，其实也有许多——只是不被挂在嘴边而已——但却比现在有乐趣得多，至少马普尔小姐是这样看的。尽管通常被打上罪恶的标记，她还是认为那要比现在看起来是一项任务要强得多。

她的目光扫了一眼膝上摊开的书上，是她看到的第二十三页(实际上她也不想再看下去了)。

“‘你是说你一点性经验也没有?’年轻人难以置信地问道，‘都十九岁了，但是你一定要有，这很重要。’”

"女孩沮丧地垂着头，她的油腻的直发盖在脸上！"

"'我知道'，她喃喃地说，'我知道。'"

"他看着她，破烂的旧运动衫，光着脚板，脏兮兮的脚趾甲，恶臭的肥肉味…他不明白他怎么会觉得她如此有女性魅力。"

马普尔小姐也不明白！真的！把性经验当成兴奋剂一样猛灌下去！可怜的年轻人！

"亲爱的简姨妈，你为什么一定要像个快乐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呢？总是守在你悠闲的乡村生活中，真正的人生——这才是重要的。"

雷蒙德老是这样，他的姨妈简就会面带窘意地说"是的"。恐怕她是真的有点守旧了。

实际上乡村生活也远不悠闲，像雷蒙德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在她乡村教区的事务当中，简·马普尔已经熟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无意加以谈论，更不想写下来。大量的性，自然的，非自然的。强奸，乱伦，各种各样的变态。(有些甚至连那些牛津毕业的写书的年轻人都没有听到过。)

马普尔小姐的思绪又回到加勒比海，拾起帕尔格雷夫少校正在述说的话题……

"一次很不同寻常的经历，"她附和道，"非常有趣。"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一些。当然，有一些不适合女士听。"

有着丰富经验的马普尔小姐受宠若惊似地垂下眼帘，帕尔格雷夫少校继续斟酌地讲述着那些部落习俗，而马普尔小姐又重新想起她亲爱的外甥。

雷蒙德是个很成功的小说家，收入颇丰，他很殷勤，很好心地尽自己所能减轻他老姨妈的生活负担。去年冬天她得了一场很严重的肺炎，医生建议她多晒太阳。雷蒙德气派十足地建议她到西印度群岛旅游。马普尔小姐谢绝了——旅途花费，路途遥远，旅行的麻烦；再说，她也不能扔下她在圣玛丽·米德大街的房子。雷蒙德安排了一切。一个正在写书的朋友想要在乡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会把房子照顾好的，他很讲究房子的。他是个同性恋。我是说——"

他迟疑了一下，有点尴尬——可当然连老简姨妈也听说过同性恋。

他继续处理下一步。旅行在当今已算不了什么了。她可以坐飞机去。另外一个朋友戴安娜·哈洛克要去千里达岛，她可以一直照顾简姨妈到那。在圣哈那尔岛，她可以住在金棕榈饭店，那是由山德森夫妇经营的。世界上最好的一对夫妇了，他们会照顾她的。他马上就给他们写信。

可没想到山德森夫妇已经回英国了，好在他们的接替者肯德尔夫妇也非常热情友好，他们向雷蒙德保证他无须担心他的姨妈。岛上有一个很好的医生，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他会处理的，而他们自己也会密切关注她的，确保她生活舒适。

他们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莫莉·肯德尔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坦率的金发女郎，总是兴致勃勃的。她很热情地欢迎了这位老妇人，竭力使其觉得宾至如归。蒂姆·肯德尔，她的丈夫，身材瘦削，皮肤黝黑，三十五岁，也很和气。

现在她已经到这了，马普尔小姐想道，远离了英国严寒

的气候，有一个自己的小平房，有友好的笑容满面的西印度女孩侍奉她；蒂姆·肯德尔在餐厅里招呼她，在给她推荐菜单时还会开句玩笑。她的小屋前还有一条方便的小径直通海滩，她可以舒服地坐在海边的柳条椅上看游客戏水，甚至还有一些老年游客为伴。像拉菲尔老先生，格雷厄姆医生，坎农·普雷斯科特，还有身边的这位骑士帕尔格雷夫少校。

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万分遗憾的是，马普尔小姐自己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但她真的没有想像中的心满意足。

不错，温暖宜人，对她的风湿很有好处，而且景致很美，尽管也许有点单调。遍地的棕榈树，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永不会发生什么。不像在圣玛丽·米德，那里有一些新鲜事。她的侄子曾经把那里的生活比作池塘里的浮垢，她则气愤地指出如果拿来放在显微镜下，会有很多人生值得观察的。的确，在圣玛丽·米德总有一些事值得注意。一件又一件事在马普尔小姐的脑海中闪过：林耐特老太太咳嗽药方的差错；那个年青的波利哥特的古怪行为；乔治·伍德的母亲过来看他的那次（她真的是他妈妈吗？）乔·阿登和他妻子吵架的真正原因。不断地琢磨这些有意思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会带来无穷的乐趣。要是这里也能有什么让她——呃——能施展手脚该多好啊！

她忽然惊觉帕尔格雷夫少校已经把肯尼亚的话题转移到西北前线上，正在谈论其作少尉时的经历。糟糕的是，他正在热切地问她："你同意吗？"

马普尔丰富的经验使她颇能应付这类问题。

"我想我没有足够的经验对此加以判断,我得说我的生活相当孤陋寡闻。"

"是这样的,亲爱的,是这样的。"帕尔格雷夫少校很豪爽地嚷道。

"你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决定弥补一下方才的走神。

"还不错,"帕尔格雷夫少校得意地说,"相当不错,"他欣赏着四周的景色,"这地方还可以。"

"是的,确实还可以,"马普尔小姐此时忍不住追问下去:"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发生过什么事情?"

帕尔格雷夫少校打量着她。

"哦,相当多,丑闻多的是,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马普尔小姐并不真对丑闻感兴趣,现在的丑闻都吊不起人的胃口,不过是男人和女人不断地更换配偶,不但不加以体面的遮掩,反而大张旗鼓,毫无羞耻感。

"几年前这里甚至发生了一起谋杀,一个叫做哈里·韦斯顿的人。在报纸上引起一时轰动,你肯定还记得。"

马普尔小姐毫无兴致地点点头。这不是她所感兴趣的那种谋杀案。这个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主要是与之牵连的每个人都很富有。很可能是哈里·韦斯顿枪杀了法拉利伯爵,他妻子的情夫;他精心安排的不在现场的证据也可能是花钱买来的。在场的每个人都醉醺醺的,还有几个瘾君子。这些人没什么真正的趣味,马普尔小姐想到,尽管看上去很华丽,很吸引人。但肯定不是她所感兴趣的。

"要是你想知道的话,这不是当时惟一的谋杀案。"他点

点头，眨着眼睛说道："我本人怀疑——哦——，嗯——"

马普尔小姐的线团掉到了地上，少校弯下腰替她拾了起来。

"谈到谋杀，"他继续道，"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很奇怪的案子——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

马普尔小姐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

"一天，好多家伙凑在俱乐部里聊天，其中一个人讲了个故事。他是个医生，讲的是他的一个患者。一天深更半夜，一个年轻人跑来把他喊醒，他妻子刚刚上吊自尽。他们没有电话，这家伙把她放下来安排一下后，就火速开着车来找大夫了。嗯，她险些完蛋，差一点就没命了。不管怎样，她被抢救过来了。年轻人看起来非常爱她，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已经注意到她这一阵子举止怪异，神情恍惚。嗯，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可实际上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妻子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去世了，真惨。"

帕尔格雷夫少校停了一会，不断地点着头，显然他的话还没完，马普尔小姐只有耐心地等着。

"这就是经过。你也许会说，没什么，神经质的女人，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一年后，这个医生在和他的一个同行闲聊时，那个同行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要投河自杀，她丈夫及时赶到，送到医生那儿，他们把她抢救过来——然后几个星期后她又开煤气自杀了。

"嗯，有点巧合，是吗？类似的故事。我的那个医生朋友就说：'我也碰上过差不多的事，大概是叫琼斯（也许叫别的吧）——你那个病人叫什么？'

'记不得了，我想是叫鲁宾逊吧，反正不叫琼斯。'

"这两个家伙对视了一下都觉得有点蹊跷，后来我那个医生朋友拿出一张照片给另一个人看：'这就是那个人，'他说，'我第二天曾过去检查病人，发现在他家前门旁有一株美丽极了的木槿，我在国内还从没见过这个品种。我的照像机正好在车里，我便拍了张相。正当我按动快门时，那个丈夫刚好从前门出来，我便把他也收进了镜头。我想他没察觉。我问他这株木槿的名字，可他也不知道。'另一个医生看着相片说：'相片有点模糊，但我敢发誓——我绝对肯定——是同一个人。'

"不知道他们是否探究下去，即便查下去也查不出什么的，琼斯先生或鲁宾逊先生肯定会把一切掩饰得好好的。不过，这事有点古怪，不是吗？人们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哦，我会想到的。"马普尔小姐心平气和地说，"几乎每天都有同样的事发生。"

"哦，算了，算了吧。那也太难以置信了。"

"如果一个人的计谋得逞的话，他不会停下来，他会继续的。"

"就像浴室中的新娘那种事？"

"是的，类似的那种事情。"

"出于好奇，我从医生那儿要来了那张相片。"

帕尔格雷夫少校开始在他那个鼓囊囊的钱包里翻来翻去，一边对自己咕哝着："里边塞的东西太多了，真不知道我干吗要留着这些……"

马普尔心想她可知道。这些都是少校的宝贝，是用来渲染他的故事的。他刚才讲述的那个故事她就怀疑原先并不是这样的，是经过一遍遍的添油加醋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少校还在边翻边咕哝着："那件事忘得差不多了。她确实很好看，你不会想到的——在哪呢——啊，这使我想起了过去，好大的一对象牙！我一定要让你看看…"

他停了下来，挑出一张小照片，低下头看着。

"想看看凶手的相片吗？"

他正要把相片递给她，却突然一下子僵住了，看起来更像个青蛙标本了。帕尔格雷夫少校明显在盯着她的右肩后方，正是从那边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与说话声。

"嗯，该死，我是说——"他迅速地把东西塞回钱包又放回口袋里。

他的脸一下子涨得紫红，随即大声地不自然地嚷道：

"我是说，我真想让你看看那对象牙，是我射过的最大的一只大象。——嗨，你们好！"他的声音也有点过分热情。

"看谁来了！美妙的四人组合，弗洛拉和福娜，呃，你们今天运气如何？"

随着脚步声临近，走过来饭店的四位客人。马普尔小姐先前也已经见过面的，他们是两对夫妇。尽管马普尔小姐还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她知道人们都管那个有着竖起来的深灰色头发的高大男子叫"格列高里"，那个金发女人，他的妻子，叫作"幸运"。另外那对夫妇，男的黑瘦，女的很帅气却似乎饱经风霜，叫做爱德华和伊芙琳。据她所知，他们是植物学家，同时也对鸟类感兴趣。

"没什么运气,"格列高里说,"至少没什么运气让我们找到要找的。"

"认识马普尔小姐吗?这是希林顿上校夫妇,格列高里和幸运·戴森夫妇。"

他们很得体地跟她打了招呼。幸运大声地说她要马上喝点东西,否则就要死掉了。

格列高里向蒂姆·肯德尔招手示意,他正坐在不远处和妻子一起翻看着账本。

"嗨,蒂姆,给我们拿点酒来。"他又问大家,"庄园酒?"

大家都表示同意。

"你也一样吗,马普尔小姐?"

马普尔回答说谢谢,但她更想来一杯鲜橙汁。

"那就鲜橙汁吧,"蒂姆·肯德尔说,"再来五杯庄园酒。"

"一起来吧,蒂姆?"

"我倒真想,可我得先把账算清,不能让莫莉一个人来应付。顺便说一下,今晚钢铁乐队演奏。"

"好啊,"幸运嚷道,"该死,"她向后退了一下,"我全身都是刺。哎哟,爱德华是故意把我推到荆棘丛里的。"

"漂亮的粉红衣服啊。"希林顿说。

"长刺也很可爱,你有施虐狂吧,是不是,爱德华?"

"可不像我,"格列高里咧着嘴说,"一副仁慈心肠。"

伊芙琳·希林顿坐在马普尔小姐身旁,开始和她轻松地谈了起来。

马普尔小姐把她织的毛衣放在膝上。由于脖子的风湿

痛，她慢慢地颇为费劲地把头转向右边，向右肩后面看去。不远处的大平房里住着富有的拉菲尔先生，但看起来却毫无生气。

她得体地回答着伊芙琳的话（真的，这些人对她真好！），但是她的眼睛却在注意打量着两位男士的面孔。

爱德华·希林顿看起来人不错，很安静但有魅力。格列高里——高大，兴高采烈，一脸兴奋。他和幸运可能是加拿大人或是美国人，她想道。

她注视着帕尔格雷夫少校。他仍在装模作样地微笑着。

真有意思……

# 第二章　马普尔小姐——比较

## 1

那天晚上金棕榈饭店到处是欢声笑语。

坐在角落的桌子旁，马普尔小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周围。餐厅非常宽敞，从三面敞开的窗户中传来西印度群岛温暖芬芳的气息。桌子上摆放着小台灯，色彩柔和至极。大多数女士都身着晚装：轻薄的印花棉布，露出晒成古铜色的肩膀和手臂。马普尔小姐自己曾在她侄子的妻子琼十分温柔的劝说下，接受过一张“小支票”。

“因为，简姨妈，那里会相当热的。我想你可能没有薄的衣物吧。”

马普尔小姐感激地收下了支票。在她这个时代，老的资助年轻的，中年人照顾老年人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她绝不会给自己买件薄的衣服。以她的年龄，即使在最热的天气她也只不过觉得有点暖和罢了。再说，圣哈那尔的天气也不像传

说中的那样"赤道般的炎热"。今天晚上，她身着的是朴素的英格兰淑女传统服装——灰色带花边的衣裙。

她并不是在场的惟一上了年纪的人。房间里的人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有些年老的阔佬带着他们的第三任或者是第四任妻子。也有来自英格兰北部的中年夫妇。一个来自加拉加斯的快乐家庭全家出动。这些客人几乎来自所有的南美洲国家，都大声地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交谈着。其中两名牧师、一个医生和一个退休法官都有着丰富的英国背景。甚至还有一家中国人。餐厅里大多数是女服务生，高大的黑人女孩子精神抖擞，都穿着雪白的制服。负责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意大利领班，还有一个法国调酒师。蒂姆·肯德尔四处留心地察看着，时不时停下来和人们打个招呼，他的妻子十分能干地跟在他身后。她的头发发出自然的金色光泽，一张大嘴总是笑呵呵的。莫莉·肯德尔很少发脾气。她手下的人工作非常卖力，她也很小心地改变自己的态度来适应不同的客人。对于老人，她笑着凑趣；而对于年轻的女人，她则盛赞她们的衣服。

"哦，你今晚的衣服太出色了，戴森夫人。我嫉妒得简直要从你身上扒下来了。"但她自己穿着也非常得体，至少马普尔小姐是这样认为的：一袭白色紧身装，肩上披着灰绿色的刺绣丝绸披肩。幸运正用手摸着披肩。"颜色真美，我真想要一个。""你可以在这里的商店里买到。"莫莉说着，走了过去。经过马普尔小姐桌旁的时候她没有驻足，年老的妇人她总是留给她丈夫来照应。她总认为老太太们更喜欢男人来问候。

蒂姆·肯德尔走过来，在马普尔小姐身边弯下腰去。

"您有什么特别要求吗?"他问道，"您只需告诉我，我就让他们给您单做一些。我想饭店的饭菜以及这儿的亚热带气候跟您在家不完全一样吧。"

马普尔小姐微笑着说这正是出国旅游的一大乐趣。

"那好吧，但如果您真的需要。"

"比如说……"

"嗯，"蒂姆·肯德尔看起来有点拿不定主意，"面包黄油布丁?"他试探道。

马普尔小姐笑着说她眼下倒不想要面包黄油布丁。

她拿起羹匙兴致勃勃地品尝起她喜爱的水果圣代。

这时钢铁乐队开始演奏。这种钢铁乐队是岛上的特色之一。不过说实话，马普尔小姐对此倒不敢恭维。她认为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可怕的噪音，声嘶力竭。然而不可否认其他人都陶醉其中。马普尔小姐从年轻人的角度想，既然大家都乐此不疲，她也只有学会适应了。她总不能要求蒂姆·肯德尔从什么地方请来柔和委婉的"蓝色多瑙河"(华尔兹真是优雅极了)。如今人们跳舞的样子总是十分古怪。他们摇来摆去的，看起来七扭八弯的。哦，年轻人肯定会喜欢的——她的注意力又被吸引过去。因为她一下子想起，这里可没有几个年轻人。跳舞，灯光，乐队的音乐(甚至是钢铁乐队)，所有这些确实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可年轻人在哪里呢?她想，在大学学习，或者埋头工作——一年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太昂贵了。这种快活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完全属于三四十岁的人，还有那些竭力想赶上

他们年轻妻子的人的。看起来，确实有点遗憾。

想到年轻人，马普尔小姐不禁叹了口气。当然，还包括肯德尔太太。她大概不过二十二三岁，尽管看起来她乐在其中，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是她的职业所在。

旁边的桌边坐着坎农·普雷斯科特和他的妹妹。他们示意马普尔小姐过去和他们一起喝杯咖啡。马普尔小姐欣然接受了。普雷斯科特小姐身材瘦削，一脸严肃。坎农则圆圆胖胖，面色红润，非常可亲。

咖啡送上来了，椅子拉得离桌子远了点。普雷斯科特小姐打开了手包，取出她正在镶边的桌布。老实说，难看极了。她把一天的事都讲给马普尔小姐听。他们上午去了一家新的女子学校。午后稍事休息后，他们又穿过一片甘蔗林，步行到一个膳宿公寓去喝茶，那儿住着他们的几个朋友。

普雷斯科特兄妹在金棕榈饭店的时间要比马普尔小姐长，他们能向她点拨一些其他客人的事情。

那个老人，拉菲尔先生，他每年都来。富得流油。在英格兰北部拥有一个巨大的连锁超市。他身边那个年轻妇人是他的秘书，埃丝特·沃尔特斯——是个寡妇。（当然，这也无所谓，没什么不妥的。毕竟，他已经快八十了！）

马普尔小姐点头表示理解。坎农说道："这个年轻女人不错，据我所知，她妈妈是个寡妇，住在奇切斯特。"

"拉菲尔先生随身还有一个男仆，或者说是个护理员，我得说他是个很合格的按摩师，他叫杰克逊。可怜的拉菲尔先生实际上已经瘫痪了。太惨了——尽管那么有钱。"

"一个慷慨快乐的慈善家。"坎农·普雷斯科特表示赞

同。

人们三五成群，有人远离钢铁乐队，有人则蜂拥在乐队旁边。帕尔格雷夫少校跟希林顿和戴森两对夫妇坐在一起。

"现在那些人——"普雷斯科特小姐毫无必要地压低声音说，她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乐声中。

"是呀，我正要跟你打听他们。"

"他们去年就来了。每年都要在西印度群岛呆上三个月，一年换一个岛。那个又高又瘦的是希林顿上校，那个肤色很深的是他妻子——他们是植物学家。另外那对是格列高里·戴森夫妇——他们是美国人。据说他专研究蝴蝶。不过他们四个都对鸟类感兴趣。"

"人们有户外爱好可真好，"坎农·普雷斯科特友好地说。

"我想他们可不愿意听你管这叫爱好，杰里米，"他妹妹说，"他们在国家地理杂志和皇家园林杂志上都发表过文章。他们可是非常认真的。"

他们正在观察的那张桌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之大足以压过乐队。格列高里·戴森靠在椅背上，用手敲着桌子，他的妻子在一边抗议着。帕尔格雷夫少校举起杯子一饮而尽，似乎在击掌叫好。

眼下，他们可没法被认为是极其认真的了。

"帕尔格雷夫少校真不应该喝这么多酒，"普雷斯科特小姐酸溜溜地说，"他有高血压。"

又一瓶新的庄园酒送上了餐桌。

"把他们分清楚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下午我碰见

他们时还不敢肯定谁和谁是夫妻。”

一阵沉默后，普雷斯科特小姐干咳了一下说：“嗯，说到那个——”

“琼，”坎农用劝诫的语气说，“还是不要再说了。”

“真的，杰里米，我并没要说什么。只是去年，不知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一直以为戴森夫人是希林顿夫人，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才明白。”

“人的感觉有时很怪，是吧？”马普尔小姐不经意地说。她和普雷斯科特小姐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也是女性间的一种会意的沟通。

两个人又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改日再说吧”。

“戴森先生管他妻子叫‘幸运’，这是她的真名还是绰号呢？”马普尔小姐问道。

“我看不大可能是真名吧。”

坎农说：“我碰巧问过他，他说他管她叫幸运是因为她是他的幸运符。他还说如果他失去她，他就会失去运气。说得好，我想。”

“他很喜欢开玩笑。”普雷斯科特小姐说。

坎农颇为不解地看了看他妹妹。

乐队忽然爆发出一声噪音，一群人随之蜂拥着下了舞池。

马普尔小姐和大家都把椅子转了过来观赏人们跳舞。马普尔小姐更喜欢跳舞而不是音乐。她喜欢看跳动的双足和身体的有节奏的摆动，在她看来，这十分真实，表达出一种力量。

今晚，第一次，她开始在新的环境里感到了自在……一直到现在，她始终没能找到她过去通常能轻而易举就发现的东西，这些人与她原先所认识的人的相似之处。可能，她被这些鲜明华丽的服饰和充满异国风情的色彩弄得眼花缭乱了，但是很快，她觉得，她就能作出一些有趣的比较了。

莫莉·肯德尔，比方说，很像在市场区公共汽车上作售票员的那个很不错的女孩，只是名字她已经记不清了。她总是搀你上车，在确保乘客安全坐好之前从不按车铃发车。蒂姆·肯德尔则有点像曼彻斯特皇家乔治餐厅的领班。非常自信，然而，同时有点忧虑。(她还记得他得过胃溃疡。)至于帕尔格雷夫少校，他和利奥拉将军、弗莱明上尉、威克罗上将和理查森司令根本就没什么分别。她又接着找更有意思的人物，比如说格列高里？他很难判断，美国人。也许有点像乔治·特罗洛普爵士，总是在国际会议上接连不断地讲笑话。或者也许更像卖肉的莫德克先生。莫德克先生名声相当不好，但也有人说只是些流言蜚语而已，而莫德克先生本人似乎喜欢鼓励这些谣言的散布。"幸运"如何呢？嗯，这个比较容易——三皇冠酒店的马琳。伊芙琳·希林顿呢？她不能准确地将其对号入座。从外表上，像她的人很多。高大、瘦削、饱经风霜的英国女人到处都有。卡罗琳·沃尔夫女士，彼得·沃尔夫的后来自杀了的第一任妻子？或者像莱斯莉·詹姆士——那个总是不言不语的女人，她竟一声不吭地把房子卖掉搬走了，谁也没有告诉到底去哪了。希林顿上校呢？还不能马上找到线索。她得要先了解他一下才行，一个举止得体安静的人，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

么。有时则会令你大吃一惊。哈珀少校,她还记得,就曾静静地割了自己的喉咙。没有人知道究竟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认为自己知道——但她也不能肯定。

她的视线移到拉菲尔先生的桌子上。关于拉菲尔先生知道最多的是他非常富有,他每年都来西印度群岛,他半身瘫痪,看上去像只皱巴巴的食肉鸟。他的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他已萎缩的躯体上,可能七十或八十岁了,甚至有九十岁了吧。但他目光敏锐,而且总是粗暴无礼。但人们很少怪罪他,一方面因为他太有钱了,一方面因为他的盛气凌人的气势让你觉得,不知为什么,拉菲尔先生似乎就具有粗暴无礼的权力。

坐在她旁边的就是她的秘书,沃尔特斯夫人。她有着一头玉米色的秀发,面容可亲。拉菲尔先生总是对她很无礼,但她似乎毫不在意。——她倒不是委曲求全,而是更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医院护士。很可能,马普尔小姐想,她原先就是个护士。

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一身白衣,走过来站在拉菲尔先生椅边。老人抬头看看他,点点头,然后示意他坐下,年青人照吩咐坐了下来。“我想,是杰克逊先生吧。”马普尔小姐心里想到“他的男仆”。

她颇有兴趣地研究着杰克逊先生。

## 2

酒吧里,莫莉·肯德尔伸了伸后背,踢掉了高跟鞋。蒂

姆·肯德尔从阳台上走了下来。眼下酒吧里只有他们两个了。

"亲爱的,累吗?"他问道。

"有一点。今晚脚真有点吃不消了。"

"你还撑得住吧?我知道这工作很辛苦。"他担心地看看她。

她大笑起来。"哦,蒂姆,别逗了。我喜欢这,棒极了。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是的,很不错——如果只作客人的话,但是经营门面——那是工作。"

"嗯,你总不能不劳而获吧。"莫莉·肯德尔颇为理智地说。

蒂姆·肯德尔皱了皱眉。

"你认为还不错?成功了?搞定了?"

"当然我们成功了。"

"你想人们会不会说:'这可不如山德森夫妇经营那会儿。'"

"当然有人会这么说的——总有人这样说的!不过是些老古董罢了。我敢肯定我们比他们强多了。我们更有魅力。你简直迷住了那些老家伙,好像想要和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太太做爱似的。我跟那些老头子们眉目传情,搞得他们都色迷迷的,或者扮演那些多愁善感的老家伙的乖女儿,总之,我们已经做得面面俱到了。"

蒂姆展开了紧皱的眉头。

"你要能这么想就好了。我有些怕。我们把一切都押上

了，我把工作都丢了。”

“这么做是对的。”莫莉很快说，“真是消磨精神。”

他大笑着吻了吻她的鼻尖。

“我跟你说过我们已经面面俱到了，”她重复道，“那你还为什么担心呢？”

“我想大概是天生的吧。我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什么事呢——？”

“哦，我也不知道。也许有人会淹死。”

“他们不会的。这是最安全的海岸，我们还有那些瑞典彪形大汉在时刻守卫着。”

“我真傻，”蒂姆·肯德尔说。他迟疑了一下又说：“你不再作那种梦了吧，是吗？”

“那个不值一提。”莫莉大笑着说。

# 第三章 饭店中的意外死亡

马普尔小姐照例让人把早餐送到她床头。茶，一个白水煮蛋，和一片木瓜。

岛上的水果，马普尔小姐认为，相当令人失望。似乎永远是木瓜。她现在真希望能吃上一个苹果——但这里似乎没人知道苹果。

她到这儿已经一个星期了，已经颇能克制问询天气的冲动。天气总是一成不变的——晴朗。没有什么有趣的变化。

“英国的绝佳的天气。”她自言自语道，也不知道是在引用别人的话，还是自己在杜撰。

当然，她也知道岛上会有飓风。但据马普尔小姐对字面的理解，飓风不属于天气，而更像是上帝的杰作。也会下雨，急促的暴雨，只持续五分钟，又骤然停住了。天地间都湿淋

淋的，但用不了五分钟又都干了。

那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女孩一边微笑道着早安，一边轻轻地将托盘放在马普尔小姐膝上。她露出一口白牙，可爱至极，快乐至极。这些女孩性格都这么好，可惜她们都极力抵制婚姻。这使坎农·普雷斯科特颇为担忧。很多人找他作洗礼，他尽量安慰自己，却没人找他主持婚礼。

马普尔小姐吃罢早餐，也决定好了如何打发她这一天。其实也没什么好决定的。她会从容地起床，慢慢活动，天气太热，她的手指也不像从前那样反应敏捷了。然后她会休息十分钟左右，之后带着她要编织的毛衣慢慢地沿着饭店走过去，再找个地方坐下来。到阳台上看风景？还是到海滩上看大人孩子作日光浴？通常她更喜欢到海滩上去。午间休息后，她可能会坐车出去兜风，反正就这些消遣，无所谓的。

今天跟往常不会有什么区别的，她心里想着。

只是，并不完全一样。

马普尔小姐按照自己的打算慢慢地沿着通往饭店的小路走着，迎面碰上了莫莉·肯德尔。这个一向阳光灿烂的女孩一反常态地绷着脸。这个苦恼的样子可不像她，马普尔小姐马上问道："亲爱的，出了什么事吗？"

莫莉点点头，她迟疑了一下说："嗯，反正你得知道——每个人都会知道的，是帕尔格雷夫少校。他死了。"

"死了？"

"是的，他昨天夜里死的。"

"哦，天哪，真遗憾。"

“是啊，发生在这儿，真太可怕了。让大家都心烦意乱。当然——他也确实上了年纪。”

“他昨天看起来还很好，很高兴。”马普尔小姐说，有点不高兴人们轻易地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好像会随时死掉似的。

“他看上去很健康。”她又加了一句。

“他血压高。”莫莉说。

“但是现在肯定有药可以治呀——药丸之类的。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是的，可也许他忘了吃药，或者吃过量了，像胰岛素，你知道。”

马普尔小姐并不认为糖尿病和高血压是一回事，她问道：“医生怎么说？”

“哦，格雷厄姆医生，实际上已经退休了，正巧住在饭店里，他验看了一下，当然，当地的地方官员也来了，出具了死亡证明，不过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对血压高的人这也是常事，尤其要是酗酒过度的话，帕尔格雷夫少校在这方面总不太在意。比如说，昨天晚上。”

“是的，我注意到了。”马普尔小姐说。

“他很可能忘了服药了，他太倒霉了——但人总不能长生不死，是吧。不过确实令人担忧——我是说，对我和蒂姆来说。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的食物有什么不对的。”

“但食物中毒和高血压的症状肯定不会一样的。”

“是的，可人们总是很轻易地传话。如果大家认为食物有什么问题——而会离开这儿——或者告诉他们的朋友。”

“我真的认为你不必为此担心。”马普尔小姐和蔼地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像帕尔格雷夫少校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他肯定已经七十多岁了吧——很有可能死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件很平常的事——很惨，不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只是，”莫莉闷闷不乐地说，“太突然了。”

是的，太突然了。马普尔小姐边走边想着，昨天晚上他还在那么兴致勃勃地和希林顿、戴森夫妇说说笑笑呢。

希林顿夫妇和戴森夫妇……马普尔小姐还在慢慢地走着……突然，她一下子停了下来，不再朝海滩方向走，而是坐在阳台上一个有阴影的角落里。她拿出毛线，织针飞快地穿梭着，似乎要赶上她的思绪。她不喜欢这一点——确实不喜欢。这也太巧了。

她在脑海中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事件。

帕尔格雷夫少校和他讲的故事……

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也不必仔细去听……也许，她要是能仔细听就好了。

肯尼亚——他一直在谈论肯尼亚，然后是印度——西北边疆——然后——不知怎地就扯到了谋杀上——然后，即使那时，她也没真心在听……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案子——报纸上曾经登过的——

在那之后——他拾起了她的线团——他开始跟她谈起一张照片——一个杀人凶手的照片——他是这样说的。

马普尔小姐合上双眼，尽量要回忆起故事的前因后果。

那是个相当混乱的故事——别人在他的俱乐部告诉少校的——或者是在别人的俱乐部——是一个医生说的——他是从另一个医生那儿听说的——一个医生拍了一张有一个人穿过前门的照片——那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是的，就是这样，现在各种细节她都想起来了。

他还提出要给她看那张照片——他已经拿出了钱包开始在里面翻着——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然后说着说着，他抬起头——看了一下——不是看她——而是看她身后——确切地说，是看她右肩后面。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脸涨得紫红——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双手把东西塞回了钱包，开始不自然地大声地谈起了象牙！

过了一会儿，希林顿夫妇和戴森夫妇就走了过来。

那会她才转过头去，向她右肩膀后看去……但那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人。在她左首，不远处，在饭店的方向，是蒂姆·肯德尔和他妻子；他们身后是一家委内瑞拉人。可是帕尔格雷夫少校并没有看那个方向……

马普尔小姐一直沉思到午餐时间。

午饭后，她没有去坐车兜风。

她找人带话说她觉得不舒服，想劳驾格雷厄姆医生来看看她。

# 第四章 马普尔小姐寻求医生帮助

格雷厄姆医生是个很和蔼的老人，大约六十五岁。他已经在西印度群岛行医多年，现在已半退休了，把他的工作都交给他的搭档了。他愉快地跟马普尔小姐打了招呼，问她哪儿觉得不舒服。好在以马普尔小姐的年纪，总能找到些小毛病可以小题大作。马普尔小姐不知该说是肩膀还是膝盖，最后还是决定说成膝盖了。马普尔小姐的膝盖，她很清楚，一直都很健康。

格雷厄姆医生格外和气，他忍住没说其实以她的年纪，这样的毛病也是在所难免的，他给她开了一些医生的药方中常见的很有效的小药丸。他的经验告诉他，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初到圣哈那尔岛总会感到有点孤单，他又多留一会聊聊天。

"真是个好人，"马普尔小姐心想，"跟他扯谎真有点不

好意思，可是我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

马普尔小姐从小就被要求尊重事实，而她本来也是个非常真诚的人。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当她觉得应该扯谎时，那么她的谎言会逼真得惊人。

她清了清喉咙，抱歉地咳嗽了一下，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

“有件事，格雷厄姆医生，我想请你帮忙。我本来也不想说——只是我实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当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对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理解，不要认为我的要求烦人，或者不可理喻。”

对于这样的开场白，格雷厄姆医生很和气地回答说：“有什么麻烦吗？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是跟帕尔格雷夫少校有关系的，他的去世太令人难过了。我今早听说的时候真吓了一跳。”

“是的，”格雷厄姆医生说，“太突然了，他昨天情绪还那么好。”他语气和蔼，也很平淡。对他来说，很清楚，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亡没什么不正常的。马普尔小姐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没事找事。她这种怀疑一切的习惯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也许她不能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其实还算不上是判断，只是怀疑而已。不管怎样，她现在已经插手其中了！她必须继续下去了。

“我们昨天坐在一起闲聊，”她说，“他给我讲了他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各地陌生的地方。”

“确实，”格雷厄姆医生说，他本人也听厌了帕尔格雷夫少校的往事回忆。

“然后他谈起了他的家庭，兄弟。我也给他讲了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他听得很动情。我又给他看了一张我随身带着的一个外甥的相片，很好的一个孩子——确切地说，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但你明白他对于我总是个孩子。”

“确实，”格雷厄姆医生说，心里琢磨着这个老太太什么时候才能说到正题上。

“我把相片递给他，他正要看，这时那些人一下子冒了出来——那些相当不错的人——他们采集野花和蝴蝶。好像是希林顿上校夫妇吧。”

“哦，是吗？希林顿夫妇和戴森夫妇。”

“对，是的，他们边说边笑着走过来，然后坐下来，点了饮料，我们一起聊了起来，很愉快。可是帕尔格雷夫少校肯定不经意地把我的相片塞回了他的钱包，又放进他的口袋里。我当时没太在意，但后来我记起来了，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记得向少校要回丹泽尔的相片。’昨晚跳舞时我倒是记起来了，只是当时我不想打扰他，因为他们在一起玩得很高兴。我想‘早上我会记得向他要的。’没想到今天早上——”马普尔小姐停了一下，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是的，是的，”格雷厄姆医生说，“我很理解，当然，你需要把相片要回来，是这样吗？”

马普尔急切地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你知道，这是我惟一的一张相片，而且我没有底片，我真不想失去这张相片，可怜的丹泽尔五六年前就去世了，他是我最喜欢的外甥。这是惟一能使我想起他的相片。不知道，我希望——我这样问是不是有点令人厌烦——你

能不能帮我取回那张相片？我真不知道还能找谁去要。你知道，我不知道谁来照管他的东西。太难了，他们会认为我太烦人了，你知道，他们不会明白的。没有人能明白这张相片对我意味着什么。”

“当然，当然，”格雷厄姆医生说，“我很明白，对你来说是很自然的感觉。事实上，我很快就会和本地地方官员会面——葬礼在明天——行政办公室会有人来察看他的文件和财产，然后再和他最近的亲属联系。——如果你能描述那张相片的话。”

“相片拍的是一所房子的前面，”马普尔小姐说，“有人——我是说，丹泽尔——刚刚从前门出来。我说过这张相片是我另外一个外甥拍摄下来的，他对花非常感兴趣——他正在拍一株木槿，我想，或者其他的美丽的花朵，像橄榄——百合花。丹泽尔恰巧那时从前门出来。这张相片拍得不是很好，有点模糊。可是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

“好吧，”格雷厄姆医生说，“这已经够清楚的了，我想我们会毫不费力把相片给你拿回来，马普尔小姐。”

他站起身来，马普尔小姐向他微笑着。

“你太好了，格雷厄姆医生，确实太好了。你能理解，是吧。”

“当然，当然，”格雷厄姆医生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不用担心，每天轻轻地运动你的膝盖，也不要运动过量，我会叫人把药送来。每天三次，每次一片。”

# 第五章 马普尔小姐作出决定

帕尔格雷夫少校的葬礼第二天就举行了。马普尔小姐在普雷斯科特小姐的陪同下参加了葬礼，坎农宣读了悼词。这以后，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亡只是个事故，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故，很快就被遗忘了。这里的生活依然是阳光、海滩以及社交的乐趣。一个阴魂扰乱了这些活动，留下一个短暂的阴影，但阴影很快就消失了。毕竟，没有人熟悉死者。他只是个泡在俱乐部里的絮絮叨叨的老人，总是给你讲个人的回忆，没有人真正想听。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安定下来。他妻子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活着孤独，死得也很凄凉。这种孤独是那种置身于人群之中的孤独，日子倒也没什么难熬的。帕尔格雷夫少校可能很孤独，但他也相当快乐。他颇能自得其乐。现在他死了，埋葬了，没有人太在乎。再过

一个星期，甚至没有人会记起他，想都不会想了。

惟一可以说想他的人就是马普尔小姐了。不是由于个人的喜好，而是他代表了一种她所了解的生活。她心里想到，当人上了年纪时，就会越来越习惯于倾听；也许听的时候没什么兴趣，但是在她和少校之间却曾经有过两个老人之间的给予与获得，很快乐温馨。她并不是真的哀悼他，只是想念他。

葬礼后的下午，当她坐在她最喜欢的地方织毛衣的时候，格雷厄姆医生走了过来。她把织针放下，打了个招呼。他马上就充满歉意地说：

“恐怕是令你失望的消息，马普尔小姐。”

“真的？关于我——”

“是的，我们没找到你那张宝贵相片。恐怕这回你要失望了。”

“是的，是的。不过当然也没什么要紧的，只是多愁善感而已。我已经意识到了。相片不在帕尔格雷夫少校的钱包里吗？”

“不在，其他地方也没找着。只有几封信，报纸剪报，零七碎八的东西，也有几张旧相片，但没有像你说的那张。”

“哦，天哪，”马普尔小姐说，“没办法，谢谢你，格雷厄姆医生，给你添麻烦了。”

“真的，没什么麻烦。我也亲身体验到过家庭琐事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尤其当人上了年纪时。”

老太太接受得还算不错，他想。他猜帕尔格雷夫少校很可能在掏钱包时偶尔见到了那张相片，然后就不假思索地

把它当成没用的东西给撕了，不过，当然相片对这位老太太很重要。好在她看上去还算愉快，还算豁达。

然而，马普尔内心既不愉快，也不豁达。她需要一点时间来理出头绪，同时她也决定要充分利用好眼下的机会。

她和格雷厄姆医生谈了起来，毫不掩饰自己的热心，而这个好心肠的人，把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当作老太太寂寞的自然流露，尽量使她不去想丢失的那张相片，开始轻松地谈起圣哈那尔岛的生活以及一些马普尔小姐有可能感兴趣的话题。不知不觉，话题又回到了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亡上。

"真令人难过，"马普尔小姐说，"想想，孤独地客死他乡。尽管从他的话中，我猜他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他似乎一个人住在伦敦。"

"我想，他走过许多地方。"格雷厄姆医生说，"只要是冬天，他就出去，他不喜欢我们英国的冬天。这也不能怪他。"

"确实，"马普尔小姐说，"也许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比方说肺不好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让他冬天必须出国？"

"哦，不，我想不是这样的。"

"他有高血压的毛病，我想，真是太惨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他跟你说起过这事，是吗？"

"哦，不，不，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别人告诉我的。"

"哎，真的。"

"我想，"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在那种情况下死亡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不见得，"格雷厄姆医生说，"如今有许多办法能控制住血压。"

"他的死亡似乎非常突然——但是我想你不会太感到意外吧。"

"嗯，对于这个年龄的人倒不是特别的意外。但我确实没想到。坦率地说，我一直觉得他身体满不错的，当然我没给他作过医学检查。从来没给他量过血压什么的。"

"能不能看出，我是说，医生能不能仅从他的外表就能看出一个人有高血压呢？"马普尔小姐一脸天真地问。

"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医生微笑着说，"必须要检查一下。"

"哦，我明白了。就是那种可怕的橡胶玩意，把它缠在胳膊上然后往里打气。我一点也不喜欢。可我的医生说我的血压对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相当不错。"

"这真是个好消息。"格雷厄姆医生说。

"当然，少校相当喜欢庄园酒。"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酒对高血压可不是好东西。"

"我听说，可以服药的，是吧？"

"是的，市场上就有好几种，他房间里就有一瓶——镇定剂。"

"现在的科学真先进，"马普尔小姐说，"医生几乎无所不能，是吗？"

"我们都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格雷厄姆医生说，"自然的力量。你知道，一些很好的老秘方仍会时不时地派上用

场。"

"比如说用蛛丝敷伤口?"马普尔小姐说,"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做。"

"很明智。"格雷厄姆医生说。

"还有,把亚麻籽糊涂在胸口上,再用樟脑油揉进去,可以治咳嗽。"

"我看你无所不知嘛!"格雷厄姆医生笑着说,他站起身来,"膝盖怎么样了,不太疼了吧?"

"不疼了,似乎好多了。"

"不好说是自然的力量还是我的药起了作用,"格雷厄姆医生说,"抱歉,没能给你帮什么忙。"

"可是我已经很感激你了,真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你是说少校的钱包里没有相片是吗?"

"哦,是的——有一张他自己的旧相片,是他年轻时打马球拍的——还有一只死老虎——他一只脚踏在上面。都是那种相片——纪念他年轻的日子——但是我敢保证我仔细看过了,肯定没有你说的那张你外甥的相片——"

"哦,我相信你仔细看过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兴趣——我们都喜欢留着这些零碎的东西——"

"昔日的财富。"医生微笑着说。

他道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马普尔小姐仍然若有所思地看看棕榈树和大海。有一阵子她没有拿起正在织的毛衣,她现在知道了一个事实,她必须好好琢磨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那张少校从钱包里拿出来又飞快地塞回去的相片在他死后却不见了。他不可能把

相片扔了。他把相片放回钱包里，那么他死后，相片应该还在钱包里。钱有可能被偷去，可是没有人会偷一张相片呀。除非，也就是说，他们有特别的原因非要这么做……

马普尔小姐的表情严肃起来。她必须做出决定。到底让不让帕尔格雷夫少校安静地长眠在坟墓里？那样不是更好吗？她低声地引用着一句话："邓肯死了，在生命燃烧之后，他睡得正酣！"现在没什么能伤害帕尔格雷夫少校的了，他已经远离危险了，他死在那个晚上是不是只是个巧合呢？或者也许并不是巧合？医生很容易接受上了年纪的人死亡的事实。尤其他的房间里放了一瓶高血压患者每天都必须服用的药。但是如果有人从少校的钱包里拿走了相片，那他也完全有可能把药瓶放在少校的房间里。她本人不记得曾见过少校服药；他也从来没跟她谈起过他的血压。关于健康方面他惟一提到过的就是承认——"不如年轻的时候了。"他偶尔会有一点呼吸急促，轻微之喘，仅此而已。但是曾经有人提到过帕尔格雷夫少校血压高——莫莉？普雷斯科特小姐？她记不起来了。

马普尔小姐叹了口气，然后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

"好了，简，你到底在暗示什么，在想什么？也许这一切都是你虚构的吧？你真的有什么根据吗？"

她尽量地一步步地回想着她和少校之间关于凶杀和凶手的那段对话。

"啊，天哪，"马普尔小姐说，"即使这样——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但是她明白她是一定要试一试的。

# 第六章　午夜时分

## 1

马普尔小姐很早就醒了，像许多老年人一样，她睡意很轻，常有睡不着的时候，她就利用这段时间计划一下第二天或以后的事情。当然，通常都是私事或家务事，除了她自己，别人是不会感兴趣的。但是，今天早晨马普尔小姐躺在床上，冷静地积极地思索着谋杀，而且，如果她的怀疑是正确的话，她又该如何做。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她拥有一个武器，而且也只有一个武器，那就是谈话。

老太太大多都喜欢漫无边际地闲聊。人们虽然很厌烦，但肯定不会怀疑她们有什么隐秘的动机。这可不能正面直接提出问题。（事实上，她还真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呢！）她需要对某些人了解得更多一些。她把这些人在脑中又过了一遍。

也许，她能再打听一些关于帕尔格雷夫少校的事，只是

会有帮助吗？她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帕尔格雷夫少校是被谋杀的，那并不是因为他生活中的隐私，或者要继承他的财产，亦或出于报复。事实上，尽管他是受害者，这桩案子却很罕见，对受害者的了解却不见得能帮助找到凶手。问题是，在她看来，惟一的问题就是，帕尔格雷夫少校的话太多！

她从格雷厄姆医生那儿得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他的钱包里放着各种相片：一张是打马球的，一张是死老虎的，还有一两张类似的相片。那么为什么帕尔格雷夫少校随身带着这些呢！从马普尔小姐长期与那些老司令、准将以及少校打交道的经验，她很清楚那是因为他有一些故事喜欢讲给别人听。开场白常是“我在印度射杀老虎的时候，出了件怪事……”或者回忆起他自己打马球的一段经历。那么，他钱包里的那张相片就很能说明那个嫌疑犯的故事。

他跟她的聊天就是套的这个模式，提起了谋杀的话题，为了吸引注意力，他像往常一样拿出了相片，嘴里还说着什么“看不出来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犯吧？”

问题在于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了，关于这个凶手的故事已经是他的老生常谈了。只要一提到谋杀，那么少校的话匣子就收不住了。

要是那样的话，马普尔小姐心想，他可能已经跟这里的其他人讲过这个故事了。或者不止一个——如果那样的话，那她可以从那个人那里得知更多的细节，也许能知道相片里的人长什么样子。

她满意地点点头——开头就这么办。

当然，她心目中已经有了四个所谓的“嫌疑人”，不过，

帕尔格雷夫少校一直在谈论着一个男人——那就只剩下两个了。希林顿上校和戴森先生，看上去可不像凶手，不过凶手常常看不出像凶手。还有可能是其他人吗？她回头看的时候也没有人呀。当然，那边还有一间平房，拉菲尔先生住的房子。有没有可能有人从房子中走出来，在她转过头之前，又进去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那个男仆了。他叫什么来着？对了，杰克逊。会不会是杰克逊从房里走出来了？那就可能跟相片里的姿势一样了。一个男人从门里走出来。可能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帕尔格雷夫少校可能一直到那时才正眼看了阿瑟·杰克逊，那个男仆一眼。他那双滴溜乱转、东探西看的眼睛简直就是副势利眼——阿瑟·杰克逊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帕尔格雷夫少校是不会有兴趣看他第二眼的。

也许，直到他手里拿着照片，眼睛越过马普尔小姐的右肩膀，看见了一个男人正从门里走出来？……

马普尔小姐翻了个身——明天的计划——或者该说是今天的——继续调查希林顿夫妇，戴森夫妇、还有阿瑟·杰克逊，那个男仆。

## 2

格雷厄姆医生也醒得很早。通常他翻个身又接着睡了，可是他今天有些不安，怎么也睡不着。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因为焦虑无法入睡的情况了。是什么使他担心呢？真的，他也搞不清楚。他躺在那反复思索着。是有关，有关，对了，帕

尔格雷夫少校，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吗？可是他不明白这有什么使他不安的。是因为那个叽叽喳喳的老太太的话吗？她找不着相片，也够倒霉的了。好在她还算看得开。那么是她说的什么，还是哪个词使他觉得不安呢？毕竟，少校的死没什么奇怪的，一点也没有。至少他认为一点也没有。

很清楚，以少校的健康状况来看——想着想着，他的思路突然打住了，他真的了解帕尔格雷夫少校的健康状况吗？大家都说他患有高血压，可是他自己从未和少校谈过这个话题，不过他本来和少校谈话就不多。帕尔格雷夫少校是个烦人的老古董，他则避免和这些老古董接触。那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呢？是那个老太太吗？她毕竟没说什么呀，不管怎么样，跟他也没关系。地方当局也认为搞清楚了。还有那瓶镇定剂，而且这个老头很显然常跟别人提起他的血压毛病。

格雷厄姆医生在床上翻了个身，很快又睡着了。

## 3

饭店庭院的外边，在河边的一排小木棚中，女佣维多利亚·约翰逊翻了个身，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个圣哈那尔女孩胴体优美，像黑色大理石雕像，雕塑家肯定会喜欢欣赏的。她用手指梳了梳那一头乌黑浓密的卷发，随即又用脚踢了一下枕边人的肋部。

"醒醒，男人。"

那男人咕哝着翻了个身。

“干什么？天还没亮呢！”

“醒醒吧，我有话跟你说。”

那男人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咧开大嘴，露出一口漂亮的牙齿。

“想什么呢，女人？”

“那个死了的少校。我看不大对劲，有点问题。”

“啊，你操什么心呢？他老了，死了。”

“听着，是那些药片。医生向我问起过那些药片。”

“药片怎么了？也许他吃多了。”

“不，不是的。听着。”她靠着他，热烈地说着。他打了个哈欠，又躺下了。

“那也没什么，你说什么呀？”

“没关系。反正一早我就要跟肯德尔夫人说。我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别操心了，”虽没举行什么仪式，她却把他当作她的丈夫。“我们还是别找麻烦了。”他说着又翻过身打了个哈欠。

# 第七章 海滩的上午

## 1

近午时分。饭店下方的海滩上。

伊芙琳·希林顿从水里出来，倒在暖洋洋的金色沙滩上。她摘下浴帽，使劲地摇了摇她的一头黑发。海滩并不大，人们喜欢上午聚集到这里，到十一点半的时候这就成了个社交场所了。在伊芙琳左边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现代柳条椅里，躺着斯诺亚·卡斯帕罗，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很帅气的女人。挨着她的是老拉菲尔先生，他现在已经是金棕榈饭店的老资格了。只有像他这样的富有的上了年纪的残疾人才有如此气派。埃丝特·沃尔特斯正在旁边照顾他。她总是随身带着速记本和铅笔，以防拉菲尔先生忽然想起什么十万火急的业务电报。穿着沙滩装的拉菲尔先生干瘦得令人难以置信，骨头上挂着一层松垮的皮。尽管看上去像个濒临死亡的人，不过至少近八年来他一直就是这样的——岛

上人的人都是这么说的。满脸皱纹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激烈地反驳任何人说的任何话。

马普尔小姐也在场。跟往常一样，她坐在那里，边织着毛衣边听人们聊天，偶尔也插一两句话。她一开口人们都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通常都已忘了她也在场。伊芙琳·希林顿出神地望着她，心想她真是个不错的老姑娘。

斯诺亚·卡斯帕罗在她修长的腿上涂了一些油，一边还哼哼着小曲。她不是个话多的女人，正不满地看着那瓶防晒油。

"真不如弗朗琴牌子的，"她难过地说，"这里买不到，真遗憾。"她又垂下了眼帘。

"你现在要下去泡泡吗？拉菲尔先生？"埃丝特·沃尔特斯问。

"我准备好了我会去的。"拉菲尔先生急躁地说。

"已经十一点半了。"沃尔特太太说。

"这又怎么样？"拉菲尔先生说，"你以为我是那种按钟点过日子的人吗？这个钟点做这个，过二十分钟做这个，差二十分钟做那个——哼！"

沃尔特太太已经照顾拉菲尔相当长的时间，有自己的一套对付他的办法。她知道他洗完澡后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体力，因此她故意提前十分钟左右来提醒他，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反驳她的建议，然后再似乎不情愿地接受建议。

"我不喜欢这种凉鞋，"拉菲尔先生抬起一只脚来看了看，"我已经告诉杰克逊这个傻瓜了，他从来不注意听我的

话。”

“我去给您换一双，行吗，拉菲尔先生？”

“不，不用了，你坐在那安静一会吧，我讨厌人像母鸡一样四处扑腾。”

伊芙琳在暖和的沙滩上稍微动了一下，伸了伸胳膊。

马普尔小姐正全神贯注地织着毛衣——至少看上去很专心——她伸出一只脚，又赶忙道歉。

“抱歉，真对不起，希林顿太太，我踢着你了吧。”

“哦，没关系。”伊芙琳说，“这个海滩也太挤了。”

“哦，你不要动，请别动。我把椅子向后挪一挪，这样就不会再碰着你了。”

马普尔小姐一边挪座位，一边孩子气地喋喋不休地说。

“能来这真是太好了！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来到西印度群岛，我还以为我来不了这种地方了呢，现在我却来了。这多亏我心爱的侄子。我猜你对这一带很了解，是吗，希林顿太太？”

“我以前来过这个岛一两次，当然也去过其他一些小岛。”

“哦，是呀，蝴蝶啦，还有野花什么的。你和你的——你的朋友——他们是你的亲戚吗？”

“朋友，只是朋友而已。”

“我猜因为你们兴趣相投，你们经常一块出去，是吗？”

“是的，我们一块旅行已经好几年了。”

“我猜你们肯定有过相当刺激的历险吧？”

“不见得，”伊芙琳说，她语气平淡，有点厌烦，她打了个

哈欠说,“奇遇似乎总让别人碰上了。”

“没碰上过毒蛇、野兽或者野人之类的危险吗?”

“我听上去多傻呀。”马普尔小姐心想。

“最糟的不过是被昆虫咬几下。”伊芙琳安慰她说。

“你知道,可怜的帕尔格雷夫少校就曾经被蛇咬过一次。”马普尔小姐扯了个谎。

“真的?”

“他没跟你说起过吗?”

“也许吧,我不记得了。”

“我猜你很了解他,是不是?”

“帕尔格雷夫少校? 不,几乎不了解。”

“他总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可讲。”

“这个老家伙真烦人,”拉菲尔先生说,“还有点蠢,他要是好好照顾自己,他就不会死了。”

“哦,别这么说,拉菲尔先生。”沃尔特太太说。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在任何地方都会没事的。看看我,医生几年前就已经放弃我了,然后我说,好吧,我有自己的一套健康准则,我会坚持下去,我现在还在这。”

他骄傲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的确,他居然能在这儿真令人不可思议。

“可怜的帕尔格雷夫少校有高血压的毛病,”沃尔特太太说。

“胡说。”拉菲尔先生说。

“哦,不过他真的有高血压。”伊芙琳·希林顿突然说,

她的话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口气。

“谁说的?”拉菲尔先生说,“他告诉你的吗?”

“有人这么说。”

“他看起来面色红润,”马普尔小姐插了一句。

“那可看不出来,”拉菲尔先生说,“不管怎样,他没有高血压,因为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告诉你的,什么意思?”沃尔特斯太太说,“我是说,你不会确切地告诉别人你没有什么的。”

“会的。我有一次见他吃得太多,又大口喝庄园酒,就对他说:‘你应该注意你的饮食,你这把年龄应该留心一下血压。’他说这方面没什么可当心的,他的血压很正常。”

“可是,我想他在服用一些治高血压的药,”马普尔小姐又一次加人谈话,“一种叫做——哦,类似——镇定剂,是吧?”

“要我说,”伊芙琳·希林顿说,“我想他不会愿意承认他哪不舒服或者生病的。我看他是那种怕病,因此拒绝承认自己生病的人。”

这段话对她可是够长的。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的一头黑发。

“问题是,”拉菲尔先生权威地说,“每个人都太喜欢打听别人的疾病了。他们认为每个超过五十岁的人都会随时死于高度紧张或者冠状动脉血栓之类的——胡扯!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没什么毛病,那我认为他就是没有。人应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几点了?差一刻十二点?我早该下去泡泡了。你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呢,埃斯特?”

沃尔特斯太太没有辩解。她站起身熟练地将拉菲尔先生扶起来，她小心地扶着他，一起走向海滩，又一起踏进水里。

斯诺亚·卡斯帕罗睁开眼睛自言自语地说："老头子们可真丑！太丑了！他们四十岁的时候就应该被处死，或者也许三十五岁更好一些，是不是？"

爱德华·希林顿和格列高里·戴森嘎吱嘎吱地沿着海岸走了过来。

"水怎么样，伊芙琳？"

"跟往常一样。"

"总也没什么变化，是吗？幸运在哪？"

"不知道。"伊芙琳说。

马普尔小姐再一次沉思地盯着那头黑发。

"嗯，现在我来学一下鲸鱼。"格列高里说。他脱掉自己鲜艳的百慕大衬衫，沿着海岸狂奔起来，又气喘吁吁地跳进大海，飞快地游着。爱德华·希林顿在他妻子身边坐下来。接着他问道："还想再下去吗？"

她笑了——带上帽子——他们一起安静地走下海滩。

斯诺亚·卡斯帕罗再一次睁开眼睛。

"我开始还以为他们在度蜜月呢，他对她真体贴，可是我后来听说他们已经结婚八九年了，真难以置信，是不是？"

"不知道戴森太太在哪？"马普尔小姐说。

"那个幸运吗？她和某个男人在一起呢。"

"你——你这样想？"

"这是肯定的，"斯诺亚·卡斯帕罗说，"她就是那种人。

不过她已经不再年轻了——她丈夫——心思已经不在她这了——他到处拈花惹草——这逗逗，那撩撩的，总是这样。我知道。”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你会知道的。”

斯诺亚·卡斯帕罗吃惊地扫了她一眼，显然她没料到对方会这样。

然而，马普尔小姐却毫不在意若无其事地看着海浪。

## 2

“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肯德尔太太？”

“当然可以。”莫莉说，她正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

高大活泼的维多利亚·约翰逊穿着一身雪白的制服，向前走了几步，又神秘兮兮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想跟你说件事，肯德尔太太。”

“哦，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不敢肯定。是关于那个死了的老先生，那个少校。他睡觉的时候死去了。”

“是的，是的，怎么了？”

“他房间里有一瓶药，医生问起过我。”

“是吗？”

“医生说——‘让我看看他浴室架子上有什么。’然后他就看了。他看到架子上有牙膏、消化药、阿斯匹林、泻药，还有那种叫镇定剂的药丸。”

“是吗。”莫莉又重复了一句。

“医生看了看，他似乎很满意，点了点头。可是我后来想，那些药丸原先并不在那，我以前从没在浴室里见过。其他的东西倒是都有。牙膏、阿斯匹林、刮胡水之类的，但是那些药丸，那些镇定剂，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那么你是说——”莫莉看上去十分不解。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维多利亚说，“我只是觉得不对，于是我想我最好告诉你，也许你再告诉医生？也许这能说明什么，也许有人把药丸放在那，他吃了之后就死了。”

“我想完全没有这种可能。”莫莉说。

维多利亚摇了摇头，“你不会晓得的，人会做坏事的。”

莫莉看了一眼窗外，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个人间天堂。阳光、海滩、珊瑚礁、音乐、舞蹈，这一切简直是伊甸园，然而即使在伊甸园里也有阴影——魔鬼的阴影——坏事——听到这个字眼真令人讨厌。

“我会去问问的，维多利亚，”她严厉地说，“别担心，最重要的是不要出去乱嚼舌头。”

正当维多利亚有点不情愿地离开时，蒂姆·肯德尔走了进来。

“出了什么事，莫莉？”

她犹豫了一下——可是维多利亚没准也会跟他说的——这样一想，她就把维多利亚的话告诉了他。

“我真看不出这些胡说八道有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药丸啊？”

“我也不大清楚，蒂姆，罗伯逊先生来的时候说是治高血压的。”

“那就对了，不是吗？我是说，他有血压高的毛病，那他就会带着药，是吧。人们都是这样，我见过好多次了。”

“是的，”莫莉迟疑地说，“可是维多利亚好像认为他是吃了这种药才死的。”

“亲爱的，那也有点太夸张了吧！你是说有人把他的降压药换成别的什么，然后毒死了他？”

“听上去的确有些荒谬，”莫莉抱歉地说，“难怪你这么说，不过维多利亚好像就是这么想的。”

“傻丫头！我们可以去问问格雷厄姆医生，我想他会知道的。不过，这种胡说八道实在不值得去麻烦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到底是什么让她觉得会有人换了药丸呢？你是说，把不同的药丸放在同一个瓶子里吗？”

“我也不太清楚，”莫莉看上去相当无助，“维多利亚似乎认为那瓶镇定剂原先并不在那。”

“那是胡说，”蒂姆·肯德尔说，“他必须要随时服药来降低血压。”说着，他轻松地去找餐厅领班费尔南多谈事情去了。

但是莫莉心里一时还放不下这件事。紧张的午餐忙碌过后，她对她丈夫说：

“蒂姆——我一直在想——如果维多利亚四处宣扬这件事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找人问问。”

“亲爱的！罗伯逊和其他人也都来过，四处查看过，该问的也都问了。”

“是的，不过你知道他们会传来传去的，这些女人。”

“哦，好吧！我说——我们去问问格雷厄姆——他会知道的。”

格雷厄姆医生正坐在凉廊上看书。这对小两口刚进来莫莉就诉说起来，说得有点语无伦次，蒂姆接过话题。

“听上去有些愚蠢，”他抱歉地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女人执拗地认为有人放了毒药在——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镇什么的瓶子里。”

“她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格雷厄姆医生问道，“她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还是——我是说，她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我也不知道，”蒂姆无可奈何地说，“是瓶子不一样吗？是吗，莫莉？”

“不是的。”

“我想她说的是有一瓶叫镇定——镇定——”

“镇定剂，”医生说，“这没什么不对的，一种很常见的药，他一直按时吃药。”

“维多利亚说她以前从没在他房间里见过。”

“从没见过？”格雷厄姆严肃地说，“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浴室架子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牙膏、阿斯匹林、刮胡水——这些她都数过了。我想她每天都清理这些东西，也就都了如指掌了。但是这瓶——镇定剂——她在他去世那天才见到。”

“这就怪了，”格雷厄姆医生相当严肃地说，“她肯定吗？”

他口气的异常严肃不由得使肯德尔夫妇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们没料到格雷厄姆医生会有这种态度。

“听上去她相当肯定。”莫莉慢慢地说。

“也许她只是想耸人听闻吧。”蒂姆试探地说。

“我想也许吧，”格雷厄姆医生说，“我最好亲自和她谈谈。”

维多利亚对于自己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显得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不想找麻烦，”她说，“药瓶不是我放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你是说是有人放在那儿的？”格雷厄姆问。

“嗯，你知道，医生，要是它原来不在那儿，肯定是有人后来放在那儿的。”

“帕尔格雷夫少校有可能把它放在抽屉里，或者放在公文箱之类的地方。”

维多利亚颇为精明地摇了摇头。

“如果他得天天吃，就不会放抽屉里了，是吧。”

“不会的，”格雷厄姆勉强地说，“他一天得吃好几次呢。你从没见过他吃这种药或者类似的东西？”

“他以前没吃过那种药，我只是想——有人说那种东西跟他的死有关系，给他的血液里下了毒之类的，于是我想他可能有个仇人把药放在那想害死他。”

“胡说，”医生大声说，“纯粹是胡说。”

维多利亚看起来有点动摇了。

“你是说这种东西是药，是好药？”她怀疑地问。

“好药，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药。”格雷厄姆医生说，“不用担心，维多利亚。我可以向你保证药没什么问题。有这种病的人吃这种药是很正常的。”

“你可帮我卸去心头的负担了。”维多利亚说。她冲他欢快地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但是格雷厄姆医生却没有卸掉心头的负担。他本来模模糊糊的不安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 第八章 与埃丝特·沃尔特斯的谈话

"这个地方也大不如以前了，"拉菲尔先生烦躁地说，他注意到马普尔小姐正走近他和他秘书坐的地方，"走到哪都有一些老母鸡跟在你脚后，这些老太太到西印度群岛来干吗？"

"那你觉得她们应该去哪呢？"埃丝特·沃尔特斯问。

"去赤特姆，"拉菲尔先生迅速地说，"或者波茅斯，"他又说，"或者托基或者兰顿道·威尔士，地方多的是，她们一定会喜欢的，肯定会很高兴。"

"我想，他们不可能经常来得起西印度群岛。"埃丝特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幸运的。"

"这倒是，"拉菲尔先生说，"又来触我痛处了，我现在全身都痛，关节也不灵活了，你给过我什么安慰？你什么事也不做——你怎么还没把那些信打出来呢？"

"我还没来得及呢。"

"那快去呀，我带你出来是要做一点事的，可不是让你晒太阳，炫耀你的身材的。"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拉菲尔先生的话不可理喻，不过埃丝特·沃尔特斯已经为他工作多年，深知他是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他一直疾病缠身，而发表不同见解是他发泄的方法之一。不管他说什么，她都相当沉着。

"晚上真好，是吧？"马普尔小姐在他的身边停了下来。

"干嘛不好？"拉菲尔先生说，"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不是吗？"

马普尔小姐轻轻地笑了一下。

"你太严肃了——天气不正是英国人谈话的话题吗——人们常常会忘的——哦，天哪，我毛线拿错颜色了。"她把编织袋放在桌子上，快步朝自己的房间走回去。

"杰克逊！"拉菲尔先生喊道。

杰克逊走了出来。

"扶我进去！"拉菲尔先生说，"我现在就要按摩，一会那老母鸡又回来了。你的按摩一点用都没有。"他又加了一句，说完，他就在男仆的搀扶下站起身来，走向他的小屋。

埃丝特·沃尔特斯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刚一回头，就见马普尔小姐拿着一团毛钱走了回来，又坐在她身边。

"但愿我没有打扰你。"马普尔小姐说。

"当然没有，"埃丝特·沃尔特斯说，"我得马上去打一些东西，不过我还是想先休息十分钟，欣赏一下夕阳。"

马普尔小姐坐了下来，开始用一种温柔的语气聊了起

来。她一边说话，一边打量着埃丝特·沃尔特斯。一点也不迷人，不过如果她试着打扮一下也可能很有魅力。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试试呢。当然，可能是因为拉菲尔先生不喜欢，但是马普尔小姐认为拉菲尔先生不会在意这一点的，他太关心他自己了，只要他本人没被忽视，他完全不会反对他的秘书把自己打扮成天仙一样。而且他通常很早就上床睡觉了，而晚上钢铁乐队演奏和跳舞的时候，埃丝特·沃尔特斯可以很容易地——马普尔小姐停了一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词，同时很愉快地聊着她的詹姆斯城之旅——啊，对了，绽放，埃丝特·沃尔特斯完全可以在晚上像花儿一样绽放。

她委婉地把话题转到了杰克逊身上。

对于杰克逊这个话题，埃丝特·沃尔特斯相当含糊不清。

"他很能干，"她说，"一个训练有素的按摩师。"

"我想他跟拉菲尔先生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哦，没有，大约九个月吧，我想——"

"他结婚了吗？"马普尔小姐试探地问了一句。

"结婚？我想没有吧，"埃丝特有点吃惊，"至少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

"没有，"她补充道，"我敢说，肯定没结婚。"她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马普尔心里又在想着"至少他的举止行为不像已经结婚了"。

不过，有多少已婚男人的举止不像结过婚的人呢！马普尔小姐可以想出一打例子。

"他长得挺好看的。"她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我想是的。"埃丝特兴致索然地说。

马普尔小姐在心里琢磨着她:对男人不感兴趣?也许这种女人只对一个男人感兴趣——正如人们说的,是个寡妇。

她问道:"你为拉菲尔先生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四五年吧,自从我丈夫死后,我不得不再找个工作,我女儿还在上学,丈夫也没给我留下什么。"

"拉菲尔先生一定很难应付吧?"马普尔小姐贸然问了一句。

"不见得,只要你了解他就好了,他经常火冒三丈而且自相矛盾。我想他真正的问题是他厌倦和人打交道。他两年内换了五个男仆,总喜欢找个新人来出气,但是他和我一直相处得很好。"

"杰克逊先生看上去是个很乐于助人的年青人。"

"他很老练,也很机智。"埃丝特说,"当然,有时有点——"她没有说下去。

马普尔小姐心里盘算着,"有时处境很难?"她接下去。

"哦,是的,其实都不是,不过——"她笑了一下——"我想他还是颇能应付。"

马普尔小姐心里也在考虑着,这对她也没什么用。她继续嘀嘀咕咕地聊着,很快,她就听到了许多关于那两对热爱自然的戴森夫妇和希林顿夫妇的事情。

"希林顿夫妇至少这三四年都来这,"埃丝特说,"不过格列高里·戴森比他们来的就早多了,他非常熟悉西印度群岛。我想,他一开始来这是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来的。她非

常纤弱，每年冬天都得出国或者至少得去个暖和的地方。”

“她死了？或者离婚了？”

“不是的，她死了，我想是死在这儿的。我不是指这个岛，反正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我听说还出了点麻烦，有点流言蜚语什么的，他从未谈起过她，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猜他们相处得并不好。”

“然后他就和这个妻子结婚了，‘幸运’。”马普尔小姐略带不屑，似乎在说：“这名字，真令人难以置信！”

“据我所知她是他第一个妻子的亲戚。”

“他们认识希林顿夫妇很多年了吗？”

“哦，他们是在希林顿夫妇到这之后才认识的，不过三四年的样子。”

“希林顿夫妇看上去很和气，”马普尔小姐说，“当然，很安静。”

“是的，他们俩都很安静。”

“人人都说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马普尔小姐说。她的语气颇有些怀疑，埃丝特·沃尔特斯敏锐地看了她一眼。

“你不这样认为吗？”她说。

“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是不是，亲爱的？”

“嗯，我有时想……”

“像希林顿上校这样沉静的男人颇能吸引那些妖艳的女人。”马普尔小姐说，有意停了一下后，她又补充道：“幸运——这名字真怪，你认为戴森先生会不会意识到——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呢？”

“老嚼舌头的，”埃丝特·沃尔特斯心想，“这些老女人，

真是的！”

她相当冷淡地说：“我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转了个话题，“可怜的帕尔格雷夫少校真惨，是吧？”她说。

埃丝特·沃尔特斯表示同意，不过明显有点敷衍。

“我实际上倒为肯德尔夫妇难过。”她说。

“是的，我想饭店里出这种事实在是很不幸。”

“你说，人们来这就是为了享受的，不是吗？”埃丝特说，“是为了要忘记疾病、死亡、收入税、冻水管等诸如此类的杂事，他们不喜欢——”她接着说，突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听到任何关于死亡的事情。”

马普尔小姐放下手中的毛衣，“亲爱的，说得好，”她说，“说得真好，不错，你说得很对。”

“你看，他们还很年轻，”埃丝特·沃尔特斯接着说，“他们六个月前刚从山德森夫妇手里接过这家饭店，很担心他们能否成功，因为他们没什么经验。”

“那你认为这件事对他们会很不利吗？”

“哦，不，我看不会，坦率地说，”埃丝特·沃尔特斯说，“我看人们过一两天也就忘了。来这的人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得乐且乐’的态度。我想有人死了顶多会让他们难过二十四小时左右，葬礼一完，就没有人再去想了。除非有人提起来，我这样跟莫莉说过，不过她就是爱担心的人。”

“肯德尔太太很爱担心吗？她看上去总是无忧无虑的。”

“我想那很大程度是故意装出来的。”埃丝特慢慢地说，“实际上我想她是那种神经焦虑的人，总是忍不住担心会出

什么事。”

“我还以为他比她要更担心呢。”

“不，我想不是的，我认为她天生爱担心，而他担心的是她爱焦虑，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倒很有意思。”马普尔小姐说。

“我看莫莉竭力想表现出很快乐、很轻松的样子，她装得很卖力，常常精疲力尽，她又有点情绪低沉，她不太——心理不太平衡。”

“可怜的孩子，”马普尔小姐说，“确实有这种人，通常外人往往看不出来。”

“的确，他们装得很好，是不是？不过，”埃丝特又说，“我看莫莉在这件事上实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是说，如今常有人死于冠状动脉阻塞或者脑溢血什么的，至少依我看比过去多多了。只有食物中毒、伤寒之类的才能把人吓跑。”

“帕尔格雷夫少校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他有血压高的毛病，”马普尔小姐说，“他跟你说过吗？”

“他跟谁说起过——我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拉菲尔先生吧。我知道拉菲尔先生不是这么说的——不过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杰克逊曾跟我提过一次，他说少校应该注意一下他的饮酒。”

“我知道了，”马普尔小姐沉思着，她接着说：“我猜你觉得他很无聊吧？他讲了许多故事，都是一遍遍翻来覆去地重复。”

“这是最糟的，”埃丝特说，“你得一遍又一遍地听同一个故事，除非你能及时制止。”

"当然我不太在意，"马普尔小姐说，"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了，如果有人常给我讲同一个故事，我也不介意再听一遍，因为通常我听过就忘了。"

"那倒是。"埃丝特轻快地笑了起来。

"有一个故事他非常喜欢讲，"马普尔小姐说，"是关于谋杀的。我想他跟你也讲过，是不是？"

埃丝特·沃尔特斯打开手袋开始在里面翻找着，她拿出口红说："我想我记不得了。"然后她又问，"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是问帕尔格雷夫少校是否给你讲过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我想讲过吧，现在我想起来了，关于有人要用煤气自杀，是吗？其实是他妻子毒死了他，我是说她先给他服了一种镇定剂，然后把他的头按在煤气炉的烤箱里，是这个故事吗？"

"好像不是这个。"马普尔小姐说，她若有所思地看着埃丝特·沃尔特斯。

"他讲过许多故事，"埃丝特·沃尔特斯有点抱歉地说，"就像我说的，没人会注意听的。"

"他有一张相片，"马普尔小姐说，"他常拿给别人看。"

"我想是的……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他给你看过吗？"

"不，"马普尔小姐说，"他没有拿给我看，我们被打断了……"

# 第九章 普雷斯科特小姐和其他人

"我听说的故事是，"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她压低声音，小心地向四周看了看。

马普尔小姐把椅子拉近了一些，她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和普雷斯科特小姐作心交心的谈话。这是由于牧师都有非常强的家庭观念，普雷斯科特小姐的哥哥总是陪在她身旁，而无疑有这位好心的坎农在场，马普尔小姐和普雷斯科特小姐就无法毫无顾忌地谈论是非了。

"似乎，"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当然我不想传别人的丑闻，我也真的不太清楚。"

"哦，我很理解。"马普尔小姐说。

"好像他第一个妻子还活着时就有丑闻流传开了！显然这个女人，幸运——什么名字！我听说是他第一个妻子的表妹，来这和他们一起度假，并帮他作些制作蝴蝶、花卉标本

之类的工作。人们对此闲话很多，因为他们在一起处得很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人们确实会非常注意这类事情的，是吧？”马普尔小姐说。

“当然，后来他妻子突然去世了。”

“她死在这儿，这个岛？”

“不，不是的，我想他们当时是在马提尼克或是在多巴哥岛吧。”

“我知道了。”

“不过我听那些当时正在那里，后来又到这儿谈起这事的人说，医生对此似乎并不满意。”

“真的？”马普尔小姐很感兴趣地说。

“当然，只是些传言罢了。不过，戴森先生确实很快又结婚了，”她再一次压低声音，“我想只隔了一个月。”

“只有一个月。”马普尔小姐说。

这两个女人互相对视了一下，“似乎有点——无情。”普雷斯科特小姐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确实是，”她又巧妙地问了一句，“跟钱有关系吗？”

“我不太清楚，他总开那句玩笑——你可能也听他说起过——他说他妻子是他的幸运符。”

“是的，我听说过。”马普尔小姐说。

“有人认为那是说他很幸运娶了个有钱的妻子，不过，当然，”普雷斯科特小姐以一种非常客观的口气说，“她也非常好看，如果你喜欢那种类型的话。我个人认为他第一个妻

子非常有钱。”

“希林顿夫妇很富有吗？”

“我想他们很有钱，不是说阔绰得不得了，还算有钱吧。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念私立中学，在英国有一块不错的地，冬天也经常外出旅行。”

坎农这时走了过来提议去散散步，普雷斯科特小姐站起身和她哥哥走了，马普尔小姐仍在原地坐着。

几分钟后，格列高里·戴森大步从她身边经过，朝饭店走去。走过去时还很高兴地挥了挥手。

“想什么呢？”他朝她喊着。

马普尔小姐微笑着，心想如果她回答说“我在想你是不是个杀人凶手”时，不知他会作何反应。

似乎很有可能就是他，一切非常吻合——关于他第一个妻子死亡的事——帕尔格雷夫少校讲的正是一个谋杀妻子的凶手——尤其提到了浴缸里的新娘一案。

是的，很吻合——惟一的问题是实在太吻合了。不过，马普尔小姐颇为自责自己有这种想法——她怎能订下杀人凶手的标准呢？

一阵声音吓得她差点跳了起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看见格列高里了吗？呃……小姐？”

马普尔小姐心想，幸运今天的情绪可不大对劲。

“他刚过去——朝饭店那边去了。”

“我就知道！”幸运没好气地喊了一声又匆匆赶过去了。

“至少有四十了吧，一大早就看出来了。”马普尔小姐心想。

一股怜悯之情涌上她的心头——为全世界的“幸运”感到同情——岁月不饶人哪。

身后又传来一阵声音，她把椅子朝后转了过去。

拉菲尔先生在杰克逊的搀扶下，从他的房子里刚走出来，出场亮相了。

杰克逊把他主人放在轮椅里，殷勤地左右侍候着。拉菲尔先生不耐烦地摆摆手将他赶走，杰克逊朝饭店的方向走去。

马普尔小姐没有浪费时间——拉菲尔先生很少单独呆很长时间——说不定埃丝特·沃尔特斯就会走过来陪他。马普尔小姐想和拉菲尔先生单独谈几句，而现在，她认为，正是她的机会。她得开门见山，不能有什么开场白，拉菲尔先生可不会喜欢老太太之间的闲聊，他很可能会逃回房间里，认定自己是个受害者。马普尔小姐决定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她走向他坐的地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拉菲尔先生？”

“好吧，好吧，”拉菲尔先生说，“你说吧，你要我——捐款是吗？是非洲的义举，修缮教堂，还是什么其他的事？”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确实对类似的事情感兴趣，如果你有意捐款的话，我会非常高兴的。不过这不是我要跟你说的，我要问的是帕尔格雷夫少校是否给你讲过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

“哦，”拉菲尔先生说，“他也给你讲过，是吗？我想你上了他的圈套了吧。”

“我也不知道是否相信，”马普尔小姐说，“他跟你是怎么说的？”

“他在瞎编，”拉菲尔先生说，“关于一个美丽的尤物，简直是个天仙，漂亮、年轻，金发，无所不有。”

“哦，”马普尔小姐稍微有点吃惊，“她谋杀了谁呢？”

“当然是她丈夫了，”拉菲尔先生说，“你以为会是谁呢？”

“下毒？”

“不是的，我想她给他服用了安眠药，然后把他脑袋塞在煤气烤箱里。很机智的女人，然后她说是自杀，很轻松地脱身了，只是一时疏忽责任罢了。这就是如今所谓的漂亮女人，或者是被妈妈宠坏了的年轻人，哼！”

“少校给你看过一张相片吗？”

“什么——那个女人的相片？没有，干吗要给我看呢？”

“哦——”马普尔小姐说。

她坐在那，相当吃惊。很显然，帕尔格雷夫少校这一辈子不只给人讲他射猎老虎大象的事，还讲他碰到过的谋杀的事，也许他有一系列关于谋杀的故事呢。这是个要面对的事实——她被拉菲尔先生的一声大吼：“杰克逊！”吓了一跳，不过却没人回答。

“我去帮你找他吧？”马普尔小姐站起身来说。

“你找不着他的，像个野猫似的不知窜到哪去了，他总是这样。那家伙不怎么样，人不好，不过对我倒很合适。”

“我去找他吧。”马普尔小姐说。

马普尔小姐发现杰克逊正坐在饭店阳台的尽头和蒂姆

·肯德尔喝酒呢。

“拉菲尔先生找你呢！”她说。

杰克逊作了个苦脸，一仰头将杯里的酒喝干，站了起来。

“又来了，”他说，“片刻不得安宁——两个电话，订一份特殊的午餐——我以为还能休息一刻钟呢——显然行不通！谢谢你，马普尔小姐。谢谢你的酒，肯德尔先生。”

他走开了。

“我真为那家伙遗憾，”蒂姆说，“我得时不时请他喝杯酒，鼓励鼓励他——你要喝点什么，马普尔小姐——来杯鲜柠檬汁怎么样？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现在不要，谢谢你——我想照顾拉菲尔先生这样的人肯定相当费劲，病人总是很难侍候的。”

“我看倒不见得——应付这样反复无常的人薪水是很高的，而且拉菲尔先生并不坏。我是说——”他犹豫了一下。

马普尔小姐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嗯，怎么说呢——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很难的，人们都太势利了——这没有跟他同一阶层的人。他比仆人要强一些——又比普通客人地位低——至少人们是这么想的，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管家；即使那个女秘书，沃尔特斯太太，也自觉高他一筹。这使他在人际交往方而变得很难。”蒂姆顿了顿，又充满感情地说：“像这种地方社交上的麻烦可真不少。”

格雷厄姆医生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手里拿着一本书，在一张面对大海的桌子边坐了下来。

“格雷厄姆医生看上去很焦虑。”马普尔小姐说。

“我们都很焦虑。”

“你也是？因为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

“我已经不再担心那个了，人们似乎已经忘了——恢复如常了。不是，是我妻子——莫莉——你对梦有了解吗？”

“梦？”马普尔小姐吃了一惊。

“是的——噩梦——梦魇，我想是，哦，当然我们有时都会作噩梦的。不过莫莉——她似乎一直在作噩梦，她很害怕，该怎么办呢？怎么治呢？她也吃过安眠药，但是她说情况更糟——她挣扎要起来却做不到。”

“都是些什么梦呢？”

“哦，有人或什么东西在追她——或者监视她盯她的梢——她甚至醒了之后也摆脱不掉这种感觉。”

“医生肯定会——？”

“她讨厌看医生，就是不行——哦，我敢说一切会过去的——不过我们很快乐，很开心。现在，就是最近——也许老帕尔格雷夫的死使她很难过，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站了起来。

“得去做事了——你真的不要柠檬汁吗？”

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她坐在那，沉思着。脸色严肃而焦虑。

她瞄了一眼远处的格雷厄姆医生。

立刻，她打定了一个主意。

她站起身，走到他桌子旁。

“我得向你道歉，格雷厄姆医生。”她说。

“真的？”医生很惊讶，但仍颇为友好地看着她。他拉过一把椅子，她坐下来。

“抱歉我做了件最可耻的事情，”马普尔小姐说，“我对你，格雷厄姆医生，故意扯了个谎。”

她担心地看着他。

格雷厄姆医生并没惊慌，不过确实有点吃惊。

“是吗？”他说，“好了，不要太在意了。”

这老太太跟他撒了什么谎呢，他心里琢磨着，她的年龄？不过据他的记忆，她并没有提过她的年龄。“好吧，我们听听吧。”他说，很明显她是有意要坦白的。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一张关于我外甥的照片的事吗？我给帕尔格雷夫少校看过的他却没还给我？”

“是的，是的，我当然记得，很抱歉我们没能给你找着。”

“根本没有这回事。”马普尔小姐怯怯地说。

“你说什么？”

“没有这回事，很抱歉那是我编的。”

“你编的？”格雷厄姆医生看上去有点生气，“为什么？”

马普尔小姐告诉了他，她直截了当一五一十全告诉了他，她告诉了他帕尔格雷夫少校讲的谋杀的故事，以及他如何要给她看那张照片，突然又一阵惊慌。接着又讲了她自己的担忧，以及她的最终决定要探个究竟。

“真的，我不知道除了向你撒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她说，“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认为他要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就是凶手的照片吗？”

“他是这么说的，”马普尔小姐说，“至少他说那是个熟人给他的照片，那人讲了这个凶手的故事。”

“是的，是的，请原谅——你相信他吗？”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否相信他，”马普尔小姐说，“不过，你知道，第二天他就死了。”

“是的，”格雷厄姆医生说，突然间意识到那句话的正确性，第二天他就死了……

“而且那张照片不见了。”

格雷厄姆医生看着她，他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请原谅，马普尔小姐，”他终于说，“不过你现在告诉我的——这次是真的吗？”

“我不怪你怀疑我，”马普尔小姐说，“要是我也会的。是的，这次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我也知道口说无凭。不过，即使你不相信我，我想我也应该告诉你。”

“为什么？”

“我意识到你应该搜集全部的详细的资料，万一——”

“万一什么？”

“万一你决定采取什么行动的话。”

# 第十章 詹姆斯敦的决定

格雷厄姆医生坐在詹姆斯敦行政办公室里，桌子对面坐的是他的朋友达文特里，一个三十五岁的很严肃的年轻人。

"你在电话里听上去非常神秘，格雷厄姆，"达文特里说，"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不知道，"格雷厄姆医生说，"不过我很担心。"

达文特里盯着他的脸，这时，酒送了过来，他点了点头，随意谈起了他最近去钓鱼的事。当佣人退下后，他向椅背上一仰，又盯着医生。

"好吧，"他说，"说说看。"

格雷厄姆医生说出了他所担心的事，达文特里不禁吹了声口哨。

"我明白了。你认为老帕尔格雷夫的死可能有些不对劲

吧？你不再相信那是自然死亡？谁出的死亡证明？罗伯逊，是吧，他没有任何怀疑，是不是？”

“没有。不过我想他出具死亡证明的时候可能受到了浴室里有镇定剂这一事实的影响。他问过我帕尔格雷夫是否提起过有神经紧张的毛病，我说没有，我本人也从没给他做过医学检查，不过很显然，他跟饭店里的其他人谈到过。所有这些——镇定剂，以及帕尔格雷夫跟别人说的——一切都很吻合——没什么理由怀疑。他的这项死亡推断是很自然的——可是我现在觉得也许并不正确。如果要我来出具死亡证明的话，我也会毫不迟疑的。表面迹象与他的死亡原因都很符合。要不是那张相片消失了，我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不过听我说，格雷厄姆，”达文特里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是不是过分相信一个老太太的信口开河了？你知道这些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们可都是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

“是的，我知道，”格雷厄姆医生不悦地说，“我知道，我也对自己说过也许是这么回事，很有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不能完全说服自己。她的话非常清晰而且慎密。”

“整个事情在我看来相当离谱，”达文特里说，“有个老太太讲了个关于一张不应该在那儿的照片的故事——不，我都被搞糊涂了，我是说正好相反，是吧——但是你惟一的证据是那个女仆说官方赖以作证的那瓶药在少校死的头一天并不在他房间里。可是这可以有上百个理由解释，他也许一直把药随身带在口袋里。”

“是的，我想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那个女仆搞错了，她从前根本没注意过那个药瓶——”

“这也是可能的。”

“那么……”

格雷厄姆缓缓地说：

“那个女孩非常肯定。”

“哦，圣哈那尔岛的人都非常容易激动。你知道的，感情丰富，很轻易就冲动，你以为她还有些话没说出来吗？”

“我想也许是吧。”格雷厄姆医生缓缓地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想办法让她说出来，我们可不想大惊小怪——除非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如果他不是死于高血压，你认为会是什么呢？”

“现在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格雷厄姆医生说。

“你是说那些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作法吗？”

“下毒的人再怎么也做不到天衣无缝。”格雷厄姆医生干巴巴地说。

“我们最好说清楚一点——你在暗示什么？那瓶药被掉包了吗？帕尔格雷夫少校是被毒死的？”

“不，不是那样的，那个女孩——维多利亚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她想错了——如果有人要干掉少校——尽快地——他会给他服用什么东西——很可能放在某种饮料里，然后为了使之表面上看来很像自然死亡，再在他房间里放上一瓶治疗高血压的药，之后，再放出风声来说他患有高血压。”

“是谁传出来的?”

“我尽力想找出来——找不着——安排得很巧妙。甲说‘我想是乙告诉我的’;问到乙,又说‘没有,我没这么说,不过我倒是记得丙有一天说过’;丙又说‘好几个人都说过——我想甲也这么说过。’就是这样,又转了回来。”

“那人很精明?”

“是的,一发现他死了,大家就都开始谈少校的高血压,而且都是在重复别人的话。”

“干脆直接把他毒死不更简单吗?”

“不对,那样可能就会引起怀疑——有可能还要验尸——这样,医生才会认定死亡并发给死亡证明书——像这次一样。”

“你让我做什么呢?去司法局?叫他们开棺验尸?这麻烦大了——”

“我们可以悄悄地进行。”

“可能吗?在圣哈那尔岛?再想想吧!谣言会四起的,不管怎么样,”达文特里叹了口气——“我想我们还得做些什么。不过,说句实话,我看全是无中生有!”

“我衷心希望是这样。”格雷厄姆医生说。

# 第十一章 金棕榈饭店的晚上

## 1

莫莉重新布置了一下餐厅里的摆设，拿走一些多余的餐刀，摆正了叉子，重新放了一两个酒杯，退回身欣赏了一下，迈步走到凉台上。凉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她走到尽头的角落站在栏杆旁，很快，夜幕又要降临了，谈笑风生，饮酒作乐，无忧无虑，这种生活是她一直所向往的。一直到几天之前，她还非常喜欢。不过现在连蒂姆都很焦虑、担心。也许他的担心也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这个投资尝试的成功与否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他已经倾其所有了。

不过，莫莉想，那并不是他真正的烦恼所在。他真正担心的是我。但是我看不出，莫莉心想，他干嘛要担心我呢。不过他确实为我担忧，这一点她相当肯定。他提出的问题，以及时不时扫过来的紧张的目光。"可是为什么呢？"莫莉心想，"我一直都很小心呀。"她在脑海中琢磨着。其实她自己

也说不清楚。她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甚至不敢肯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开始害怕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对她怎么样呢？他们又要把她怎么样呢？

她点了点头，突然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一转身看到了格列高里·戴森。他略为吃惊，面带歉意地看着她。

"太对不起了，我吓着你了吗，小姑娘？"

莫莉不喜欢人家叫她"小姑娘"，她很快就大度地说："我没听见你过来，戴森先生，我刚才吓了一跳。"

"'戴森先生'，今晚怎么都这么正规起来了？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吗？爱德华，我，幸运，伊芙琳，你，蒂姆，埃丝特·沃尔特斯以及老拉菲尔先生，我们都是快乐的一大家子。"

"他喝得太多了。"莫莉心想，她仍愉快地朝他笑着。

"哦，我有时作女主人太严肃了点，"她轻松地说，"我和蒂姆认为不随便喊人家的名字更礼貌些。"

"噢，我们可不需要那么拘束，来吧，可爱的莫莉，过来跟我喝杯酒吧。"

"等会再说吧，"莫莉说，"我现在还有事要办。"

"别溜呀，"他的手握住了她的手，"你是个可爱的女孩，莫莉，我希望蒂姆能珍惜他的好运。"

"哦，我会让他珍惜的。"莫莉欣然说。

"我会被你吸引的，深深吸引，你知道吗，"他瞄着她——"尽管我不希望我妻子听见我这么说。"

"你今天下午出去玩得好吗？"

"我想是吧。老实说，我有时真的有点厌倦了，对鸟呀、蝴蝶呀看够了。哪天我们两人去野餐，你看如何？"

"再说吧，"莫莉满脸堆笑地说，"我会盼着那一天的。"

她轻轻笑了一声，挣脱开来，回到了酒吧里。

"嗨，莫莉，"蒂姆说，"你怎么急急忙忙的。你刚才和谁在外头？"

他向外扫了一眼。

"格列高里·戴森。"

"他要干什么？"

"想要占我的便宜。"莫莉说。

"该死的。"蒂姆说。

"别担心。"莫莉说，"我应付他没问题。"

蒂姆正要回答，一眼瞧见了费尔南多就走过去大声地指挥他工作。莫莉从厨房门溜了出去，向海边走来。

格列高里·戴森嘟哝着骂了一句，接着又慢慢地朝他的小屋走了回去，他刚走过去就从树枝和阴影中传出有人说话的声音。他吓了一跳转过头去，在渐黑的暮色中，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个鬼站在那里呢，他不禁笑了起来。那人影看起来像个没有面孔的鬼，因为尽管衣服是白的，脸却是黑的。

维多利亚从树丛中走出来。

"戴森先生，请等等。"

"什么事？"

他有点不好意思被吓了一跳，说话的时候显得有点不耐烦。

“我把这个给你拿来了，先生，”她伸出一只手，手中是一瓶药，“这是你的，是吧！”

“哦，我的镇定剂，是的，当然，你在哪找到的？”

“我在它该在的地方找到的，在那个先生的房间里。”

“你什么意思——那个先生的房里？”

“那个死了的先生，”她阴沉地说，“我想他会死不瞑目的。”

“干吗呢？”戴森问。

维多利亚站在那儿直盯着他。

“我还是没明白你的话。你是说你是在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房间里找到这瓶药的？”

“是的，医生和詹姆斯敦的人走了之后，他们让我把浴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扔掉。牙膏、刮胡水，还有别的——其中包括这个。”

“嗯，那你干吗不扔了呢？”

“因为这是你的，你把它弄丢了。你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

“是的，嗯，是的，我问过。——我以为，我只是放错了地方。”

“没有，你没放错地方。这是从你房间里拿出来，然后放到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房间里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粗暴地问。

“我就知道，我看见了，”她突然对他露齿一笑，“有人把这瓶药放在那个死了的先生的房间里。现在我给你拿回来了。”

“等等，你什么意思？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她匆忙走了，又回到黑暗中。格列高里想追她又停了下来，他站在那儿摸着下巴沉思着。

“怎么了，格列高里，撞见鬼了？”戴森太太问，她正沿着小路从房间里出来。

“刚才我还真以为我见了鬼了。”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那个打扫我的房间的黑人女孩，她叫维多利亚，对吧？”

“她要干什么？揩你的油？”

“别傻了，幸运，那个女孩脑子里有些奇怪的念头。”

“关于什么的？”

“你还记得前几天我找不着我那瓶镇定剂了。”

“你说过你找不着了。”

“你说‘我说我找不着’是什么意思？”

“噢，天哪，你要和我抬杠吗？”

“对不起，”格列高里说，“每个人都古古怪怪的，”他伸出拿着药瓶的手，“那个女孩给我拿回来了。”

“是她偷的？”

“不是，我想是她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神秘的？”

“哦，没什么，”格列高里说，“她只是让我生气。”

“算了吧，格列高里，这又算得了什么？过来喝杯酒吧。”

## 2

莫莉已经来到了海滩上。她拉出一把帆布椅，一把破旧的很少有人用的椅子，她坐在那儿看了一会海，突然把头埋在手里哭了起来。她坐在那儿毫无顾忌地哭了一会，猛然听到身边有一阵窸窣的声音。她一下子抬起头来，看到希林顿太太正注视着她。

“嗨，伊芙琳，我没听见你过来，我，我很抱歉。”

“怎么了，孩子？”伊芙琳说，“出了什么事？”她也拉了把椅子坐下，“告诉我，好吗？”

“没什么，”莫莉说，“真的没什么。”

“肯定有，你不会无缘无故哭的，不能告诉我吗？是，是你和蒂姆有什么麻烦吗？”

“噢，没有。”

“这就好了，你们看上去总是很快乐的。”

“你也是呀，”莫莉说，“我和蒂姆总想，你和爱德华结婚这么久还这么幸福，多好啊。”

“哦，那个呀，”伊芙琳说，她的声音变得非常刺耳，不过莫莉却没有注意到。

“人们总是有摩擦的，”她说，“也会有吵闹的，即使他们相亲相爱，也要吵架的，而且不在乎是否有别人在场。”

“有些人就喜欢这样，”伊芙琳说，“这其实也没什么。”

“嗯，我觉得挺可怕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真的。”伊芙琳说。

“可是，看看你和爱德华——”

“哦，没什么好的，莫莉。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想了。爱德华和我——”她顿了一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我们私下里已经有三年没说过话了。”

“什么？”莫莉颇为震惊地瞪着她，“我，我简直不敢相信。”

“哦，我们两个装得都很好，”伊芙琳说，“我们俩都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吵架，再说，也没什么可吵的。”

“可是怎么会这样呢？”莫莉问。

“还不是老毛病。”

“老毛病？什么意思？另外有——”

“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我想你也不难猜出那女人是谁。”

“你是说戴森太太——幸运？”

伊芙琳点了点头。

“我知道他们总在一起打情骂俏，”莫莉说，“不过我以为只是……”

“只是兴致高？”伊芙琳说，“没什么别的？”

“可是为什么——”莫莉停了一下，又说，“可是你没有——哦，我是说，也许我不该问的。”

“想问什么就问吧，”伊芙琳说，“我已经厌烦了毫无微词，厌倦了作一个有教养的快乐的妻子。爱德华已经被幸运迷昏了头了，他笨到家了，竟然跑来告诉我。我想这会让他觉得好受点吧，忠诚，老实，那一套，他却从没想过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点。”

"他要离开你吗？"

伊芙琳摇了摇头，"你知道，我们有两个孩子，"她说，"我们俩都很喜欢孩子，他们在英国上学，我们不想让家庭破裂。当然，幸运也不想离婚，格列高里很有钱，他第一个妻子留下一大笔钱。于是我们达成协议，井水不犯河水——爱德华和幸运继续快乐地不道德，格列高里装作全然不知，而我和爱德华只是好朋友。"她怨苦地说。

"你，你怎么能忍受呢？"

"人都会习惯的，不过有时——"

"是吗？"莫莉说。

"有时我真想杀了那女人。"

她说话的语气让莫莉不寒而栗。

"别再说我了，"伊芙琳说，"说说你吧，我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莫莉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只是、只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你说什么？"

莫莉不悦地摇了摇头。"我害怕，"她说，"我非常害怕。"

"怕什么？"

"什么都怕，"莫莉说，"这种恐惧感一直跟随着我。村子里的说话声，脚步声——或者人们说的话，好像总有人在监视我，跟踪我，有人恨我，我一直这么想，有人恨我。"

"亲爱的孩子，"伊芙琳十分震惊，"这样子有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是逐渐一点点开始的。还有一些别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

“有时,”莫莉缓缓地说,“我迷迷糊糊,什么也记不住。”

“你是说脑子空空的,大脑一片空白吗?”

“大概是吧,我是说有时,比方说在五点钟吧,我却记不起一点半或两点钟的事了。”

“哦,亲爱的,不过也许是你睡着了,或者在打盹。”

“不是,”莫莉说,“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到后来,我知道我没有打盹。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有时我穿着不同的衣服,有时似乎还做过什么事——甚至跟人谈话,可我却不记得我做过这些。”

伊芙琳十分惊愕。“可是,莫莉,亲爱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不想看医生!我不要,我不愿意走近医生。”

伊芙琳目光锐利地盯着她的脸,然后握住她的手。

“你的恐惧可能是无中生有,莫莉,你知道有些神经衰弱是一点也不严重的,医生很快就会使你恢复的。”

“他不会的。他也许会说我真的有毛病。”

“你怎么会有毛病呢?”

“因为——”莫莉欲言又止——“没什么理由,我想。”她说。

“你家里——你母亲、姐妹或其他什么人能不能来这里呢?”

“我跟我妈妈相处得不好,从来就不好。我有姐妹,她们都结婚了。不过我想——我想如果需要她们,她们会来的,可是我并不需要她们,我不需要任何人——除了蒂姆。”

“蒂姆知道吗？你跟他讲过吗？”

“没有，”莫莉说，“不过他很为我担心，而且一直密切观察着我。他似乎一直在尽力帮助我或者说保护我，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我需要保护，是吗？”

“我想可能其中很多都是你的幻觉，不过我仍然觉得你应该去看医生。”

“老格雷厄姆医生？不会有什么用的。”

“这岛上还有别的大夫。”

“没什么，真的，”莫莉说，“我只要——别去想它，我想，就像你说的，一切都是幻觉。天啊，天都这么晚了，我现在应该在餐厅里工作了，我——我得走了。”

她深深地近乎无礼地看了一眼伊芙琳·希林顿，然后匆忙走开了。伊芙琳在背后注视着她。

# 第十二章　罪恶的阴影

## 1

"我想这次可让我逮着了，男人。"

"你说什么，维多利亚？"

"我想这次可让我逮着了，可能是钱，一大笔钱。"

"我说，丫头，你得小心点，别把自已搅进去，还是让我来对付吧。"

维多利亚放声笑了起来。

"等着瞧吧，"她说，"我知道该怎么办，男人，这是钱，一大笔钱。有些是我亲眼见到的，有些是我猜出来的，我想我猜的准对。"

黑夜里又响起一阵清脆的笑声。

## 2

“伊芙琳……”

“什么?”

伊芙琳·希林顿机械地说,毫无兴致,她并没有抬头看她丈夫。

“伊芙琳,我们把这儿的一切了结了,回英国去,好吗?”

她刚才正在梳她那一头黑色的短发,手一下子垂了下来,她转过身。

“你是说——可是我们才刚刚来呀,我们到岛上还不到三个星期呢。”

“我知道,可是,你介意吗?”

她的眼睛深深地凝视着他。

“你真的想回英国? 回家?”

“是的。”

“离开——幸运?”

他躲开她的眼睛。

“我猜,你一直都知道——知道这些事?”

“是的,相当清楚。”

“你从来没说过什么呀?”

“为什么要说呢?我们几年前就已经说好了。我们俩谁也不想让家庭破裂,就同意各干各的——不过在大庭广众之前还要作作样子。”不等他说话,她又说,“可是你为什么现在要回英国呢?”

“因为我已经要崩溃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伊芙琳，我不行了。”安静的爱德华·希林顿好像变了一个人，他的手哆嗦着，喉结颤动着，平静的毫无表情的脸似乎被痛苦扭曲变形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爱德华，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只是我想离开这里——”

“你狂热地爱着幸运，现在却冷却下来了，你是要告诉我这个吗？”

“是的，我想你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噢，先别说那个！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不安，爱德华。”

“我没有特别的不安。”

“可是你确实是的，为什么？”

“还不明白吗？”

“不，不明白，”伊芙琳说，“我们还是把话挑明吧。你跟一个女人关系暧昧，不过这也是常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真的结束了吗？也许她并不想放过你。是这样吗？格列高里了解这些吗？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我不知道，”爱德华说，“他从来没说过什么，他总是很友好。”

“男人有时真是笨到家了，”伊芙琳若有所思地说，“或者——格列高里自己另有新欢了吧。”

“他打过你的主意，是不是？”爱德华说，“回答我——我知道他——”

“噢，是的，”伊芙琳漫不经心地说，“不过他谁的主意都打，格列高里就是这样的人。我看这倒没什么，不过是格列

高里风流的一种表现而已。”

“你喜欢他吗？伊芙琳？我想知道真相。”

“格列高里？我很喜欢他——他逗我开心，是个好朋友。”

“仅此而已？但愿我能相信你。”

“我实在看不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伊芙琳干巴巴地说。

“我想我是活该这样。”

伊芙琳走向窗户，向前廊望了望，又走了回来。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难过。”

“我说过了。”

“我不信。”

“我想你不会理解的，你不知道经过一阵短暂的疯狂之后，你心里是何感受。”

“我想我可以试试，不过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幸运似乎在控制着你，她可不是能随便甩下的，一个张牙舞爪的母老虎。你必须告诉我真相，爱德华，如果你想让我帮你的话，这是惟一的办法。”

爱德华低声说：“如果我不快点离开她的话——我会杀了她的。”

“杀幸运？为什么？”

“因为她逼我……”

“她逼你做什么？”

“我帮她杀过人——”

话音刚落——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伊芙琳不相

信地盯着他。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不过当时我并不晓得,她让我帮她买点东西——在一家药店,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她要这些干什么——她只交给我一张处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前,我们在马蒂尼克时。当时——当时格列高里的妻子——"

"你是说格列高里的第一任妻子——盖尔?你是说幸运毒死了她?"

"是的——我帮了她的忙,当我意识到——"

伊芙琳打断了他。

"当你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时,幸运指出是你写的处方,是你买的药,你跟她都有份,是这样吗?"

"是的。她说她这样做是出于同情——盖尔很受罪——是她求幸运帮她解脱的。"

"救人于水火!我明白了,你相信她吗?"

爱德华·希林顿沉默了一会,又接着说:

"不,我不全信,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宁愿相信——因为我已经鬼迷心窍了。"

"那之后——她跟格列高里结婚之后——你还相信吗?"

"我一直强迫自己相信这件事。"

"那么格列高里,他对这事知道多少呢?"

"一无所知。"

"真难以置信!"

爱德华·希林顿一下子喊了出来:

"伊芙琳,我得摆脱这一切,她知道我不再喜欢她了。喜欢她?——我已经开始恨她了——但是她让我觉得我跟她拴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合伙做的事——"

伊芙琳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突然停了下来面对着他。

"爱德华,你的问题全在于你莫名其妙的脆弱——而且毫无主见。那个阴险的女人正是利用了你的负罪感才抓住你——让我用圣经里的罪名来告诉你,你的负罪感应该是基于你的通奸罪——而不是谋杀罪——你深深内疚于你和幸运的通奸——然后她又用她的谋杀计谋把你抓住,让你觉得你跟她是同犯。你不是。"

"伊芙琳……"他朝她走了几步——

她退后了几步——深深地盯着他。

"这是真的吗,爱德华,是吗?还是你编出来的?"

"伊芙琳!我干吗要编这种事呢?"

"我不知道,"伊芙琳·希林顿缓缓地说——"也许只是——因为我很难相信——任何人。而且因为——噢!我也不知道——我想,我也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

"我们忘了这一切吧——回英国去吧。"

"是的——我们会回去的——不过不是现在。"

"为什么不行?"

"我们必须装作跟往常一样——至少眼下要这样,这很重要,你懂吗,爱德华?别让幸运觉察出我们的计划——"

# 第十三章 解决维多利亚·约翰逊

这一夜已接近尾声,钢铁乐队的演奏也放松了下来,蒂姆站在餐厅旁望着阳台。他将几个空餐桌上的灯关上了。

他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蒂姆,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

蒂姆·肯德尔吓了一跳。

“嗨,伊芙琳,有什么事吗?”

伊芙琳向四周看了看。

“到这桌子这边来,我们坐一会。”

她把他带到露台尽头的桌子旁,周围再没有其他人。

“蒂姆,你得原谅我跟你说这些话,不过我很担心莫莉。”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莫莉怎么了?”他冷冷地说。

"我觉得她不太好，她似乎很不安。"

"最近她确实很容易难过。"

"她应该去看医生，我想。"

"是的，我知道，可是她不想去，她讨厌看医生。"

"为什么？"

"呃？你说什么？"

"我问为什么？她为什么讨厌看医生呢？"

"嗯，"蒂姆含糊地说，"人有时就是这样的，你知道，这——这使人害怕自己。"

"你自己也很担心她，是不是，蒂姆？"

"是的，是的，我也很担心。"

"她有家人能来照顾她吗？"

"没有，他们会把事情弄糟，更糟。"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是说跟她的家人？"

"噢，都是些家庭琐事罢了，我想她总是很紧张——她和他们相处得不好——尤其是她妈妈。从来没好过。他们——他们家人有的地方都很怪，她和他们的关系也很疏远，我倒认为这样也好。"

伊芙琳迟疑地说："从她跟我说的看，她似乎常常忘事，而且怕人，几乎像被害妄想症了。"

"别这么说，"蒂姆生气地说，"被害妄想症！人们总是这样说别人。只是因为她——嗯——也许她有点神经质，老远来到西印度群岛，到处都是黑面孔，你知道，人们有时对西印度群岛和黑人都感觉怪怪的。"

"可是莫莉不至于吧？"

"噢，我们怎么知道人们怕什么呢？有人怕屋子里的猫，有时身上掉个毛虫也会吓倒。"

"我并不想说，不过你觉不觉得她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不行！"蒂姆吼了一声，"我不想让那帮人来折磨她，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只会弄得更糟。要是她妈妈以前不去看心理医生的话……"

"那这就是她家人的问题了——是不是？我是说——"她仔细地斟酌着字眼，"是不是有心理不稳定史？"

"我不想谈这个——我帮她摆脱掉这一切，她现在很好，相当好，她只是最近有些紧张……不过这并不是遗传，现在每个人都知道那种看法已经行不通了。莫莉完全正常。只是——噢！我相信这都是那个倒霉的帕尔格雷夫的死引起的。"

"我明白了，"伊芙琳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并没什么可担心的，是不是？"

"当然没有。不过有人突然死了，总会让人震惊的。"

他看上去非常绝望沮丧，伊芙琳的心不由软了下来，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

"嗯，我希望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蒂姆，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我是说带莫莉去纽约——我可以陪她去那儿或者迈阿密或其他什么地方去得到最好的医学帮助。"

"你真好，伊芙琳。不过莫莉现在很好，一切会过去的。"

伊芙琳怀疑地摇了摇头，她慢慢转过身沿着阳台看下去。此时大多数人都已经回房间了，伊芙琳走向她的桌子看

看有没有丢下什么东西，突然听到蒂姆惊叫了一声，她猛地转过头。他正盯着露台尽头的台阶，她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顿时，也屏住了呼吸。

莫莉正从海边的台阶跑过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抽泣着，身体摇摇晃晃，漫无目的地跑着。蒂姆喊出声来：

“莫莉，出了什么事？”

他向她跑过去，伊芙琳在身后跟着，莫莉已经到了台阶的顶部，她站在那，双手都背在身后，她抽搐着说：

“我看见她了……她在树丛里……树丛里……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手。”她伸出双手，伊芙琳看见上面有奇怪的深色的痕渍，她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暗，不过她很清楚真正的颜色应该是红色。

“出了什么事，莫莉？”蒂姆喊道。

“就在下面，”莫莉说，她两腿打颤，“在树丛里。”

蒂姆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伊芙琳，然后把莫莉推向她，跑下台阶。伊芙琳搂住了莫莉。

“来吧，坐下，莫莉，坐这，你最好喝点什么。”

莫莉瘫在椅子上，她趴在桌子上把头埋在胳膊里。伊芙琳不再问她什么了，她认为最好给她一点时间镇定一下。

“会好的，你知道，”伊芙琳温柔地说，“会好的。”

“我不知道，”莫莉说，“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记不起来。我——”她一下子抬起头，“我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

“会好的，孩子，会好的。”

蒂姆慢慢地走上台阶。他脸色惨白。伊芙琳抬起头，扬

起眉毛询问地看着他。

“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女孩，”他说，“她叫什么来着——维多利亚。她被人捅了一刀。”

# 第十四章　询　　问

## 1

莫莉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医生、罗伯逊医生，西印度群岛的法医站在床边，另一边站着蒂姆。罗伯逊的手正把着莫莉的脉搏——他对床脚那头的那个身穿警服的黑瘦的人点了点头，那是圣哈那尔警署的韦斯顿警长。

“只能问几句——别太多了。”医生说。

对方点了点头。

“好吧，肯德尔太太——就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发现那个女孩的。”

床上的人好像压根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她才以一种虚弱的、模糊的声音说：

“在树丛里——白的……”

“你看见白色的东西——你过去要看是什么，是这样吗？”

"是的——白的——躺在那——我想——我想扶起来——她——血——我满手是血。"

她全身颤抖起来。

格雷厄姆医生对他们摇了摇头,罗伯逊低声说:"不要再问下去了。"

"你到海边的小路干什么呢,肯德尔太太?"

"海边——暖和——很美——"

"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

"维多利亚——不错——不错的女孩——总笑——她过去总笑——噢!现在不能了——她再也不会笑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的声音歇斯底里地高了起来。

"莫莉,别这样。"蒂姆说。

"安静——安静——"罗伯逊医生以一种权威的口吻安慰说,"放松——放松——打一针——"他抽出针头。

"二十四小时内她不适宜回答问题,"他说,"到时我会告诉你们的。"

## 2

那个高大英俊的黑人来回看着桌边坐着的几个人。

"向上帝保证,"他说,"我就知道这些,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他满头是汗。达文特里叹了口气,桌旁的圣哈那尔的韦斯顿警长挥挥手打发他走了。吉姆·艾利斯拖着脚步走出

了房间。

“当然，他知道的不只这些，”韦斯顿说，带着一口软软的岛上的口音，“但是我们从他那里也只能了解这些。”

“你认为他很清白吗？”戴文特里问。

“是的，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

“他们没结婚吗？”

韦斯顿警长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没有，”他说，“他们没结婚。岛上的人结婚的不多，不过倒是都给孩子施洗礼，维多利亚给他生了两个孩子。”

“你认为他跟她，不管干什么吧，是一伙的吗？”

“也许不是。要是的话他会非常紧张的。而且我想她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足以去勒索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能称得上勒索，我怀疑这女孩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词。用钱堵嘴算不上勒索，你知道，来这儿的一些人都是些阔绰的花花公子，他们的道德水准可经不起多少调查。”他的声音略显刻薄。

“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我同意。”达文特里说，“也许是个女人，不想让人知道她的风流韵事，于是给了侍候她的女孩一件礼物，双方都很清楚钱是用来堵嘴的。”

“没错。”

“可是这次，”达文特里提出异议说，“却不是那种事，这是谋杀。”

“然而，我怀疑那个女孩是否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她看到了什么，一些可疑的事，可能与这瓶药有很大关系。据我

所知，这是戴森先生的，我们最好下一个就见见他。"

格列高里跟往常一样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我来了，"他说，"有什么能帮忙吗？那女孩太惨了，她是个好姑娘，我们都很喜欢她。我猜是跟某个男人吵了嘴还是怎么的，不过她看上去很快乐，没有丝毫烦恼的迹象，我昨天晚上还跟她开玩笑呢。"

"戴森先生，我想你在服用一种叫镇定剂的药吧？"

"不错，粉红色的小药片。"

"你有医生的处方吗？"

"是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我有点高血压的毛病，现在有这种毛病的人很多。"

"似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你有病。"

"噢，我不想四处宣扬。我，嗯，我一直都很健康开心，我不喜欢人们总是把病挂在嘴边。"

"你每天吃多少片药？"

"一次两片，一天三次。"

"你随身带的药很多吗？"

"是的，我带着六瓶药。不过，你看，都锁在公文箱里，我只拿出一瓶，就是现在用的那瓶。"

"我听说你不久前丢了这瓶药，是吗？"

"不错。"

"你问了这个女孩，维多利亚·约翰逊，问她是不是见过？"

"是的，我问过。"

"那么她说什么？"

“她说她最后一次见到那瓶药是在我们浴室的架子上。她说她会四处找找的。”

“那以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她来把这瓶药还给我，她还问我这是不是就是丢的那瓶。”

“你说——”

“我说：‘是的，就是，你在哪找到的？’她说是在老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房间里。我就问：‘怎么会在那儿呢？’”

“她怎么回答的呢？”

“她说她不知道，不过——”他犹豫了一下。

“什么，戴森先生？”

“嗯，她给我一种感觉好像有话没说似的，不过我没太注意，毕竟这并不重要。我说过了，我还带着别的药，我想也许我把它放在饭店或什么地方，然后老帕尔格雷夫捡起来了。也许他放在口袋里打算还我，后来又忘了。”

“你知道的就这些吗？戴森先生？”

“就这些。很抱歉帮不上忙，这很重要吗？为什么？”

韦斯顿耸了耸肩：“看现在的情形，任何情况都可能是重要的。”

“我不明白这些药有什么关系。我还以为你们想知道这女孩被刺时我的行踪呢。我已经尽可能详细地写下来了。”

韦斯顿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真的？那太好了，戴森先生。”

“免了大家的麻烦，我想。”格列高里说，他把一张纸推到桌子对面。

韦斯顿仔细研究着，达文特里也把椅子拉近了些，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

"似乎很清楚，"韦斯顿过了一会说，"在八点五十前你和你妻子一起在房间里换衣服，准备晚餐。然后你走向露台，在那你和斯诺亚·卡斯帕罗喝了几杯。九点一刻你和希林顿上校夫妇一起去吃晚餐。据你的记忆，你在十一点半左右回去上床睡觉了。"

"当然，"格列高里说，"我不知道那姑娘是何时被杀的——"

他的话有些询问的口气，不过韦斯顿警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据我所说，肯德尔太太发现了她？她一定给吓坏了。"

"是的，罗伯逊医生不得不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

"这是很晚的事，是吧？大多数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是的。"

"她死了很长时间了吗？我是说肯德尔太太发现她的时候？"

"我们现在也不太确定确切的时间。"韦斯顿平静地说。

"可怜的小莫莉，她肯定吓坏了。实际上，我昨天晚上没有注意到她。我还以为她头疼或怎么的，躺下了呢。"

"你最后一次看见肯德尔太太是什么时候？"

"噢，很早的时候，我去换衣服以前，她正在铺桌布，摆刀叉。"

"我明白了。"

"她那时还很高兴，"格列高里说，"开开玩笑什么的。她

是个很好的女孩，我们都很喜欢她，蒂姆是个很幸运的家伙。”

“噢，谢谢你，戴森先生，你还记得维多利亚还你药时还说了些什么吗？”

“没有……我都说了。问我那瓶药是不是我要找的，说她在老帕尔格雷夫的房间里发现它的。”

“她不知道是谁放在那儿的？”

“我想不知道吧——记不起来了，真的。”

“谢谢你，戴森先生。”

格列高里走了出去。

“他想的很周全，”韦斯顿边说边用手指拍打着那张纸，“急于让我们知道昨天晚上他在哪。”

“你认为他有点过于着急了吗？”达文特里问道，“这很难说。你知道，有些人天生就很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和任何事情搅在一起。不见得因为他们有负罪感。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情况正是如此。”

“作案机会呢？乐队、跳舞，人们走来走去，没有人能提出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人们不断地起来，离开桌子，又回来，女人去补妆，男人去散步，戴森可以趁机溜出去。任何人都可以找机会溜出去。不过他确实似乎急于证明他并没有溜出去。”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张纸，“这么说肯德尔太太在重新摆放桌上的刀叉，”他说，“我倒想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扯上这个。”

“你觉得是吗？”

对方思索着：“我想这是可能的。”

这时就在他们房间外边，响起了一阵噪音，有人高声喊着要进来。

"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说，你带我见那几位先生，带我见警察。"

一个身着制服的警察推开了门。

"是这儿的一个厨子，"他说，"急着要见你，说他有事要告诉你。"

一个面带惊恐，戴着厨师帽的黑人男子从他身后挤了过来，走进房间，是这儿的一个低级厨师、一个古巴人，不是圣哈那尔的当地人。

"我跟你说，跟你说，"他说，"她从我的厨房跑过去，她跑了，手里拿着一把刀。一把刀，我跟你说，她手里拿着一把刀。她从我的厨房跑过去，又打开门跑出去了。跑到花园里了，我看见她了。"

"冷静，"达文特里说，"冷静，你在说谁呢？"

"我告诉你我说谁呢，我说的是老板的太太，肯德尔太太，我说的是她。她手里拿着刀，跑到外边去了。那是晚饭前的事——她没有回来。"

# 第十五章 继续询问

## 1

“我们能和你说几句话吗？肯德尔先生。”

“当然，”蒂姆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他把桌上的文件推开，给他们让了座，他脸色很颓丧。“你们办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这地方似乎要到头了，客人都在打听班机，要离开这。这儿的一切才刚刚有起色。哦，天哪，你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地方，对我和莫莉——我们把一切都押上了。”

“我知道，这对你很难，”韦斯顿警长说，“我们也很同情。”

“但愿一切都能很快水落石出。”蒂姆说，“这个倒霉的维多利亚——噢？我不应该这么说她的，她很不错，真的。可是——可是肯定有什么简单的理由——也许她有什么秘密，或者私情，也许她丈夫——”

“吉姆·艾利斯并不是她丈夫，不过他们日子倒也过得安稳。”

“真希望能快点搞清楚，”蒂姆又说，“很抱歉，你们要和我谈什么事吧，问吧。”

“是的，是关于昨天晚上的事。根据医检报告，维多利亚是在晚上十点三十分至午夜左右被杀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很难证明的。人们在四处活动，跳舞，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的，很难哪。”

“我想是的，不过这是说你们肯定维多利亚是被这里的客人杀的吗？”

“哦，我们也必须把这种可能性考虑进去，肯德尔先生。我现在要问你的是关于你的一个厨子说的话。”

“哦？哪一个？他说了什么？”

“据我了解他是个古巴人。”

“我们有两个古巴人，还有一个波多黎各人。”

“这个叫恩瑞克的人说你妻子从餐厅走出来，穿过厨房，走进花园，而且还说她手里拿着一把刀。”

蒂姆瞪大眼睛看着他。

“莫莉，拿着一把刀？嗯，有什么不可以么？我是说——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你们要暗示什么呢？”

“我是说客人到餐厅之前的那段时间，我想可能是八点三十左右。据我所知，你那时正在餐厅和领班费尔南多谈话吧？”

“是的，”蒂姆回想了一下，“是的，我记起来了。”

“这时你妻子从露台上走了过来？”

“是的，是这样，”蒂姆说，“她总是出来查看桌子。有时服务员把东西理错了，忘了刀叉之类的东西。很可能就是这样。她可能在重新摆放刀叉什么的，也许手里拿的是多余的餐刀或者汤匙之类的。”

“她从露台走进餐厅之后，跟你说话了吗？”

“是的，我们谈了几句。”

“她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想是我问她在跟谁说话，我听到了她在外面的说话声。”

“她说她在跟谁说话呢？”

“格列高里·戴森。”

“啊，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蒂姆接着说：“据我所知，他在挑逗她，他就喜欢这样。我很生气，骂了几句‘混账’，莫莉笑着说她能应付的。莫莉在这方面是很精明的。你知道，她这个位置不好做。你不能冒犯客人，像莫莉这样迷人的女孩也只能一笑了之。格列高里·戴森对漂亮的女人总是忍不住动手动脚的。”

“他们之间有过口角吗？”

“没有，我想没有。我想，我说过，她只是像往常一样一笑了之。”

“你不能肯定地说她手里是否拿着刀？”

“我记不得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没拿——实际上，相当肯定她没拿。”

“可是你刚才说……”

“我是说如果她在餐厅或厨房里，那她很有可能拿

起一把刀放在手里。实际上，我记得相当清楚，她从餐厅里进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拿，什么都没有。这是肯定的。”

“我明白了。”韦斯顿说。

蒂姆不安地看着他。

“你们究竟想说什么？那个混账笨蛋恩瑞克——曼纽尔——管他是谁，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妻子走进厨房，怒气冲冲地，手里拿着一把刀。”

“他只是危言耸听罢了。”

“你在晚饭期间和晚饭之后，还和你妻子谈过话吗？”

“我没，我想没有，实际上我当时很忙。”

“吃饭的时候你妻子在餐厅吗？”

“我——哦，是的，我们总得四下照顾客人，看看有没什么可帮忙的。”

“你根本没跟她说话吗？”

“没有，我想没有……我们通常都很忙，我们不太在意对方在做什么，当然也没有时间说话。”

“那么事实上，一直到三小时之后她发现尸体，跑上台阶，你是不记得跟她谈过话了？”

“她被吓了一大跳，这使她非常不安。”

“我知道，的确是一个很令人难受的经历，她怎么会走到海滩的那条路呢？”

“忙完晚餐之后，她常去那儿换换空气，离开客人一会，透透气。”

“她回来时，据我所知你正在和希林顿太太谈话。”

“是的，当时其他人差不多都睡觉了。”

“你和希林顿太太在谈什么呢？”

“没什么特别的，怎么了？她说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她还什么都没说，我们还没问她呢。”

“我们就是随便聊聊，莫莉呀，饭店经营呀之类的。”

“然后，你妻子走上露台台阶，告诉你出事了？”

“是的。”

“她双手都是血？”

“当然，她曾伏在那女孩身上，想扶起她，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她怎么了。当然她手上会有血迹，你们到底要说什么？暗示什么？”

“请冷静，”达文特里说，“我知道，蒂姆，这对你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不过，我们必须把事实弄清楚。据我所知，你太太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是吗？”

“胡说——她很好。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死使她有点难过，这也是很自然的，她很敏感。”

“等她一恢复，我们就要问她几个问题。”韦斯顿说。

“嗯，现在不行，医生给她注射了镇定剂，不许别人打扰她。我不会让她难过、害怕的，你听到了吗？”

“我们不会吓着她的，”韦斯顿说，“我们只是想弄清楚事实。我们现在不会打扰她，可是一旦医生允许，我们就得去见她。”他的语气很轻——但不容辩驳。

蒂姆看着他，嘴巴张了张，终于什么也没说。

## 2

伊芙琳·希林顿像往常一样平静而镇定，坐在指定的椅子上。她仔细思索着向她提出的问题，有条不紊地回答。她深黑而睿智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韦斯顿。

"是的，"她说，"肯德尔太太走上台阶告诉我们出事的时候，我正和她丈夫在露台上谈话。"

"你丈夫不在场？"

"是的，他睡觉去了。"

"你和肯德尔先生谈话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伊芙琳扬了扬她细致描过的眉毛——很明显，带着谴责的意味。

她冷冷地说：

"你的问题真怪。没有——我们的谈话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你们有没有谈过有关他妻子健康的话题？"

伊芙琳又考虑了一会。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她最后说。

"你肯定吗？"

"肯定我记不起来？这么说真怪——人在不同的时候会谈很多东西。"

"据我所知，肯德尔太太最近健康状况不佳。"

"她看上去很好——也许有点疲劳，当然，经营这样一个地方需要操许多心，而她毫无经验，自然有时会有点慌

张。”

“慌张，”韦斯顿重复着这个词，“你用这个词来形容她吗？”

“这个词是有点老，不过不比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时髦的字眼差，如把上火称之为‘病毒感染’，日常生活的小烦恼称之为‘神经衰弱’——”

她的微笑使韦斯顿觉得有点尴尬。他对自己说伊芙琳·希林顿是个聪明的女人，他看着不动声色的达文特里，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谢谢你，希林顿太太。”韦斯顿说。

## 3

“我们不想烦劳你，肯德尔太太，但是我们得听你说说你是如何发现那个女孩的。格雷厄姆医生说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谈谈了。”

“哦，是的，”莫莉说，“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她对他们紧张地笑了一下，“只是吓了一跳，确实太可怕了，你知道。”

“是的，的确——我知道你晚饭后出去散步。”

“是的——我经常去。”

她的眼睛躲了一下，达文特里注意到了，她的手指绕来绕去的。

“那是什么时候，肯德尔太太？”韦斯顿问。

“嘿，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不太看时间的。”

“钢铁乐队还在演奏吗？”

“是的——至少我想还在演奏吧——我真的记不得了。”

“你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噢,沿着海边的小路。”

“朝左还是朝右?”

“噢,先是一边,接着另一边——我——我真的没注意。”

“你为什么没注意呢?肯德尔太太。”

她皱了皱眉。

“我想我在——嗯——想事情。”

“想什么特别的事吗?”

“不,不,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要做的一些事——饭店里——要照顾的事。”她又紧张地绕着手指,“然后,那时我注意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在一簇芙蓉花里——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停下来——一拉——”她哆嗦着咽下一口唾沫,“是她——维多利亚——全身蜷着——我想把她的头扶起来,却弄得——满手是血。”

她看着双手,好像在回忆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似地叨叨咕咕地重复着。

“血,两手都是。”

“是的——是的——很可怕的经历。这一点你不必再说了——想想,你是走了多久发现她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概念。”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莫莉又说了一遍。

达文特里以一种平常的语气问道：

“你散步的时候带着一把刀吗？”

“刀？”莫莉非常吃惊，“我干吗要带刀呢？”

“我这么问是因为厨房里的一个人说你从厨房走进花园时手里拿着一把刀。”

莫莉皱了皱眉。

“可是我不是从厨房出去的——噢，你是说早些时候——晚饭前——我——我想没有呀——”

“也许，你在重新摆放桌上的刀叉。”

“有时是这样的。他们会把东西摆放错的。刀不够——或者放多了、叉子汤匙放得多了少了的。”

“那么那天晚上你有可能走出厨房时，手里拿着一把刀？”

“我想没有——我敢肯定没有——”她补充了一句，“蒂姆也在场——他会知道的。问问他吧。”

“你喜欢那个女孩——维多利亚吗？她工作好吗？”韦斯顿问。

“是的——她是个不错的姑娘。”

“你跟她争吵过吗？”

“争吵？没有。”

“她从来没有威胁过你——什么方式都算？”

“威胁我？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你知不知道谁会杀她？一点也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她相当肯定地说。

“噢，谢谢你，肯德尔太太，”他微笑着说，“没什么可怕

的，是吧？”

“完了吗？”

“现在都问完了。”

达文特里站了起来，为她打开房门，目送她出去。

“蒂姆会知道的。”他一边回座位一边重复着，“而蒂姆一口咬定她手里没拿刀。”

韦斯顿严肃地说：

“我想任何一个丈夫都会觉得有义务这样说吧。”

“餐刀用来杀人似乎没那么好用吧。”

“可是那是一把切牛排的餐刀，达文特里先生，那天晚上菜单上有牛排，牛排刀总是很锋利的。”

“我真不能相信刚才跟我们谈话的那个女孩是个狠毒的杀人凶手。”

“现在还没有相信的必要。也有可能是肯德尔太太饭前走进花园，手里拿着一把餐桌上多出来的刀——她也许压根就没注意到手里拿着刀，她有可能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掉在什么地方——可能被别人发现，利用了。——我也认为她不大可能是杀人凶手。”

“不管怎么说，”达文特里若有所思地说，“我很肯定她还有话没说，她对时间的含糊不清就很奇怪——她在哪——她在那做什么呢？至少到目前为止那天晚上还没有人在餐厅里注意到她。”

“那个作丈夫的还跟往常一样——不过那妻子则不然——”

“你认为她是去见什么人吗？——维多利亚·约翰

逊?”

“也许——或者也许她看见了那个真的去见维多利亚的人。”

“你认为是格列高里·戴森?”

“我们知道早些时候他在和维多利亚谈话——他也许安排了过一会再见一面。别忘了,每个人都在露台上自由出入、喝酒,跳舞,在酒吧里进进出出的。”

“没人能像钢铁乐队那样提出不在现场的证据。”达文特里无奈地说。

# 第十六章　马普尔小姐寻求帮助

任何一个人看到那位站在房间前廊上沉思的一脸慈祥的老太太，都会认为她脑袋中想的无非是安排一天的计划——也许，去古堡悬崖，去詹姆斯敦，坐车去鹈鹕角吃午餐，或者干脆就安静地呆在海滩上。

不过，这位慈祥的老太太心中盘算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她的脑子正飞速地转着。

"得采取行动了。"马普尔小姐打定主意。

而且，她也确信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可是谁会相信她呢？她认为只要给她一定的时间，她自己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她已经发现了很多，不过还不够——差好多证据而且时间也不多了。

她痛苦地意识到，在这个天堂般的小岛上，她连一个帮手都没有。

她颇为遗憾地想念着她在英国的朋友——亨利·柯利斯林——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教子德摩特，尽管他在苏格兰探所的地位日益提高，仍相信马普尔小姐的见解。

可是那个一口软语的当地警官会相信一个老太太的所谓的紧急情况吗？格雷厄姆医生？可是格雷厄姆医生并不是她所需要的——太温柔，太犹豫不决，决不是个当机立断、行为果断的人。

马普尔小姐觉得自己像万能之神手下一个低微的副手，几乎要用圣经中的话哭出来了。

谁为我去？

我派谁去？

过了一会儿，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不过不像是她祈祷的回音，决不是，她心底倒觉得像是什么人在叫他的狗。

"嗨！"

马普尔小姐沉浸在她的沉思之中，毫不理会。

"嗨！"声音提高了，马普尔小姐茫然地四处看了看。

"嗨？"拉菲尔先生不耐烦地喊着，又加了一句——"你——"

马普尔小姐一开始没意识到拉菲尔先生的"嗨，你"是在跟她打招呼，以前可从来没有人这么跟她说过话，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实在不那么绅士。马普尔小姐倒不大在意，因为人们很少在意他那种狂妄自大的处世方式，他有一套自己

的法则，人们也都接受了。马普尔小姐隔着两个屋子之间的空地望过去，拉菲尔先生正在他露台外面跟她招手呢。

"你在叫我吗？"她问。

"当然是叫你，"拉菲尔先生说，"你以为我在叫谁——叫猫吗？过这边来。"

马普尔小姐找到手袋，提起来走了过去。

"要是没人帮我，我不能过你那边去，"拉菲尔先生解释说，"所以让你到我这来。"

"哦，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很理解。"

拉菲尔先生拍了拍旁边的椅子，"坐下，"他说，"我有话跟你说，岛上出了怪事了。"

"是的，的确，"马普尔小姐一边坐下一边说。完全出于习惯，她又把她织的毛衣拿了出来。

"别再织了，"拉菲尔先生说，"我受不了，我讨厌女人织衣服，真烦人。"

马普尔小姐把毛衣放回包里。她这样做倒不是刻意顺从，而只是对一个暴躁病人的大度的宽容而已。

"周围闲话很多，"拉菲尔先生说，"而且我敢说你是说得最多的一个。你，那个牧师还有他妹妹。"

"也许在这种这种情况下，有闲话也是很自然的。"马普尔小姐毫不示弱地说。

"岛上那个女孩被人捅了一刀，在树丛里发现的。也许没什么可奇怪的。跟她同居的那个家伙也许嫉妒另一个男人——或者他自己另有新欢，出于嫉妒，他们吵了起来，热带地区性的问题，无非是那种事情，你说呢？"

"不是。"马普尔小姐摇着头说。

"当局也不这么想。"

"他们跟你说的肯定比跟我说的多。"马普尔小姐指出。

"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你知道的比我要多。你一直在听人们的流言蜚语。"

"当然。"马普尔小姐说。

"你,除了听这些闲话之外,没什么别的好做了?"

"这也是消息灵通,很有用的。"

"我跟你说,"拉菲尔先生仔细地研究着马普尔小姐,"我看错你了。我很少看错人的。你可没我想的那么简单,有关帕尔格雷夫少校的传言以及他讲的故事,你认为他是被人除掉的,是吗?"

"恐怕是这样的。"马普尔小姐说。

"噢,他就是被杀的。"拉菲尔先生说。

马普尔小姐深吸了一口气,"肯定吗?"她问道。

"相当肯定,是达文特里告诉我的。我也不是泄密,反正真相早晚要公布的。你告诉了格雷厄姆,他去找了达文特里,达文特里又去找行政长官,通知了刑事调查局,他们也认为情况有些蹊跷,于是他们挖出了老帕尔格雷夫验尸。"

"他们找到了吗?"马普尔小姐急切地问。

"他们发现他体内有一种东西,名字只有医生才能念得准。就我所能记得的,好像是什么氯、氢磺酸不纯苯之类的。这名字不对,反正差不多是这样。法医这么说是故意不想让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很可能就是那些很一般的东西像伊维潘、巴比妥或者伊斯登糖浆之类的。这种学名是用来蒙外行

的。反正，我听说大剂量的服用会导致死亡，而症状却跟饮酒过量引起的高血压差不多。实际上，一切都似乎非常自然，没有人会产生任何质疑，只是叹息了一声'可怜的家伙。'就把他给埋了。现在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高血压，他对你说过吗？”

“没有”。

“一点不错，可是似乎每个人都认定如此。”

“显然他跟人说起过。”

“这就跟撞见鬼似的，”拉菲尔先生说，“我们从没见过真正撞见鬼的那个人，总是远方表亲啦，朋友啦，或者朋友的朋友，不过，我们先不谈这个。他们认为他有高血压是因为他房间里有一瓶控制血压的药，但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据我们所知，那个被杀的女孩跟人说那瓶药是别人放在那的，而那瓶药本来是格列高里那家伙的。”

“戴森先生确有高血压，他妻子说过。”马普尔小姐说。

“那么，把药放在帕尔格雷夫的房间里，就暗示着他患有高血压，这样他的死就很自然了。”

“一点不错，”马普尔小姐说，“而且他常跟人提起他有高血压的说法也很巧妙地传开了。不过你知道，散布消息也是很容易的，非常容易，我见得多了。”

“我相信你见得多了。”拉菲尔先生说。

“只要到处闲聊几句，”马普尔小姐说，“你不如说是自己知道的，只需要说是乙夫人跟你说是丙上校告诉她的。总是转了二手、三手或者四手，很难查出一开始是谁说的。噢，是的，这样就行了。听你说的人都继续跟别人说，好像他们

自己知道似的。”

“这个人很聪明。”拉菲尔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也认为有人做得很巧妙。”

“我猜那个女孩看到了什么，或者知道了什么，她想勒索。”拉菲尔先生说。

“她也许并不想勒索，”马普尔小姐说，“在大饭店，服务员经常会知道一些不便让外人知道的事，于是常常得到一笔阔绰的小费或者红包之类的。那女孩可能一开始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她到底还是挨了一刀。”拉菲尔先生冷酷地说。

“是的，很明显有人要杀人灭口。”

“哦？你是怎么想的？”

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看看他。

“你怎么会认为我比你知道的多呢？拉菲尔先生？”

“也许你知道得不多，”拉菲尔先生说，“不过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那又为什么？”

“在这也没什么好做的，”拉菲尔先生说，“除了赚钱。”

马普尔小姐看上去有点吃惊。

“赚钱？在这？”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一天就可以发上半打电报，”拉菲尔先生说，“我就是这么寻开心的。”

“投标吗？”马普尔小姐像说外语似地问。

“就是那种事情，”拉菲尔先生说，“跟人斗智，问题是还有空余时间，于是我就对这事产生了兴趣，勾起了我的好奇

心。帕尔格雷夫跟你谈了很长时间，我想其他人也没有耐性听他唠叨，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马普尔小姐说。

“我知道。大多数都烦死人了。听过不止一遍。听三、四遍都不足为奇。”

“我知道，”马普尔小姐说，“恐怕人老了都是这样的。”

拉菲尔先生目光锐利地看了她一眼。

“我不会瞎说的。”他说，“接着说吧，事情的起因是帕尔格雷夫的一个故事，是吗？”

“他说他知道一个杀人凶手，”马普尔小姐说，“也没什么特别的，”她温柔地接着说，”我猜每个人都碰上过。”

“我不明白。”拉菲尔先生说。

“我不是指什么具体的事，”马普尔小姐说，“不过，拉菲尔先生，你如果回忆一下人生中的各种经历，你是不是也会碰上有人会无意中说‘哦，我跟某某很熟——他突然死掉了，人们都说是他太太害死的，不过我敢说那是瞎扯。’这种事情你也听过吧？”

“哦，我想是吧，听过这种事，不过，不是很当真的。”

“一点不错，”马普尔小姐说，“可是帕尔格雷夫少校却是个很认真的人，我认为他喜欢跟人讲这个故事，他说他有一张那个凶手的相片，他还打算给我看——实际上——却没看成。”

“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了什么，”马普尔小姐说，“我怀疑他看见了什么人，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匆忙把相片塞回钱包，又开

始扯别的话题了。”

“他看见了谁呢?”

“我已经想了很久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当时正坐在房间外头,他差不多坐在我正对面——不管他看见了什么,他是从我右肩膀上看过去的。”

“有人从你右后方走过来吗?沿着那条去小溪和停车场的路——”

“是的。”

“有谁从那条小路上走过来?”

“戴森夫妇和希林顿上校夫妇。”

“还有别人吗?”

“别的就没看见了。当然,你的房间也在他视线之内……”

“啊,那么我们也算在内——埃丝特·沃尔特斯,和我那个杰克逊,是吗? 他们两个,我猜,都有可能从房间里出来,没等你看见,又钻了进去。”

“也许,”马普尔小姐说,“我没有立刻回头。”

“戴森夫妇,希林顿夫妇,埃丝特,杰克逊,其中一个就是凶手。哦,当然,还有我自己。”他又加了一句,很明显是事后才想起来的。

马普尔小姐微微一笑。

“他说那个凶手是个男人?”

“是的。”

“好吧。这就可以除去伊芙琳·希林顿、幸运和埃丝特·沃尔特斯,那么这个凶手——权当这些胡说八道是真的

吧——这个凶手就是戴森、希林顿或者我那个油腔滑调的杰克逊。”

“或者你自己。”马普尔小姐说。

拉菲尔先生毫不理会她最后一句话。

“别惹我，”他说，“我告诉你我最纳闷的一件事，你似乎并没有想到，如果凶手就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那老帕尔格雷夫怎么以前没认出来呢？他们坐在一起互相对视也有至少两个星期了，这似乎说不通呀。”

“我看也说得通。”马普尔小姐说。

“哦，说说吧。”

“你看，据帕尔格雷夫少校所说，他本人从没有见到那个人，是个医生告诉他的，这个医生出于好奇给了他那张相片。帕尔格雷夫少校当时可能仔细地研究过，不过过后就塞在钱包里，当作纪念了。也许只是偶尔拿出来让人看看。而且，还有一件事，拉菲尔先生，我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跟我说的时候压根没提到这一点。我是说这个故事他可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五年——十年——也许更长，他讲的老虎的故事就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以前。”

“真是的！”拉菲尔先生说。

“所以我想如果帕尔格雷夫少校偶然碰上这个人，他不会一下子就认出相片中那张脸的。我想可能是，我几乎可以肯定是，他一边讲故事，一边在钱包里摸相片，拿出来，低头研究那张脸，猛一抬头，看见了同一张脸，或者一张非常相像的脸，从十或十二码远处走过来。”

“是的，”拉菲尔先生边考虑边说，“是的，有可能。”

"他非常惊愕，"马普尔小姐说，"然后匆忙把相片塞回钱包，开始大声地谈起别的来了。"

"他可能也不大肯定。"拉菲尔先生精明地说。

"不错，"马普尔小姐说，"他可能不大肯定，不过他事后一定仔细研究了那张相片，对照那个人，要确定只是相像还是就是同一个人。"

拉菲尔先生沉思了一会，然后又摇了摇头。

"这有点不对，动机不足，绝对不足。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是不是？"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相当大，他说话声总是很大。"

"这倒是。是的，他是喊着说的，那么不管谁走到跟前都会听见的？"

"我得说隔老远都能听见。"

拉菲尔先生又摇了摇头。他说："太玄了，这太玄了，谁听了这个故事都会笑出来的。这个老家伙又在讲一个别人跟他说的故事，还拿出相片来，而这一切都是关于几年前发生的一起谋杀案！或者至少一两年前的事。这怎么能让那个有问题的人担心呢。毫无证据，只有一点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而已，他甚至可以承认有点相像，他可以说：'不错，我跟那家伙确实有点像，哈，哈！'没人会把老帕尔格雷夫的指认当真的，至少我就不会相信的。不，那个家伙，如果是那个家伙的话，他没什么好怕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指证大可以一笑了之。他究竟为什么要杀害老帕尔格雷夫呢？毫无必要嘛，你要注意这一点。"

"噢，我注意到了，"马普尔小姐说，"我完全同意，正是

这一点使我非常不安，我昨晚几乎一夜未睡。”

拉菲尔先生盯着她，“说说你的想法吧。”他平静地说。

“也许我全弄错了。”马普尔小姐迟疑地说。

“也许吧，”拉菲尔先生依然不那么客气，“不过至少让我们听听你在夜深人静时想的是什么。”

“可能有很强的动机，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会有——很快——另一个谋杀的话。”

拉菲尔先生盯着她，他尽量把身子坐直一些。

“说清楚点吧。”他说。

“我不太擅于解释，”马普尔小姐飞快地说，有点语无伦次，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假设有一个预谋的凶杀。你还记得帕尔格雷夫少校讲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他妻子不明不白地死掉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又有一个人被杀了。另一个名字不同的人的妻子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死去了，那个医生认出了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尽管他更换了名字。嗯，这个凶手是不是有点像已经杀人成了习惯了。”

“你是说像史密斯，浴室中的新娘之类的事情？是有点像。”

“依我的推断，”马普尔小姐说，“据我的所见所闻，如果一个人第一次做了这种坏事就能逍遥法外，他会，会倍受鼓舞的，他认为这很容易，自以为很聪明，然后他又故技重施，最后，就像你说的，像史密斯和浴室中的新娘一样，形成了习惯，每次都在不同的地点，而每次他都要改名换姓。但是

罪行本身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依我看——不过也许我弄错了——”

“不过你并不觉得不对，是不是？”拉菲尔先生精明地问。

马普尔小姐未加理会接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这个人已经预计好了谋杀另一个人，除掉另一个妻子，比如说，如果这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谋杀，那么，少校讲的故事就至关重要了。那个凶手可不敢让人们发现其中有任何相似之处。你还记得吧，史密斯正是这样被抓住的，某个案情引起某人的注意，他把这个案子跟报纸上另一个案件的剪报加以对照，才最终破案的，这样你明白了吗？这个恶人已经计划安排好了另一次犯罪，而且很快要实施，他绝不能让帕尔格雷夫少校四处讲这个故事，把相片给人看。”

她停了下来，询问地看着拉菲尔先生。

“于是你认为他不得不尽快采取行动，愈快愈好。”

拉菲尔先生说：“实际上，就在当天晚上，啊？”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

“下手真快，”拉菲尔先生说，“不过也确实来得及。把药瓶放在老帕尔格雷夫的房间里，四处散布谣言说他有高血压，再在庄园酒里加一点那个名字罗哩罗嗦的药。是这样吗？”

“是的，不过这都过去了——我们不必再烦心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将来，是现在。现在帕尔格雷夫少校除掉了，相片也毁掉了，这个人会按计划继续他的谋杀的。”

拉菲尔先生吹了声口哨。

"你都计划好了，是不是？"

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她以一种少见的、坚定的、近乎独断的口吻说："我们得阻止他，你得阻止他，拉菲尔先生。"

"我？"拉菲尔先生吃惊地说，"为什么是我呢？"

"因为你富有而且地位显要。"马普尔小姐干脆地说，"人们会对你说的话加以注意的。他们一点也不会听我的，他们会说我这个老太太纯粹是胡思乱想。"

"他们也许会的，"拉菲尔先生说，"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就更愚蠢了。不过我得说，听你平时的说话，没有人会认为你有头脑的。事实上，你颇有逻辑。一般女人很少这样。"他很不舒服地在椅子上动了一下，"埃丝特和杰克逊又死到哪去了？"他说，"我得动动身子，不，你不会弄的。你力气不够，真不知道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是什么意思。"

"我去找他们。"

"不，不用了，你待在这——把事情搞清楚。是谁呢？那个放荡的格列高里？安静的爱德华·希林顿还是我那个杰克逊？反正是三个人中的一个，是吗？"

# 第十七章　拉菲尔先生接手

“我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二十分钟我们又都谈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也许我全弄错了。”

拉菲尔先生盯着她。

“还是个老糊涂！”他不屑地说，“你刚才可满有把握呢。”

“噢，我对于——谋杀是敢肯定的。不敢肯定的是杀人凶手。我发现帕尔格雷夫少校的谋杀故事不止一个——你自己就跟我说过他讲过一个什么浴室死尸之类的故事。”

“那个——他倒是说过，不过那可完全是另一码事呀。”

“我知道，沃尔特斯太太说他还讲过一个人被按在煤气烤箱里毒死的事——”

"可是他给你讲的——"

马普尔小姐打断了他的话——这对拉菲尔先生可是件稀罕事。

她非常着急却不甚连贯地说：

"你看不出来吗——很难确定。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常事——人往往不大注意倾听别人的话。问问沃尔特斯太太——她也是这么说的——一开始还在听——然后注意力就溜号了——心不在焉了——然后才突然发现你漏掉了一段——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在他给我讲那个男人的事——和他掏出钱包说'要不要看凶手的照片'之间漏掉一段——很短的一段——"

"可是你一直认为那张相片就是他说的那个男人的相片?"

"我想是的。我从来没想过也许会弄错了，可是现在——我怎么能有把握呢?"

拉菲尔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你的毛病是，"他说，"你想的太多了。犯了个大错——作出决定就不要再左右不定了。你一开始可不是左右不定的。要我说，你和那个牧师的妹妹还有别人闲扯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此深感不安了。"

"也许你是对的。"

"嗯，先别想那个了，我们先看看你最初的看法。因为人的最初判断十次有九次都是正确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此。我们有三个嫌疑对象，我们对他们逐一研究一下，你认为哪个更有嫌疑呢?"

"我真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这三个人似乎都不像。"

"我们先看看格列高里,"拉菲尔先生说,"受不了那家伙,不过不能就此说他就是凶手。他有一两点不利的情况,那瓶高血压药是他的,用起来方便顺手。"

"这样做未免太明目张胆了吧。"马普尔小姐提出质疑。

"我看倒不见得,"拉菲尔先生说,"毕竟,最主要的是要尽快采取行动,他手头就有药。而且来不及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药。我们先假定是格列高里吧,好吧,如果他要除掉他那个宝贝妻子幸运的话(我得说这样做倒不错,实际上我很同情他),我看不出他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他很富有,从他的第一任阔太太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在这一点上,他倒颇像个谋杀妻子的凶手。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逃脱罪责了。可是幸运是他第一任妻子的一个穷亲戚,没什么钱,那么如果他要除掉她的话肯定是为了要和别人结婚,你听过这方面的闲话吗?"

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我倒没听说过,他——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大献殷勤。"

"哦,这种老派的说法倒不错。"拉菲尔先生说,"好了,他是个烈性子,他喜欢挑逗女人。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的不止这些。我们接着来看看爱德华·希林顿,他倒像是匹黑马。"

"我想,他并不快乐。"马普尔小姐说。

拉菲尔先生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你认为杀人凶手应该是个快乐的人吗?"

马普尔小姐咳了一下嗽。

“以我过去的经验看，倒常是这样的。”

“我猜你的经验不会太多吧。”拉菲尔先生说。

马普尔小姐很想告诉他，他这个假设是错的。不过，她忍住没说。她知道，男人们都不喜欢承认错误。

“我本人倒是很喜欢希林顿的。”拉菲尔先生说，“我觉得他跟他妻子之间有点古怪。你注意到了吗？”

“哦，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注意到了。当然，他们的举止在公开场合是无可挑剔的，不过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你可能比我更了解这种人。”拉菲尔先生说，“尽管表面看一切都无可挑剔，可爱德华·希林顿也许正不动声色地打算除掉伊芙琳·希林顿呢。你同意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马普尔小姐说，“肯定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马普尔小姐不满意地摇了摇头。

“我总是觉得——真的——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哦，我们下一个看看谁呢——杰克逊？把我排除掉吧。”

马普尔小姐第一次笑了起来。

“那么，为什么要把你排除掉呢，拉菲尔先生？”

“因为如果你要讨论我杀人的可能性的话，你得去找别人，跟我讨论只是浪费时间。再说，我问你：我能杀人吗？这么无助，像个木乃伊似地被人从床上拖起来，穿好衣服，坐在轮椅上被推来推去，散步都得被推着，我会有什么机会去杀人呢？”

"可能不比其他任何人的机会少。"马普尔小姐强硬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

"噢,我想你自己也会同意的,你有头脑吧?"

"当然我有头脑,"拉菲尔先生颇为庄严地说,"我敢说比这里的任何人都强多了。"

"而有了头脑,"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就能够使你克服许多身体困难,而成为杀人凶手。"

"这就要很费一番功夫!"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是要花费一番功夫。不过,我想,拉菲尔先生,你会喜欢的。"

拉菲尔先生盯着她看了很久,突然笑了起来。

"你胆子可够大的了!"他说,"一点也不像你那副慈祥的、糊涂的老太婆的样子。那么,你真的认为我是个凶手了?"

"不,"马普尔小姐说,"你不是。"

"为什么?"

"哦,事实上,恰恰是因为你有头脑。有了头脑,你不必杀人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谋杀是愚蠢的。"

"那么,我会去谋杀谁呢?"

"这倒是个有意思的问题,"马普尔小姐说,"我还没有机会与你长谈,自然无法得出结论。"

拉菲尔先生的笑意加深了。

"跟你谈话会很危险的。"他说。

"谈话总是危险的,尤其要是你有什么事情要隐瞒的

话。"马普尔小姐说。

"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接着看看杰克逊吧。你认为他怎么样?"

"这很难说。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谈。"

"那你没什么看法了?"

"他使我想起了,"马普尔小姐回忆道,"一个离我家不远的镇公所的年轻人,乔纳斯·帕里。"

"哦?"拉菲尔先生问了一声。

"他不是,"马普尔小姐说,"很令人满意。"

"杰克逊也不怎么样。不过他倒很适合我。他工作极佳,而且也不在乎挨骂。他知道他薪水很高,也就能忍受了。我不会雇他做值得信赖的事,不过我也不必信任他。也许他的过去无可指责。也许不是。他的推荐信还不错,不过我对此持保守态度。幸运的是我没什么隐私,也就不会成为人家勒索的对象。"

"没有隐私?"马普尔小姐沉思着说,"当然,拉菲尔先生,你有商业秘密吧?"

"杰克逊绝不会知道的。不,你也许会说杰克逊有点狡猾,我倒不认为他是个凶手。我得说他绝不会杀人的。"

他停了一会,突然说:"你知道吗,如果从旁观者的身份仔细琢磨这件怪事,帕尔格雷夫少校,他讲的荒唐的故事,还有别的什么,也许完全是弄错了,我才是那个该被谋杀的人。"

马普尔小姐略微吃惊地看着他。

"通常的情况是,"拉菲尔先生解释说,"凶杀故事中谁

是受害者？有钱的老人。”

“许多人有足够的理由希望除掉他们，这样就可以得到钱了。”马普尔小姐说，“是这样吗？”

“嗯——”拉菲尔先生说，“我可以说至少在伦敦有五六个人在《泰晤士报》上看到我的讣告后是一滴眼泪也不会掉的。不过他们还不至于急于除掉我。说到底，有什么必要呢？反正早晚我会死的。实际上，那些讨厌鬼压根也没想到我能活这么长时间，连医生都很吃惊。”

“当然，你生命的意志是很强的。”马普尔小姐说。

“我猜，你认为这很奇怪吧。”拉菲尔先生说。

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哦，不，”她说，“我觉得这很自然。当你要失去生命的时候，生活会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许不应该这样，不过事实如此。当你年轻身强力壮的时候，生活展现在你面前，活着似乎一点也不重要，只有年轻人才会轻易地自杀，有时出于对爱的绝望，有时纯粹是因为焦虑与担忧，只有老年人才了解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哈！”拉菲尔先生哼了一声，“听听两个老古董的话吧。”

“嗯，我说的对不对？”马普尔小姐问道。

“哦，是的，”拉菲尔先生说，“当然对。不过你认为我说的我才该是受害者，对不对？”

“这要看谁会在你死后受益了。”马普尔小姐说。

“实际上，谁也不会，”拉菲尔先生说，“除了我说过的我那些生意上的对手。他们，我也说过了，可以舒舒服服地坐

等我不久辞世。我也不傻，才不会留一大笔钱分给亲戚们呢。除掉政府扣税之外，他们能得到的少得可怜。哦，不，我几年前就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财产授予、资金信托等等其他的。”

“比如说杰克逊吧，他在你死后不会受益吗？”

“他一个铜子也甭想拿到。”拉菲尔先生得意地说，“我给他的薪水比别人出的多一倍。这是因为他得忍受我的坏脾气，他也很清楚，如果我死了，他会吃亏的。”

“沃尔特斯太太呢？”

“她也一样，她是个好姑娘，一流的秘书，聪明，脾气好，了解我，即使我发脾气也不动声色，对她不客气她也依然细心照料，她就像个照顾一个暴躁、哭闹的孩子的女管家。她有时也让我烦，不过谁都一样。她没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平常的姑娘，不过我找不到比她更适合我的人了。她一生很坎坷，嫁给了一个不怎么样的男人。我得说她看男人的眼光不怎么样。有的女人就是不会判断男人，她们轻易就相信任何一个不得志的男人的经历。总以为这个男人需要的就是女性的理解。一旦娶了她，就会振作起来大展鸿图。可是那种男人当然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万幸的是她那个不如意的丈夫死掉了，晚上喝酒喝多了，一头撞在汽车上了。埃丝特得养活一个女儿，她又回来做秘书了。她跟了我五年了，我一开始就跟她讲清楚了，别指望在我死后能得到什么。一开始我付的薪水就很高，而且我保证每年涨四分之一。不管一个人多么体面、诚实，你都不应该相信任何人。正因为如此，我才清楚地告诉她别对我

的死寄什么希望。我活一年,她的薪水就涨一些。如果她每年都存一些——我想她就是这么做的——那么等我吹灯拔蜡那天,她也相当富足了。我也主动负担她女儿的学业,给她女儿设了一笔基金,等她到了岁数就可以启用了。这样埃丝特·沃尔特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跟你说吧,我的死对她来说是一笔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严肃地看着马普尔小姐,"她很清楚这一点。埃丝特很明智。"

"她和杰克逊相处得好吗?"马普尔小姐问。

拉菲尔先生飞快地扫了她一眼。

"你注意到了什么,是吗?"他说,"是的,我知道他是有点爱拈花惹草的,瞄上了她,尤其是最近。当然,他长得不难看,不过也没什么用。首先,他们的地位不同。她要比他高那么一点,也高不到那儿去。要是她真比他高好多也无关紧要,只是他们那种中下阶层的人——很挑剔。她母亲是个学校教师,父亲是个银行职员。不,她不会上他的当的。我看他是相中她那笔小积蓄了,不过他是不会得到的。"

"嘘——她过来了!"马普尔小姐说。

他们都抬头看着埃丝特·沃尔特斯,她正沿着饭店的小路朝他们走过来。

"你知道,她是个相当好看的姑娘,"拉菲尔先生说,"不过毫无魅力。不知道为什么,她长得还算不错嘛。"

马普尔小姐长叹了一声。任何一个女人,无论年纪多大,看到被浪费了的机会,都会忍不住叹息的。埃丝特所缺乏的东西马普尔小姐这辈子听得可够多的了,"不吸引我。""不性感。""眼神不够撩人。"她头发柔顺,皮肤细腻,长着一

双褐色的眼睛，身材也不错，笑容可掬，可就是缺乏某种东西，不能使男人在街上频频回头。

“她应该再结一次婚。”马普尔小姐压低声音说。

“她当然应该结婚，她会是一个好妻子的。”

埃丝特·沃尔特斯走了过来。拉菲尔先生有点做作地说：

“你终于来了！你干什么去了？”

“今天早上似乎每个人都在发电报，”埃丝特说，“而且，还有人要退房间——”

“要退房间？因为这起凶杀？”

“我想是吧，可怜的蒂姆·肯德尔要急死了。”

“不错。这小两口真够倒霉的。”

“我知道。我猜对于他们，接手这个地方也够不容易的了，他们总是担心干不好，不过一直还算不错。”

“他们干得很好，”拉菲尔先生表示同意，“他很有能力，工作也算卖力。她是个不错的姑娘——也很有魅力。他们工作起来都像黑人一样，尽管这么说有点怪，因为就我所知，这儿的黑人才不会因工作把自己累死呢。我见过一个黑人，靠修剪椰子树赚一顿早饭，然后就去睡一整天，日子过得蛮好。”

他又加了一句：“我们正在谈这起凶杀呢。”

埃丝特·沃尔特斯看上去有点吃惊，她扭过头看着马普尔小姐。

“我看错了她，”拉菲尔先生一向是很坦率的，“绝不是个老碎嘴，整天打毛线，东拉西扯的。不过她可与众不同。她

有眼睛，耳朵，而且善加利用。”

埃丝特·沃尔特斯抱歉地看着马普尔小姐，不过马普尔小姐似乎并不在意。

“他这是在赞赏你呢，你知道。”埃丝特解释说。

“我很清楚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而且我也知道拉菲尔先生是个有特权的人，或者自以为他有。”

“你是什么意思——特权？”拉菲尔先生问。

“想不客气就不客气。”马普尔小姐说。

“我不客气了吗？”拉菲尔先生吃惊地说，“如果我得罪了你，我很抱歉。”

“你并没有得罪我，”马普尔小姐说，“我是很体谅人的。”

“别烦人了。埃丝特，拿把椅子过来吧，也许你能帮帮忙。”

埃丝特走到露台上，搬了一把柳条椅过来。

“我们继续讨论，”拉菲尔先生说，“我们先从老帕尔格雷夫开始，他的死亡，还有他没完没了的故事。”

“哦，天哪，”埃丝特叹了口气，”我过去总是躲着他的。”

“马普尔小姐更有耐心。”拉菲尔先生说，“告诉我，埃丝特，他有没有给你讲过一个凶手的故事？”

“哦，讲过，”埃丝特说，“好几次呢。”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说说看。”

“嗯——”埃丝特停下来想了想，“问题是，”她抱歉地说，“我听得不够仔细。你知道，就像那个关于罗德西亚的狮子的故事，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时间长了，就不注意听了。”

"哦，说说你还记得的吧。"

"我想是由报上的一起谋杀案谈起的。帕尔格雷夫少校说他的经历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事实上，他曾经面对面地碰上过一个凶手。"

"碰上？"拉菲尔先生喊了出来，"他真的是说'碰上'？"

埃丝特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

"我想是的。"她犹豫着说，"或者他也许说'我可以给你指出凶手。'"

"那么，到底是怎么说的呢？这两个可不一样。"

"我真的不太肯定，我想他说他要给我看张照片。"

"很好，说下去。"

"然后他又谈了很多关于卢卡莉斯·博格的事。"

"别管什么卢卡莉斯·博格。我们都知道她的事。"

"他谈到下毒者，还说卢卡莉斯长得很美，一头红发。他说，这个世界上下毒的女人恐怕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恐怕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马普尔小姐说。

"他还说毒药成了女人的一种武器。"

"好像有点扯远了吧。"拉菲尔先生说。

"哦，当然，他讲故事总是越扯越远的。听的人也就不听了，只随口应道'是呀'，'真的'，或者'怎么可能呢？'"

"他要给你看的那张照片呢？"

"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他在报纸上看到的吧——"

"他并没有给你看照片？"

"照片？没有。"她摇了摇头，"我肯定没有。他的确说过她是个很好看的女人，你绝对想不到她竟是个杀人凶手。"

“她?”

“又来了吧,”马普尔小姐叫了起来,”越来越复杂了。”

“他说的是个女人?”拉菲尔先生问。

“是的。”

“那张照片是个女人的照片?”

“是的。”

“这不可能!”

“可是确实是,”埃丝特坚持说,“他说‘她就在这个岛上,我会指给你看,再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你听。’”

拉菲尔先生低声骂了一句,对已故的帕尔格雷夫少校发表看法时,他丝毫不注意自己的措词。

“有可能,”他下了结论,”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确实让人怀疑。”马普尔小姐喃喃地说。

“这么说,”拉菲尔先生说,“那老家伙见人就讲他打猎的故事。刺野猪啦,射老虎啦,猎象啦,狮口脱险之类的啦,也许只有一两个是真事。其他的都是瞎编的,或者是别人的经历!接着又扯起谋杀的事,张冠李戴地讲一个又一个谋杀案。而且,他还说得好像是他亲身经历过似的。我看,十个有九个是他在报纸上拼凑出来的或者在电视上看到的。”

他不满地看着埃丝特:“你也承认你听得不够仔细。也许是你误解了他的话。”

“我敢肯定他说的是个女人。”埃丝特固执地说,“因为我当时还在心里琢磨到底是谁。”

“你认为是谁呢?”马普尔小姐问。

埃丝特脸一下子红了,看上去有点尴尬。

"哦，我真的不——我是说，我不想——"

马普尔小姐没再坚持下去。她想，有拉菲尔先生在场，她是不会问出埃丝特怀疑的到底是谁的，这种事只有在两个女人闲谈的时候才能套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埃丝特·沃尔特斯在撒谎。自然，马普尔小姐并没有说出这一点。她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却不愿意去相信它。首先，她认为埃丝特·沃尔特斯不是撒谎的人(尽管谁也不会知道)，另外，她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撒这个谎。

"可是你说，"拉菲尔先生现在转向了马普尔小姐，"你说他给你讲了个凶手的故事，还说他要给你看一张一个男人的照片。"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

"你想是这样的！你一开始可蛮肯定的呀！"

马普尔小姐毫不示弱地反驳说："一字不差地完全重复别人的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们很容易就立刻联想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在给别人重复时，就加上了自己的话。帕尔格雷夫少校给我讲过这个故事，是的，他告诉我给他讲这件事的那个人，那个医生，曾给他看了那个凶手的照片。不过说老实话，我必须承认他真正跟我说的是：'想看看一个凶手的照片吗？'那我就很自然地认为就是他在谈论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凶手的照片。不过我得承认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不过仍然有可能——他脑子里的东西混为一谈，从他过去看过的一张相片，一下子跳到他最近在这里拍的一张他认为是凶手的相片上。"

"女人！"拉菲尔先生气急败坏，嗤之以鼻，"你们都一

样，全都一样！什么都拿不准。你们永远也不会确切地肯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哼了一声说，"是伊芙琳·希林顿，还是格列高里的妻子，幸运？整个事情真是一团糟。"

这时响起一声略带歉意的轻咳声，阿瑟·杰克逊悄声站到了拉菲尔先生身旁。他过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先生，您该按摩了。"他说。

拉菲尔先生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什么意思，偷偷摸摸地溜过来，吓了我一跳？我一点也没听见你过来。"

"非常抱歉，先生。"

"我今天不想作什么按摩了。一点用都没有。"

"哦，先生，您不能这么说。"杰克逊堆满了职业性的微笑，"要是停下来，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不舒服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轮椅推走了。

马普尔小姐站起来，对埃丝特笑了笑，朝海滩走了过去。

# 第十八章　牧师不在场

这天上午，海滩上显得相当空荡。格列高里像往常一样，大声地在水里扑腾着，幸运脸朝下躺在海滩上，晒着的后背上仔细地涂了日光油，金黄的头发散披在肩头。希林顿夫妇不在。斯诺亚·卡斯帕罗在各色男人的陪同下，脸朝上躺着，不断低声地冒出快乐的西班牙语。水边上有几个法国和意大利孩子在嬉戏着，欢笑着，坎农和普雷斯科特小姐坐在海滩的椅子上注视着这一景象。坎农的帽子压低在眼睛上，似乎要睡着了。普雷斯科特小姐身边就有把椅子，马普尔小姐顺手拉了过来，坐下。

“哦，天哪。”她长叹了口气说。

“我知道。”普雷斯科特小姐说。

这是她们对这桩凶杀的共鸣。

“那个可怜的女孩。”马普尔小姐说。

“真惨，”坎农说，“太可怜了。”

“有那么一会，”普雷斯科特说，“杰里米和我真想离开。不过后来我们决定留下来。我觉得，这对肯德尔夫妇来说不公平。毕竟，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种事哪都有可能发生。”

“生与死是共存的。”坎农沉重地说。

“你知道，”普雷斯科特小姐说，“他们在这里的成功对他们很重要。他们把整个家产都投了进去。”

“很可爱的姑娘，”马普尔小姐说，“不过最近看上去不大好。”

“非常紧张。”普雷斯科特小姐表示赞同，“当然她的家庭——”她摇了摇头。

“我真的认为，琼，”坎农略带责备地说，“有些事情——”

“每个人都知道，”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她家住在我们那一带。一个曾姑母——真怪——还有一个叔叔在地铁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想是在绿园那一站。”

“琼，这种事就不要再说了。”

“真惨，”马普尔小姐摇摇头说，“不过这种发疯也是常见的。我记得我们在为救济处工作的时候，一个颇受人尊敬的老牧师也这样。他们给他妻子打了电话，她立刻就赶来，给他裹了条毛毯，塞在出租车里带回家去了。”

“当然，莫莉的家人还是正常的，”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她跟她母亲相处得一直不好。不过如今这年头，没几个姑娘能和母亲相处得好的。”

"真遗憾，"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说，"年轻女人是非常需要母亲的教导和经验的。"

"一点不错，"普雷斯科特小姐强调说，"你知道，据我了解，莫莉找了一个男人，很不相配。"

"这种事常有。"马普尔小姐说。

"很自然，她家里反对。她并没告诉他们。他们是从一个外人那儿听说的。当然，她母亲说她必须带他到家里来正式见一面。据我所知，这姑娘拒绝这样做，她说这对他是个侮辱。拉他来见她家人，让人评头品足，感觉就像相马似的，她说。"

马普尔小姐叹了口气。"跟年轻人打交道真需要点技巧。"她喃喃自语道。

"反正，他们禁止她去见他了。"

"如今可行不通了，"马普尔小姐说，"现在的女孩都有工作，她们要见谁才不管有没有人约束她们呢。"

"不过，后来，幸运的是，"普雷斯科特小姐接着说，"她遇上了蒂姆·肯德尔，那个人的形象也就慢慢淡了。你不知道她的家人简直长舒了一口气呢。"

"希望他们没表现得太露骨，"马普尔小姐说，"那样会使姑娘跟家人距离越来越远了。"

"是的，的确。"

"让人忍不住想起了自己——"马普尔小姐喃喃地说，她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她在一次槌球游戏中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他人很好——相当快乐，极具名士派作风。他受到她父母出乎意料的热情的欢迎。他人很合适，条件又好，曾

不只一次地被邀请到家里来做客。可是，后来，马普尔小姐却发现他很沉闷，非常沉闷。

坎农似乎睡得很沉，马普尔小姐试探地提起她急于要探究的话题。

“当然，你很熟悉这个地方，”她低声说，“你连着来了好几年了，是不是？”

“哦，去年和前两年。我们非常喜欢圣哈那尔岛。这儿的人总是很好，不是那种富得流油又俗不可耐的人。”

“那么你一定很了解希林顿夫妇和戴森夫妇了？”

“是的，相当了解。”

马普尔小姐清了清喉咙，压低了声音。

“帕尔格雷夫少校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她说。

“他有一大堆故事呢，是不是？当然他去过的地方很多，非洲、印度，甚至听说还去过中国。”

“是的，的确，”马普尔小姐说，“不过我说的不是这种故事，是有关——嗯，跟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人有关。”

“噢！”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她的语气似有弦外之音。

“是的，不知道。”——马普尔小姐将目光慢慢移向躺在那儿晒后背的幸运身上，“晒得真美，是吧，”马普尔小姐说，“还有她的头发，真迷人，简直跟莫莉·肯德尔的颜色一样，是不是？”

“惟一的区别是，”普雷斯科特小姐说，“莫莉的头发是天生的，幸运的则是从瓶子里染出来的！”

“真的，琼，”坎农出其不意地醒了过来，“这样说是不是太刻薄了？”

"这不是刻薄，"普雷斯科特小姐尖刻地说，"只是事实而已。"

"我看还不错嘛。"坎农说。

"当然。否则她就不染了。不过我跟你说，我亲爱的杰里米，任何一个女人都会一眼看出来的，是吧？"她求助地看着马普尔小姐。

"嗯，恐怕——"马普尔小姐说，"当然，我不像你那样有经验——不过，恐怕——我得说肯定不很自然。每隔五六天发根就会——"她看着普雷斯科特小姐，会心地点了点头。

坎农似乎又睡着了。

"帕尔格雷夫少校给我讲了个非同寻常的故事，"马普尔小姐喃喃地说，"是关于——嗯，我也说不太清楚，我有时有点耳背。他似乎在说或者暗示着——"她停了下来。

"我知道你的意思。那时候闲话很多——"

"你说那时候——"

"第一任戴森太太死的时候，她的死非常出乎意外。事实上，每个人都认为她多愁善感——过度的忧郁。这样当她突然意外得病又意外死去时，人们难免要有些闲话了。"

"当时，没引起什么麻烦吗？"

"医生也很不解。他很年轻，也没什么经验。我看他是那种用抗生素包治百病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愿意仔细检查病人，或者根本不关心病人的人。他们只是从药瓶中倒出几粒药给病人，要是不见好的话，就再换另一种罢了。是的，我相信他也的确有些疑惑，不过她似乎以前就有肠胃病。至少她丈夫是这么说的，似乎没有理由认定她的死有什

么可疑之处。”

“可是你自己认为——”

“噢，我总是很开通的，不过确实使人很纳闷，你知道，再加上别人说的风言风语——”

“琼！”坎农坐了起来，他看上去很生气，“我不喜欢——我实在不喜欢这种传来传去的恶意的是非，我们一向是很反对这种事情的。勿视邪恶，勿听邪恶，勿言邪恶，更重要的是，勿思邪恶！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座右铭。”

这两个女人一言不发地坐着，她俩挨了训，出于对她们教养的尊重，她们接受了这个批评，不过内心里她们觉得很受挫，很烦，也颇不甘心。普雷斯科特小姐不满地白了她哥哥一眼。马普尔小姐拿出了毛线看着，幸运的是，她们的机会来了。

“叔叔，”一个细小的声音喊道，是一个一直在水边玩的法国小孩，她悄悄地走过来，站在坎农·普雷斯科特的椅边。

“叔叔，”她又叫了一声。

“啊？亲爱的？什么事，小宝贝？”

小女孩解释说，她跟别的孩子争了起来，不知下一个该谁来玩橡皮圈了。坎农·普雷斯科特非常喜欢孩子，尤其是小女孩。他总是很高兴被叫去给孩子们劝架。现在，他很高兴地站起身来，随那个小女孩去海边了。马普尔小姐和普雷斯科特小姐都长舒了口气，又急切地凑在一起了。

“杰里米非常反对恶意的闲话，当然他是对的。”普雷斯科特小姐说，“但是总不能不管别人在说什么吧。而且，我说

过，当时的传言可多了。”

“是吗？”马普尔小姐的语气催促她接着说下去。

“那个年轻的女人，你知道，当时还叫格雷特丽丝小姐吧，我现在记不得了，是她的一个表妹，来照顾戴森太太，给她服药呀什么的。”她有意停了一下，“当然，据我所知，”——普雷斯科特小姐压低了声音——“戴森先生和格雷特丽丝小姐之间有了某种关系。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我是说在这种地方，这种事情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后来，有人说，爱德华·希林顿帮她从药房里取了什么东西。”

“哦，爱德华·希林顿也卷进来了？”

“噢，是的，他很迷恋她，人们也注意到了，幸运——就是格雷特丽丝小姐从中挑拨离间，在格列高里·戴森和爱德华·希林顿之间。不得不承认，她一直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不过她已经不年轻了。”马普尔小姐回答说。

“不错，不过她妆化得很好，气质也不错。当然她还是穷亲戚时可没有这样富有魅力了。她总是看上去很忠于她的有病的表姐。不过，你看后来怎么样了……”

“关于买药的事——人们是怎么知道的？”

“哦，那不是在詹姆斯敦，我想那时他们在马蒂尼克。我想，法国人在药品管制上比我们要松多了——那个药剂师跟别人说了，然后就传开了——哦，你知道这就会一传十，十传百的。”

马普尔小姐知道得太清楚了。

“他说希林顿上校要一种什么东西，好像他自己也不清

楚要什么，是照着单子买的。我说过，反正人们是这么说的。"

"可是我不明白希林顿上校怎么会——"马普尔小姐不解地皱了皱眉。

"我想他只不过被人利用罢了。不管怎么说，格列高里·戴森很快又结婚了，时间短得都让人说不过去，据我所知，好像一个月都不到。"

她们对视了一下。

"可是没有什么确凿的怀疑证据吗？"马普尔小姐问道。

"哦，没有。只是，只是传言罢了。当然，也许本来也没什么。"

"帕尔格雷夫少校却不这么认为。"

"他跟你这么说的？"

"我当时听得不够仔细，"马普尔小姐坦言道，"我只是想知道，哦，他，他是不是也跟你说过同样的话？"

"他曾经把她指给我看。"普雷斯科特小姐说。

"真的？他真的把她指出来了？"

"是的，实际上，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指的是希林顿太太呢，他哼笑了一声说：'看看那边的那个女人，我看她是个杀了人又侥幸逃之夭夭的。'我当然很震惊。我说：'你在开玩笑吧，帕尔格雷夫少校。'他说：'好吧，好吧，亲爱的小姐，就算是开玩笑吧。'戴森夫妇和希林顿夫妇就坐在我们附近不远的桌子边，我真担心他们会听见。他笑了一下说：'我可不愿意在酒会上找个人给我调鸡尾酒，太像浴室奇案那顿晚餐了。'"

"真有意思，"马普尔小姐说，"他提到过——一张——一张相片吗？"

"我不记得了……是报纸剪报吗？"

马普尔小姐正要说话，却又止住了。正巧，太阳钻进了乌云后面。伊芙琳·希林顿在他们身边停住了脚步。

"早上好。"她说。

"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普雷斯科特小姐满面笑容地说。

"我去詹姆斯敦了，逛商店。"

"哦，是这样。"

普雷斯科特小姐含糊地向四周望了一下，伊芙琳·希林顿说：

"哦，我没带爱德华跟我去，男人讨厌逛商店。"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

"不是去那种商店。我去的是药店。"

她微笑着点点头，朝海滩走了过去。

"希林顿夫人真是好人，"普雷斯科特小姐说，"尽管她不大容易接近，是吧，我是说，她总是很随和，不过似乎没办法了解她更多。"

马普尔沉思着点头同意。

"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普雷斯科特小姐说。

"也许这样也好。"马普尔小姐说。

"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只是我总是觉得也许她内心是很不安的。"

"噢,"普雷斯科特小姐一脸不解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她稍微转了个话题,"听说他们在汉普郡有一个很可爱的家,还有一个男孩——或者两个男孩——刚刚上了——或者其中一个刚上了——温彻斯特学校。"

"你很了解汉普郡吗?"

"不,一点也不,听说他们的房子离伊顿很近。"

"我明白了。"马普尔小姐顿了顿又说,"那么戴森他们住在哪呢?"

"加利福尼亚,"普雷斯科特小姐说,"这是指他们在家的时候,他们经常外出旅行。"

"对于旅途中认识的人,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马普尔小姐说,"我是说——怎么说呢——我们只知道,只知道他们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事,是不是？比如说,你并不真的知道戴森夫妇是否住在加利福尼亚。"

普雷斯科特小姐看上去十分吃惊。

"我敢肯定戴森先生说起过。"

"是的,是的,一点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希林顿夫妇可能也一样。我是说当你说他们住在汉普郡时,你实际上只是在重复他们的话,是不是?"

普雷斯科特小姐看上去有点惊慌。"你是说他们不住在汉普郡?"她问。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马普尔小姐略带歉意地说,"我这么说只是打个比方。"她又补充说,"我告诉过你我住在圣玛丽·米德。这个地方,我敢说你从来没听说过。但是,请别见怪,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

普雷斯科特小姐忍住没说，她才不在乎马普尔小姐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呢。她只知道是在英国南部的一个地方也就够了。“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匆忙地同意说，“我知道出国旅行时，越小心越好。”

“我并不是那个意思。”马普尔小姐说。

马普尔小姐脑海中有一些奇怪的念头，她在问自己，她是否真的知道，这个坎农·普雷斯科特和普雷斯科特小姐是真的坎农·普雷斯科特和普雷斯科特小姐吗？他们是这么说的，没什么证据反驳他们。要是戴上牧师戴的硬白领，穿上合适的衣服，作合适的谈话，是不是就容易多了。要是有动机的话……

马普尔小姐很了解她家乡的牧师，不过普雷斯科特是北方人。是德赫姆的吧？她并不怀疑他们就是普雷斯科特，不过，还是那句老话——人们只是相信别人说的话。

也许人们应该多加提防些。也许……她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 第十九章　一只鞋的用途

坎农·普雷斯科特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水边回来了——跟孩子们玩总是很累人的。

不一会，他和他妹妹觉得海滩有点太热了，就一同回饭店去了。

"可是，"他们走远之后，斯诺亚·卡斯帕罗轻蔑地说，"海滩怎么会太热呢?真是胡说——看她那身打扮——她的胳膊、脖子全包着。也许这样也好，她的皮肤可能很可怕，像拔了毛的鸡一样!"

马普尔小姐深吸了一口气。现在要不抓紧，就再没机会跟斯诺亚·卡斯帕罗谈话了。不幸的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你有孩子吗，斯诺亚?"她问道。

"我有三个小天使。"斯诺亚·卡斯帕罗一边亲吻着指

尖一边说。

马普尔小姐不能肯定这是说斯诺亚·卡斯帕罗的孩子在天堂还是指他们的品性像天使一样。

她身边的一位男士用西班牙语说了句话，斯诺亚·卡斯帕罗满意地仰头纵声大笑起来。

“你懂他说的话吗？”她问马普尔小姐。

“不懂。”马普尔小姐略带惭愧地说。

“这也好，他是个坏男人。”

紧接着，两个人又用西班牙语一阵打趣。

“真可耻，太可耻了，”斯诺亚·卡斯帕罗突然严肃地改用英语说，“警察不让我们离开这个岛。我发脾气，喊叫、跺脚——他们就是说不行——不行，你知道到头来——我们都会被杀掉的。”

她的保镖想要安慰她。

“是呀——我跟你说过这是个倒霉的地方。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个老少校，那个丑八怪——他有一双邪恶的眼睛——你记得吗？他的眼睛还是斗鸡眼——那不吉利！他每次朝我这边看我都划个新月形。”说着，她还比划了一下，“不过，由于他的斗鸡眼，我总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在朝我这边看。”

“他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马普尔小姐解释说，“据我所知，他年轻时出了场事故。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我跟你说是他带来了恶运——我是说他的邪恶的眼睛。”

她又伸出一只手，做了个众所周知的拉丁手势——大

拇指和小指伸出，中间的手指弯进来。“反正，”她高兴地说，“他死了——我也不必再看他了。我可不喜欢看丑的东西。”

马普尔小姐心想，这对于帕尔格雷夫少校来说，是个太残酷的墓志铭了。

在海滩的另一边，格列高里·戴森从海水中走了出来，幸运也在海滩上翻了个身，伊芙琳·希林顿正盯着幸运，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表情让马普尔小姐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当然我不可能是发冷吧——这么热的日头底下。”她想。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一只鹅走过了你的坟墓。”

她站起身慢慢地走回她的房间。

路上她遇见了拉菲尔先生和埃丝特·沃尔特斯，正沿着海滩走过来。拉菲尔先生朝她眨了眨眼，马普尔小姐并未理会。她看上去爱理不理的。

她走进房间，躺在床上。她感觉自己老了，很累也很焦虑。

她很清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没有时间——再浪费了……要来不及了……太阳要下山了……太阳……看太阳必须得有烟熏过的玻璃才行——到哪去找人家给的那块玻璃呢？……

不，反正她并不需要。有个阴影遮住了太阳。阴影。伊芙琳·希林顿的阴影——不，不是伊芙琳·希林顿——阴影(是什么来着?)，死亡谷的阴影。正是，她必须——什么来着？划个新月形——避开邪恶的眼睛——帕尔格雷夫少校的邪恶的眼睛。

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她本来已经睡着了。不过确实有个阴影——有人在窗户外边偷看呢。

影子走开了——马普尔小姐也看出了是谁——是杰克逊。

"真不礼貌——偷看什么，"她心想，又加了一句，"就像乔纳斯·帕里一样。"

这样比较当然不是要夸赞杰克逊。

接着她又想杰克逊为什么要窥探她的卧室呢。看看她是不是在？或者知道她在，看看是不是睡着了。

她站了起来走进浴室，从窗户小心地向外看着。

阿瑟·杰克逊正站在隔壁房子的门边。那是拉菲尔先生的房子。她看见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又迅速地溜了进去。有意思，马普尔小姐心想。他干吗要那样鬼鬼祟祟呢？他进拉菲尔先生的房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自己的房间就在这后面嘛。他总是要出出进进地做这做那的，那又干吗偷偷摸摸地四处看呢？"只有一个原因，"马普尔小姐回答自己的问题，"他不想让任何人在这个时候看见他进了房间，是因为他要在屋里搞什么名堂。"

当然，这个时候除了几个去远足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在海滩上。过不了二十分钟，杰克逊又会回到海边扶拉菲尔先生下水了。如果他想趁人不注意在房间里做些什么，现在正是好机会，他很高兴地看到马普尔小姐在床上睡着了，同时也确信附近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行踪。好，现在她也必须这样做。

马普尔小姐坐在床上，脱掉她干净的凉鞋，换上了一双

球鞋。然后又摇了摇头，脱掉球鞋，又在箱子里翻出一双鞋，其中一个鞋跟几天前钩到门边的钩子上了，现在有点歪，马普尔小心地用指甲锉把它弄得更歪了。然后她只穿着长袜谨慎地从房中走了出来。像个狩猎高手走近迎面而来的一群羚羊一样，马普尔小姐轻轻地绕拉菲尔先生的房子巡视了一周。她小心翼翼地绕到了房子的一角，穿上了手里拿的一只鞋，又把另一只鞋的鞋跟扭了一下，轻轻地蹲下来靠在窗户下面。如果杰克逊听到什么动静，跑到窗户边向外张望的话，他会发现是个老太太因为鞋跟断了而摔在路上。不过很显然，杰克逊什么也没听到。

马普尔小姐非常，非常小心地抬起了头。房间的窗户很低。她靠在一丛爬山虎的后面向里面张望着……

杰克逊正跪在一个箱子的前面，箱盖敞开着，马普尔小姐能看出那是个特制的箱子，里面有许多小格板用来放各种各样的文件。杰克逊正在查看着那些纸张，不时地从长信封里抽出文件来看。马普尔小姐并没观察太久，她只想知道杰克逊到底在做什么。现在她已经知道了。杰克逊在偷看。究竟他是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还是只想满足他的好奇的天性，这点她无从判断。不过这一点更证实了她的想法：阿瑟·杰克逊和乔纳斯·帕里除了外表像之外，别的地方也很相似。

她现在的问题是要退回来，她很小心地再蹲下来沿着花丛爬了出去，一直到离开窗户才站起来。她回到房间后，小心地把鞋和脱落的后跟收好。她充满疼爱地看着鞋，这倒是很好的道具，要是有必要的话，没准哪天还会派上用场

呢。她又穿上自己的凉鞋，若有所思地朝海滩走去。

看准埃丝特·沃尔特斯下水的时机，马普尔小姐坐进了埃丝特空出来的椅子。

格列高里和幸运正和斯诺亚·卡斯帕罗谈笑风生，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马普尔小姐并没有看着拉菲尔先生，她几乎屏着气，非常平静地说：

"你知道杰克逊偷看你的东西吗？"

"这并不奇怪，"拉菲尔先生说，"你抓到他了？"

"我设法透过窗子看见了他。他打开了你的一个箱子，在查看你的文件。"

"肯定搞到了钥匙。这家伙倒很机智，不过这回他要失望了。他这样搞到的东西对他可一丁点好处也没有。"

"他过来了。"马普尔小姐朝饭店方向扫了一眼说。

"又该到了烦人的下水的时候了。"

他又加了一句——非常平静地说：

"至于你——也别太冒险了。我们可不愿意接下来再参加你的葬礼，别忘了你的岁数，而且要当心，记住，这里有个人可是不择手段的呀。"

# 第二十章 夜半风波

## 1

夜幕降临了——阳台上的灯都亮了起来，人们在进餐，谈笑，虽然声音没一两天前大了，不过似乎更快活了——钢铁乐队仍在演奏着。

不过舞会很早就结束了，人们打着哈欠回房睡觉了——灯也熄了——四周一片漆黑、寂静——金棕榈饭店陷入了沉睡之中……

“伊芙琳，伊芙琳！”叫喊声短促而紧急。

伊芙琳·希林顿猛然惊醒，从枕头上抬起头来。

“伊芙琳，请醒醒。”

伊芙琳·希林顿一下子坐了起来。蒂姆·肯德尔正站在过道上，她吃惊地望着他。

“伊芙琳，请你过来一下好吗？是——莫莉。她病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了。她好像吃了什么药。”

伊芙琳反应十分果断、迅速。

"好吧，蒂姆，我就来。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到。"

蒂姆·肯德尔走开了。伊芙琳溜下了床，披上一件长袍，看了看另一张床。她丈夫似乎还沉睡着，他躺在那，头侧向一边，平稳地呼吸着。伊芙琳犹豫了一下，决定不去吵醒他。她走出房门，飞快地穿过主楼来到肯德尔夫妇的房间。她在门口赶上了蒂姆。

莫莉躺在床上。她双目紧闭，呼吸显然不自然。伊芙琳弯腰翻了翻她的眼皮，又摸了摸她的脉搏，然后看了看床边的桌子。桌上有只用过的玻璃杯，旁边还有个空药瓶。她顺手拿了起来。

"这是她的安眠药，"蒂姆说，"不过这药瓶昨天或者前天还是半满的呢，我想她肯定吃过量了。"

"去找格雷厄姆医生。"伊芙琳说，"顺道把他们叫醒，让他们冲杯浓咖啡过来，越浓越好，快。"

蒂姆冲了出去，就在门口他和爱德华·希林顿撞了个满怀。

"哦，对不起，爱德华。"

"出了什么事？"希林顿问，"怎么了？"

"是莫莉，伊芙琳在陪她呢。我得去找医生。我想我本来应该先去找他的，不过——我也不大肯定，我以为伊芙琳会有办法的。要是没必要就去找医生，莫莉会生气的。"

他跑开了，爱德华·希林顿看了一会他的背影，然后走进了卧室。

"怎么了？"他说，"严重吗？"

“哦，你来了，爱德华。我还以为你没醒呢，这个傻孩子吃了药。”

“很糟吗？”

“不知道她吃了多少，没法判断。我想要是抢救及时的话，没什么大问题。我已经要咖啡了，要是能给她灌下去点的话——”

“可是她干吗要这样做呢？你不认为——”他停了一下。

“我不认为什么？”伊芙琳说。

“你不认为是因为那次讯问——警察——什么的？”

“当然，有可能。这种事对神经紧张的人是很吓人的。”

“莫莉看起来可不像个神经兮兮的人。”

“这可没法说，”伊芙琳说，“正是那些平时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人才会失去勇气。”

“是的，我记得……”他又停了下来。

“事实是，”伊芙琳说，“人与人之间一点也不了解，”她又说，“甚至是最亲近的人……”

“是不是有点扯远了，伊芙琳——太夸大其辞了吧？”

“我可不这么想，你想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想的完全是你自己对别人的印象。”

“我了解你。”爱德华·希林顿平静地说。

“你认为你了解我。”

“不，我真的了解你，”他又加了一句，“你也很了解我。”

伊芙琳看了看他，又扭头看着床上。她抓住莫莉的肩膀摇着她。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不过我想最好还是等格雷厄姆医

生来了再说——哦，我想我听见他们来了。"

## 2

"她现在没事了，"格雷厄姆医生向后退了一步，掏出手帕擦擦前额，长舒了一口气。

"你看她好了吗，先生？"蒂姆急切地问。

"是的，是的。我们抢救得还算及时，也许她吃的本来也不多。再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不过头一两天会很难受的。"他拿起空药瓶，"这药到底是谁给她的呢？"

"纽约的一个医生。她那时睡眠不好。"

"哦，据我所知，如今的大夫们随随便便就给开这种药。没有人再告诉那些睡不着觉的年轻女人去数数，或者起来吃一块饼干，或者写封信再上床。快速疗法，这就是现在的人们所需要的。有时候我觉得开这种药实在是个遗憾。你得学会在生活中忍耐。给婴儿嘴里塞上个奶嘴不让他哭，这办法固然不错，不过你不能一辈子都这样。"他轻笑了一声，"我敢打赌，如果你问马普尔小姐睡不着觉时怎么办，她肯定会说数跳过栅栏的羊。"他转身看了看床上的莫莉，她的眼睛已经睁开了，面无表情地看着大家。格雷厄姆医生握住了她的手。

"好了，好了，亲爱的，你都对自己干了些什么呀？"

她眨了眨眼却没有回答。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莫莉，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蒂姆握住了她另一只手。

她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的。如果说她的目光落在谁身上的话，那就是伊芙琳·希林顿。目光中也许还带着些许的疑问，不过也很难说。伊芙琳好像在回答她的疑问。

"是蒂姆叫我过来的。"她说。

她的眼睛看了看蒂姆，又把目光移向了格雷厄姆医生。

"你很快就会好的，"格雷厄姆医生说，"可是别再这样做了。"

"她不是有意的，"蒂姆平静地说，"我敢肯定她不是有意的，她只是想好好休息一个晚上。可能是那药一开始不起作用，她又多吃了些。是这样吗，莫莉？"

她的头微微地摇了摇。

"你是说——你是故意吃的药？"蒂姆问。

莫莉开口了。"是的。"她说。

"可是为什么，莫莉，为什么？"

她的眼帘又垂了下去。"害怕。"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害怕？怕什么？"

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

"最好先别问了。"格雷厄姆医生说。蒂姆却急切地说：

"怕什么？警察？因为他们追问你问题吗？这不奇怪，任何人都会害怕的，不过这只是他们的例行公事，没什么特别的。没有人会认为——"他的话被打断了。

格雷厄姆医生向他作了个有力的手势。

"我要睡觉。"莫莉说。

"这对你最好了。"格雷厄姆医生说。

他向门口走去，其他人都跟着他。

“她会好好睡一觉的。”格雷厄姆医生说。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蒂姆问。他的语气有一种病人常见的不安的成分。

“要是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来。”伊芙琳和气地说。

“哦不,不,没什么了。”蒂姆说。

伊芙琳又朝床边走回去。“要我陪你吗,莫莉?”

莫莉的眼睛又睁开了。她说:“不。”停了一会又说:“我只要蒂姆陪我。”

蒂姆走回来在床边坐下。

“我来了,莫莉,”他握着他的手说,“睡吧。我不会离开你的。”

她微微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医生在房间外停了一会,希林顿夫妇和他站在一起。

“真的没什么需要我做的吗?”伊芙琳问。

“没什么了,谢谢,希林顿太太,她和丈夫在一起会比较好。不过也许明天——毕竟,他得照管这家饭店——我想应该有个人陪她。”

“你想她还会——还会再试吗?”希林顿问。

格雷厄姆烦躁地揉了揉额头。

“这种事没法说。事实上,不大可能。你自己也看到了,治疗是非常难受的。当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她也许在什么地方藏着更多的药。”

“我从没想过像莫莉这样的女孩竟然和自杀会有什么联系。”希林顿说。

格雷厄姆医生面无表情地说:“成天嚷着要自杀的人是

不会真的自杀的。他们只是夸大其辞，发泄而已。”

“莫莉看上去总是很快乐，我想也许——”伊芙琳犹豫了一下——“我应该告诉你，格雷厄姆医生。”接着她跟他讲了维多利亚被杀那天晚上她跟莫莉在海滩的那次谈话。听完之后，格雷厄姆的脸色非常严肃。

“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希林顿太太。很明显，她有一些很大的麻烦。是的，早上我得跟她丈夫谈一谈。”

## 3

“我想和你郑重地谈谈，肯德尔，关于你的妻子。”

他们正坐在蒂姆的办公室里，伊芙琳·希林顿替他守候在莫莉床头。幸运也答应过一会来，就像她自己说的，“来接她的班。”马普尔小姐也提出要帮忙。可怜的蒂姆又要照管饭店，又要担心他妻子的状况，简直焦头烂额。

“我不明白，”蒂姆说，“我不再理解莫莉了。她变了，完全变了。”

“据我所知她一直在做噩梦？”

“是的，是的，她抱怨过好多次了。”

“多久了？”

“哦，我不知道，大约——哦，我猜有一个月吧——也许更长。她——我们——认识只是——哦，梦魇，你知道的。”

“是的，是的，我很理解。可是更严重的迹象是她似乎怕什么人。她跟你说起过吗？”

“哦，是的。她提过一两次——哦，有人跟踪她。”

"啊！监视她？"

"是的，她确实这么说过。她说那些是她的敌人，他们一直跟她到这儿来了。"

"她有仇人吗？肯德尔先生。"

"没有，当然没有。"

"在英国有没有出什么事，我是说你们结婚以前？"

"哦，没有。没有这种事。她和她家人相处得不太好，仅此而已。她妈妈有些古怪，也许很难相处，不过……"

"她的家族里有什么情绪不稳定的历史吗？"

蒂姆张开嘴，却又合上了。他把面前桌上的钢笔推到了一边。

医生说：

"我必须强调，蒂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告诉我。"

"哦，是的，我知道。没什么严重的，只是我听说她有个姑妈什么的有点古怪。不过这也没什么。我是说——嗯，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这种情况。"

"哦，是的，是的，的确如此。我不是要吓唬你，只是这也许表明有种倾向——嗯，精神崩溃，或者在紧张时会产生幻觉。"

"我真的不很清楚，"蒂姆说，"毕竟，人们不会把他们的家族史一古脑都告诉你的，是吧？"

"确实不会。她以前有没有男朋友——她以前有没有跟别人订过婚，有没有人会威胁她或者嫉妒得要死呢？有这种事吗？"

“我不知道，我想没有。莫莉在跟我之前确实订过婚。据我所知，她父母很反对。不过，我想她和那家伙在一起更多是出于一种逆反与叛逆。”他突然咧嘴笑了一下，“你知道，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要是有人横加阻挡，只会使你跟那人更亲近，根本不管那人到底是谁。”

格雷厄姆医生也笑了。“啊，是的，这也很常见。我们不应该排斥我们看不上的孩子的朋友，通常，他们自己就会学会淘汰的。这个男人，且不管他是谁，没有威胁过莫莉吗?”

“没有，我敢肯定没有，否则，她会告诉我的。她自己也说她那时很年轻，愚蠢地为他发疯，只是因为他名声太差。”

“是的，是的，哦，听上去并不严重。还有一件事，很显然，你妻子曾经有过她自己所谓的眩晕。有那么一段短暂时间，她记不起自己的行动。你知道吗，蒂姆?”

“不，”蒂姆缓缓地说，“不，我不知道。她从没跟我说过。不过，既然你提出来了，我确实也注意到了，她有时显得很茫然……”他停下来思索了一下，“是的，这就是了，我不明白她有时连最简单的事都忘了，或者有时连时间都搞不清楚。我想，我只是以为她有点心不在焉而已。”

“这就能解释这一切了，蒂姆。我郑重地建议你带你妻子去看一个好的专家。”

蒂姆气得脸都红了。

“我猜，你是说精神病专家?”

“好了，好了，叫什么并不重要。精神病专家或者心理分析专家都可以，反正是专治外行所说的精神崩溃的医生。在昆斯顿就有个好医生，当然，纽约也有。你妻子的精神恐惧

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她自己也不很清楚这原因。给她找个医生，蒂姆，越快越好。"

他拍了拍这年轻人的肩头，站了起来。

"眼下没什么可担心的。你妻子有些好朋友，我们都会密切观察她的。"

"她不会——你想她不会再试一次吧？"

"我看不大可能。"格雷厄姆医生说。

"这也说不定。"蒂姆说。

"没有什么能完全有把握的。"格雷厄姆医生说，"这是干我们这行要学习的第一件事。"他又把手放在蒂姆的肩上，"别太担心了。"

"说的倒容易，"医生走后蒂姆自言自语说，"别担心，真是的！他以为我是铁打的吗？"

# 第二十一章 杰克逊研究化妆品

“你真的不介意吗，马普尔小姐？”伊芙琳·希林顿说。

“哦，真的，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我能帮上忙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知道，我这个年纪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尤其在这个地方，什么工作都没有，只是娱乐消遣而已。哦，我很高兴能陪陪莫莉，你去玩你的吧。要去塘鹅角，是吧。”

“是的，”伊芙琳说，“我和爱德华都很喜欢那儿。我爱看鸟儿俯冲抓鱼，怎么看都看不厌。蒂姆现在正陪着莫莉，不过他有好多事要做，又不想留下她一个人。”

“他做的没错，”马普尔小姐说，“换成我，我也不会扔下她一个人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是有人要做这种事——哦，你去吧，亲爱的。”

伊芙琳转身去找等她的那几个人去了。她丈夫，戴森夫

妇，还有三四个人。马普尔小姐检查了她织毛衣的东西，看看她东西都带全了，走向肯德尔夫妇住的房子。

她刚走上凉廊，就从半开的落地窗里听到了蒂姆的声音。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莫莉。为什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肯定有理由的。你告诉我吧。"

马普尔小姐停住了脚。里面静了一会，莫莉开口了。她的声音平淡而疲惫。

"我不知道，蒂姆，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是鬼附上身了吗？"

马普尔小姐敲了敲窗户，走了进来。

"哦，你来了，马普尔小姐。你真是太好了。"

"没什么，"马普尔小姐说，"我很高兴能帮上忙。我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吗？你看上去好多了，莫莉。我真高兴。"

"我好了。"莫莉说，"好多了。只是——哦，只是有点困。"

"我不会讲话的，"马普尔小姐说，"你安静地躺着休息吧，我接着织我的毛衣。"

蒂姆·肯德尔感激地看了她一眼，走了出去。马普尔小姐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莫莉靠左躺着。一眼茫然、疲倦，她以一种几乎耳语的声音说：

"你真是太好了，马普尔小姐。我——我想睡一会。"

她在枕边歪了歪，合上了眼睛。她的呼吸有规律多了，不过还很不正常。常年的护理经验使马普尔小姐几乎不自

觉地掸了掸床单。塞在靠她这一侧的床垫下面。塞着塞着，她的手碰上了一个硬硬的、长方形的东西。她吃惊地把它拿了出来。是一本书。马普尔小姐很快地扫了一眼床上的女孩，她安静地躺着，显然已经睡着了。马普尔小姐打开了书，她看到的是一本新近的研究精神病的著作。她很轻易地翻到了一页，正是一段描写妄想恐惧症与其他精神分裂症状的文字。

这不是一本很专业的书，而是一本连外行都能看懂的通俗读物。越往下读，马普尔小姐的脸色变得越阴沉。过了一会，她合上书，呆在那儿思索着。然后她探下身小心地把书放回原处，塞在床垫下面。

她不解地摇了摇头，悄无声息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朝窗户走了几步，又猛地转过头去，莫莉的眼睛是睁开的，但当马普尔小姐转过头时，她的眼睛又闭上了。有那么一会，马普尔小姐自己也不能肯定那匆匆的一瞥是不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么，莫莉是在装睡吗？也许这也是很自然的，她也许以为如果自己醒来，马普尔小姐就要找她谈话了。是的，可能就是这样。

莫莉那一瞥是不是透着某种天生的狡诈呢？真的无从知道，马普尔小姐心想，真的无从知道。

她决定尽快地找格雷厄姆医生谈一谈。她回到床边的椅子上，观察了五分钟左右，认为莫莉是真睡着了。没有人能躺得这么安静，呼吸得这么平稳。马普尔小姐又站起身来。她今天穿的是球鞋，也许不是很优雅，不过很适合这种气候，穿在脚上也很舒服。

她在卧室里轻轻地走动了几圈，不时地在两个窗户间停下来，这两个窗户可以望见外面两个不同的方向。

饭店大厅似乎寂静无人。马普尔小姐走回来，刚要坐下，却听到外面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有点像鞋擦在凉台地面的声音。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向窗户，把窗户开大了一点，迈步出去，转回头向屋里说：

“我出去一会就回来，亲爱的。”她说，“就回一趟我的房间，看看我把衣样放哪了，我记得我带来了呀。你没事吧？我马上回来。”然后她转过身，点了点头，“睡着了，可怜的孩子，这样也好。”

她轻轻走过凉廊，下了台阶，一下子拐到右边的小路上。这时要是有人路过，一定会纳闷马普尔小姐怎么一下子在花坛边转了个弯，绕到房子的后面，又从第二个门进去了。从这个门进去是一间蒂姆用作非正式办公的房间，再里面就是会客室了。

这里宽大的窗帘半垂着遮住了阳光。马普尔小姐溜到了窗帘的后面，然后她在那儿等着。从这里的窗户她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进出莫莉卧室的人。她等了几分钟，四五分钟吧，然后终于有了动静。

穿着洁白制服的杰克逊走上了凉廊的台阶。他在阳台上停了一会，然后好像在轻轻地敲半掩的门，马普尔小姐可以听见房间里没有任何反应。杰克逊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就溜进了开着的门。马普尔小姐走向挨着的浴室的门，她的眉毛吃惊地挑了起来。她沉思了一会，然后走进过道，从另一个门进了浴室。

杰克逊正在翻看着脸盆上面架子上的东西。他有点发愣，不过并不惊慌。

“哦，”他说，“我，我没有……”

“杰克逊先生，”马普尔小姐非常吃惊地说。

“我料想你也会在这儿的。”杰克逊说。

“你要找什么吗？”马普尔小姐问。

“实际上，”杰克逊说，“我只是想看看肯德尔太太面霜的牌子。”

马普尔小姐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瓶面霜，倒也相信他说的是事实。

“味道很好，”他吸了吸鼻子说，“就成分来说，是好东西。便宜的牌子对皮肤不好，多半会弄出疙瘩来。粉底有时也一样。”

“你似乎对这方面很有研究。”马普尔小姐说。

“我曾在药房工作过一段时间，”杰克逊说，“在那就会了解很多化妆品的事。放在漂亮的瓶子里，再包装得精美点，不管要多少钱，女人都肯买。”

“你来是——？”马普尔小姐有意打断了他的话。

“哦，不，我来这不是为了谈化妆品的。”杰克逊毫不否认地说。

“你还来不及编造谎言呢，”马普尔心想，“我倒要看看你会说出些什么。”

“实际上，”杰克逊说，“沃尔特斯太太几天前曾把口红借给了肯德尔太太。我来帮她收回来。我敲了敲窗户，看见肯德尔太太睡得很熟，我想我干脆直接进浴室去找找。”

"是这样,"马普尔小姐说,"你找到了吗?"

杰克逊摇了摇头,"可能在她提包里吧,"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也不找了,沃尔特斯太太也没说非要拿回去,她只是随便提了一句。"他又接着察看了一下其他的用品,"东西不多,是吧,啊,当然了,她这个年纪也不需要。皮肤很自然,很好。"

"你看女人的眼光一定跟其他的男人不一样。"马普尔小姐和气地微笑着。

"是的,我猜不同的工作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观察角度。"

"你对药品了解得很多吗?"

"哦,是的。工作中了解了很多。我的看法是现在的药品太多了。太多的镇定剂、强心剂,还有什么神药之类的。要是医生开的处方也没什么,只是好多药没有处方也能买得到。有些药是很危险的。"

"我想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想是的。"

"你知道,这些药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有时,许多青少年就是这样才歇斯底里的。这并不是什么自然原因引起的,这些孩子们在服用药物。哦,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已经有好几年了。在东方——当然我没去过那——过去总有一些怪事发生。你都想象不到那儿的女人给她们的丈夫服用什么东西。比方说,在印度,在过去,一个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一个老头,并不想杀了他;我猜,可能是怕她自己被当作殉葬的烧死,或者即使不被烧死,也要被家族逐出家门。在那个年代在印度当寡妇可不是件易事。不过,她可以给她

的老丈夫服药，让他半死不活，晕头晕脑的。”他摇了摇头，“是的，这种坏事多着了。”

他接着说：“还有巫婆，你知道的。关于巫婆有很多有趣的事，为什么她们会招认，为什么她们能平静地承认自己是巫婆，骑着扫帚去开巫婆大会呢？”

“是受了酷刑吧？”马普尔小姐说。

“不总是，”杰克逊说，“哦，是的，受刑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有些在受刑之前就已经招供了。与其说是招供，不如说是自吹自擂。嗯，你知道，她们在自己身上都涂了药膏，她们称作涂油仪式。其中一些成分，莨菪、阿托品之类的，如果你擦在皮肤上，就会使你产生幻觉，好像在空中飘浮一样。她们还都当真呢，可怜的家伙。再看那些刺客——中世纪的叙利亚，或者黎巴嫩的人，给他们服用印度大麻，使他们产生幻觉，到天堂去仙游，长生不老。还告诉他们死后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要想得到这一切，就得先去杀人。噢，我可不是信口雌黄，事实就是如此。”

“事实是，”马普尔小姐说，“本质上人都是容易上当受骗的。”

“哦，是的，可以这么说。”

“他们相信别人说的话，”马普尔小姐说，“不错，我们的确都很容易相信别人。”她补充道，接着又尖锐地说，“是谁告诉你这些印度的故事，用曼陀罗毒丈夫的故事？”没等他回答，她又尖锐地加了一句，“是帕尔格雷夫少校吗？”

杰克逊略微有点吃惊：“哦，是的，实际上，是他讲的。他给我讲了好多类似的故事。当然大多都是在他以前发生的

事，不过他似乎洞悉一切。”

“帕尔格雷夫少校确实给人一种无所不知的印象，”马普尔小姐说，“他告诉别人的往往是不正确的，”她沉思着摇了摇头。“帕尔格雷夫少校，”她说，“也得到了不少报应。”

隔壁卧室里有了一点动静。马普尔小姐猛然转过头，她快步走出浴室进了卧房。幸运·戴森正站在窗户里侧。

“我——噢！我没想到你在这，马普尔小姐。”

“我刚进浴室一会。”马普尔小姐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矜持说。

浴室里的杰克逊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度总使他觉得很有意思。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陪莫莉一会。”幸运说。她向床上望过去，“她睡着了，是吧？”

“我想是的，”马普尔小姐说，“不过真的没什么。你去玩你的吧，亲爱的，我以为你也一块出去玩了呢。”

“我本来要去的。”幸运说，“不过临要走的时候我突然头疼了起来，就决定不去了。于是我想我来帮个忙也好。”

“你真太好了，”马普尔小姐说，她在床边坐下拿起了毛衣，“不过我在这很高兴。”

幸运犹豫了一会，转身出去了。马普尔等了一会，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浴室。可是杰克逊已经离开了，毫无疑问是走的后门。马普尔小姐拿起他一直握着的面霜，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 第二十二章　她生命中的一个男人

要自然地跟格雷厄姆医生聊上几句可没有马普尔小姐原来设想的那么简单。她并不急于直接接近他，因为她不想让她要问他的问题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蒂姆已经回来照看莫莉了，马普尔小姐说好开晚餐时她会来替他，这样他就可以去照管餐厅了。他提出戴森太太也很愿意晚上过来，或者希林顿太太也说过要来的，不过马普尔小姐很坚决地说她们都是年轻的女人，正是喜欢玩乐的年纪，而她本人愿意早点吃一顿简单的晚饭，这样，大家都很方便了。蒂姆再次向她表示热烈的感谢。马普尔小姐此刻正徘徊在饭店周围以及通往各个房间，包括格雷厄姆医生房间的小路上，心里正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她脑海中有许多复杂的、矛盾的想法，这正是她不喜欢的。整个事件已经够清晰的了，先是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故

事，显然，他的草率的话被人听到了，其结果是二十四小时内他就死了。这一点倒没什么困难的，马普尔小姐心想。

不过接下来，她不得不承认，可都是麻烦了。每件事都是千头万绪。一旦承认不能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话，不能信任任何人，而与她在这打交道的人都遗憾地跟圣玛丽·米德的人有几分相像；要真是这样，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她的思路越来越集中在受害者身上了。有人将要被谋杀，而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她应该很清楚那个人是谁。有什么不对的。是她听到的什么？注意到的，还是看到的？

有人告诉过她的一些事跟这个案子有关系。琼·普雷斯科特？琼·普雷斯科特说过好多人的好多事情。丑闻？传言？琼·普雷斯科特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格列高里·戴森，幸运——马普尔小姐的脑海中一直琢磨着幸运。出于她天生的疑心，她敢肯定幸运跟格列高里·戴森第一任妻子的死有密切关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这里。那么，她所担心的下一个受害者会是格列高里·戴森吗？幸运是否要换个丈夫试试运气，这样，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作为格列高里·戴森的遗孀还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遗产。

"不过真是的，"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这些纯粹都是推测。我脑子钝了，我知道我脑子钝了。要是没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肯定会很清楚。问题是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

"自言自语呢？"拉菲尔先生说。

马普尔小姐吓了一跳。她没注意到他走过来了。埃丝特·沃尔特斯正扶着他从他房间里慢慢走过来。

“我真的没注意到你，拉菲尔先生。”

“你的嘴唇在动，你那件紧急事件怎么样了？”

“还很紧急，”马普尔小姐说，“虽然肯定是非常简单的事，我却看不出来——”

“我很高兴是件简单的事——噢，要是需要帮忙的话，找我好了。”

他转过头，杰克逊正沿着小路走过来。

“你总算来了，杰克逊。你到底去哪了？需要你的时候总抓不到你的影子。”

“对不起，拉菲尔先生。”

他灵活地俯下身说：“到阳台去吗，先生？”

“带我去酒吧吧。”拉菲尔先生说，“好了，埃丝特，你可以去换你的晚礼服了，半个小时之后在阳台上见我。”

他和杰克逊一起走了。埃丝特太太一下子坐在马普尔小姐旁边的椅子上，她轻轻地揉着胳膊。

“他看上去很轻，”她边揉边说，“不过我胳膊已经都麻了。我一下午都没见你，马普尔小姐。”

“哦，我一直在陪着莫莉·肯德尔，”马普尔小姐解释说，“她看上去好多了。”

“依我说，她根本就没什么毛病。”埃丝特·沃尔特斯说。

马普尔小姐不禁扬起了眉毛。埃丝特·沃尔特斯的语气无疑十分冷淡。

“你是说——你以为她要自杀……”

“我不认为她要自杀，”埃丝特·沃尔特斯说，“我根本

不相信她吃药过量了，我想格雷厄姆医生知道得很清楚。”

“你的话倒勾起了我的兴趣，”马普尔小姐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敢肯定事实就是如此。哦，这种事也是很常见的。依我看，这是个吸引别人注意的办法。”埃丝特·沃尔特斯接着说。

“‘我死后你会后悔的？’”马普尔小姐引用了一句话。

“就是那种事。”埃丝特·沃尔特斯说，“尽管也许不是她这次自杀的动机。就是那种你觉得你丈夫厌倦了你，可你又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

“你认为莫莉·肯德尔不喜欢她丈夫吗？”

“嗯，”埃丝特·沃尔特斯说，“你呢？”

马普尔小姐想了一会。“我嘛，”她说，“多少是这么想的。”她停了一会又说，“也许不对。”

埃丝特苦笑了一下。

“你知道，我听说过她的一些事。整个事情。”

“普雷斯科特小姐说的？”

“噢，”埃丝特说，“有一两个人说过，牵扯到一个男人，她很喜欢这个男人。她家里人拼命反对。”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我也听说过这事。”

“然后她嫁给了蒂姆，也许她还算喜欢他，不过那个男人并没有罢手。我有时在想，也许他跟她到这儿来了呢。”

“的确。不过——是谁呢？”

“我不知道是谁，”埃丝特说，“不过我想他们肯定是非常小心的。”

"你认为她喜欢这个男人?"

埃丝特耸了耸肩。"我敢说他是个坏家伙。"她说,"不过往往这种人知道如何博得女人的欢心。"

"你从没听说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干了些什么——这方面的事吗?"

埃丝特摇了摇头:"没有,这些都是人们大胆猜测罢了,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也许是个有妇之夫,正因为这样,她家里人才不喜欢他;或者他真的坏透了,也许他酗酒,也许犯了法——我不知道。不过她仍然喜欢他;这点,我敢肯定。"

"你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马普尔小姐贸然问了一句。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埃丝特说,她的语气生硬而冷淡。

"这些谋杀——"马普尔小姐开口说。

"你不能忘了谋杀吗?"埃丝特说,"你已经把拉菲尔先生全搅进去了,你不能——不插手吗?你什么也不会发现的,我敢肯定这个。"

马普尔小姐看着她。

"你认为你知道,是不是?"她说。

"是的,我想我知道。我很有信心。"

"那么,你不应该把一切都说出来吗——做点什么?"

"为什么呢?这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什么证据也没有。那又怎么样呢?现在人们轻易就能免刑。他们叫作什么减轻责任之类的。在监狱里呆上几年就又出来了,纤毫不损。"

"假设,由于你没有说,又有别人被害了——又死了个

人?"

埃丝特自信地摇了摇头。"不会这样的。"她说。

"这可不好说。"

"我敢肯定。不管怎样,我看不出谁——"她皱了皱眉,又几乎自相矛盾地说,"也许,确实是减轻责任吧。也许不得已而为之吧——要是真的心理不平衡的话,噢,我不知道。最好是她能摆脱掉那个人,不管他是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都忘了。"

她扫了一眼手表,不安地惊呼一声,起身走了。

"我得去换衣服了。"

马普尔小姐坐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代词这东西,她想,总是令人很糊涂,像埃丝特·沃尔特斯这样的女人尤其愿意乱用。不知为什么,埃丝特·沃尔特斯十分肯定帕尔格雷夫少校和维多利亚的死都是一个女人干的。听起来倒像。马普尔小姐心里琢磨着。

"哈!马普尔小姐,一个人坐在这呢——连毛衣都不织了?"

来的正是她一直在找却没找着的格雷厄姆医生。现在他自己倒走过来聊几分钟了。他不会呆很长的,马普尔小姐心想,因为他一定要换衣服吃晚饭了,他吃饭一向是很早的。她解释说她整个一下午都在陪着莫莉·肯德尔。

"真难以置信她这么快就恢复了。"她说。

"哦,"格雷厄姆医生说,"没什么奇怪的,她吃的药本来也不多。"

"哦,据我所知,她吃了有大半瓶呢。"

格雷厄姆医生嘴角的笑意加深了。

"不，"他说，"我想她并没吃那么多药。我敢说她本来是想吃的，不过在最后关头她扔掉了一半。人哪，即使当他们以为自己要自杀时，常常也不想真的去死。他们也会设法不把药全吃掉。这并不是故意欺骗，只是潜意识在起作用吧。"

"我想也许是故意的。我是说，只是想做给人看……"马普尔小姐没有说下去。

"也有可能。"格雷厄姆医生说。

"比如说，她和蒂姆吵架了？"

"你知道，他们并不吵架。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对方。不过，我猜吵架也是难免的。不，我看她现在没什么大碍了。她可以像往常一样起床活动了。不过，让她再躺一两天更安全一些。"

他站了起来，愉快地点了点头向饭店走去。马普尔小姐坐在原地又呆了一会。

她的脑海中闪过各种念头——莫莉床垫下面的书——莫莉装睡的样子——

琼·普雷斯科特。还有后来，埃丝特·沃尔特斯说的话……

然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事情的开始——回到了帕尔格雷夫少校——

她的脑海中在盘算着什么。关于帕尔格雷夫少校——要是她能记起来——

# 第二十三章　最后一天

## 1

“夜晚与清晨是最后一天。”马普尔小姐自言自语道。

然后，她有点迷迷糊糊地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她刚才打了个盹。也真难为她，钢铁乐队还在敲敲打打地演奏着。马普尔小姐心想，能在钢铁乐队演奏的时候就睡着了，说明她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她刚才说什么来着。她把话引用错了。最后一天？第一天。应该是第一天才对。可这并不是第一天，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天。

她又坐直了身子。事实上，她已经精疲力尽了。所有这些焦虑，这种觉得自己无用的惭愧的感觉……她再一次不快地想起了莫莉眯着眼睛给她的狡猾的一瞥。这个女孩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马普尔小姐心想，一切跟开始有多大的不同啊！蒂姆·肯德尔和莫莉，多么自然、快乐的一对。希林顿夫妇多么和气，多么有教养，正是人们所说的“好人”。

还有乐天、外向的格列高里·戴森，还有快乐、直率的幸运，一天到晚地说笑着，对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很满意……这个四人组合相处得多好啊。坎农·普雷斯科特，那个仁慈的好人。琼·普雷斯科特，尽管有些尖酸刻薄，但也是个好女人。好女人往往也会扯上些闲言碎语的。她们要了解周围事态的发展，要了解什么时候二加二等于四，什么时候又可能等于五。这些女人也没什么坏处。她们虽然爱嚼舌根，不过对于不幸的人，她们还是很热心的。拉菲尔先生，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是个人物，一个你绝不会忘记的人。不过，马普尔小姐觉得她对拉菲尔先生的了解还不止这些。

医生早就放弃他了，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不过这次，她想，他们似乎更有把握了。拉菲尔先生心里也很清楚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既然已经确信了这一点，他会有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吗？

马普尔小姐思索着这个问题。

她想，这一点可能很重要。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的声音有点过于大了，过于肯定了。马普尔小姐对说话的语气是很有研究的，她这一辈子，听的太多了。

拉菲尔先生一定对她隐瞒了些什么。

马普尔小姐向四周看了看。夜晚的空气，花儿的芬芳，亮着小灯的桌子，穿着盛装的女人。伊芙琳身着一身宝石蓝印花的晚装，幸运裹着一袭白色晚装，金色的头发闪闪发光。今晚，似乎每个人都很快乐、很充实。连蒂姆·肯德尔都在微笑着。他走过她的桌子时说：

“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莫莉已经完全好了。大夫说她明天能起床了。”

马普尔小姐微笑着对他说听到这个真高兴。然而，她发现笑起来竟很费力。她想，她是真的累了。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回房间。她本打算继续思索，琢磨，回忆，整理各种事实、谈话以及各种眼神。可是她不能够。疲惫的大脑已经开始抗议了。“睡觉！你得去睡觉！”

马普尔小姐脱了衣服，上了床，拿过床边的托马斯·堪培斯的诗集读了几句，然后熄了灯。黑暗中，她祈祷了几句。人总不能什么都自己做，必须要有帮手。“今天晚上不要出什么事，”她喃喃地祈盼着。

## 2

马普尔小姐一下子惊醒了，在床上坐了起来。她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她扭亮灯看了看床头的小钟。两点。半夜两点，外面好像出了什么事。她起身穿上睡袍和拖鞋，围上一个棉披肩就出去了。有人拿着电筒在走动着。她看见坎农·普雷斯科特也在里面，就向他走了过去。

“出了什么事？”

“哦，马普尔小姐？是肯德尔太太。她丈夫醒来后发现她溜下床出去了。我们在找她。”

他匆忙走了。马普尔小姐慢慢地跟在他身后。莫莉去哪儿了呢？为什么呢？她是有意这样计划的吗？一俟对她的警戒放松，等她丈夫睡熟之后就溜出去吗？马普尔小姐心

想这是可能的。不过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是像埃丝特·沃尔特斯明显暗示的那样，她真的有别的男人吗？如果真是这样，会是谁呢？或者还有别的更加阴险的原因？

马普尔小姐继续东张四望地走着，不时扫一眼树从下面，突然，她听到一声微弱的叫声：

“这……这边……”

喊声来自饭店另一侧，隔着一段距离。马普尔小姐心想，肯定是在那条流向大海的小溪边。她立刻快速地朝那个方向走去。

出来找的人并没有她一开始想像的那么多。大多数人一定都还在房间里睡觉。她看见人们正围着河边的一个地方。这时，有人从身后把她推开，差点把她撞倒，急匆匆朝那个方向跑去。正是蒂姆·肯德尔。过了一会，她听到了一声喊叫：

“莫莉！上帝，莫莉！”

过了一会，马普尔小姐才赶到那群人身边。有两名古巴侍者，伊芙琳·希林顿，还有两个当地女孩，他们闪开路让蒂姆过去。马普尔小姐赶到时，他正弯腰看着。

“莫莉……”他慢慢跪了下去。马普尔小姐清楚地看到了那女孩的身体，躺在小溪中，头埋在水中，金发散在肩头的灰绿色刺绣披肩上。卧在溪边的落叶树丛中，眼前这一切像极了哈姆雷特的一幕，莫莉就像死去的奥菲丽亚。

正当蒂姆要伸手去摸她时，一向安详、见多识广的马普尔小姐稳住了局面，她以严厉、权威的口气说：

“不要碰她，肯德尔先生，”她说，“千万不要碰她。”

蒂姆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望着她。

“可是，我必须——这是莫莉，我必须……”

伊芙琳·希林顿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她死了，蒂姆，我没有动她，不过，我摸了她的脉搏。”

“死了？”蒂姆不相信地说，“死了？你是说——她投水死了？”

“恐怕是吧，看起来像是。”

“可是为什么？”这个年轻人突然高声哭叫起来，“为什么？她今天上午还很高兴嘛，还在计划我们明天要做些什么，她怎么又会动了这个该死的念头？她为什么要偷偷溜开——晚上跑出去，来这投河自尽呢？她怎么会这么绝望——有什么苦处呢——她干吗什么都不告诉我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伊芙琳轻轻地说，“我不知道。”

马普尔小姐说：

“最好有人去叫格雷厄姆医生，还要有人去给警察署打电话。”

“警察？”蒂姆苦笑了一声，“找他们有什么用呢？”

“自杀的事一定要通知警察的，”马普尔小姐说。

蒂姆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去找格雷厄姆，”他沉重地说，“也许——这时候——他还能——想个办法。”

他蹒跚着朝饭店走去。

伊芙琳·希林顿和马普尔小姐肩并肩站在那，看着那个死去的姑娘。

伊芙琳摇了摇头：“太晚了，她身子都凉了。她死了至少

有一个小时了——也许还不止。真是个悲剧。这两人看上去总那么快乐。我猜她一直心理不平衡。"

"不,"马普尔小姐说,"我并不认为她心理不平衡。"

伊芙琳奇怪地看着她:"你是什么意思?"

藏在云后的月亮此时钻了出来,它给莫莉披散的头发洒上一片银光……

马普尔小姐突然惊呼了一声。她弯下腰,仔细看着,然后伸出手摸了摸那些金色的头发。她对伊芙琳·希林顿开口说话了,声音十分异样。

"我想,"她说,"我们最好确认一下。"

伊芙琳·希林顿吃惊地盯着她。

"可是不是你自己告诉蒂姆什么都不能动吗?"

"我知道。不过那时月亮没出来,我没看见——"

她用手指了指。然后,她轻轻地摸了摸那头金黄的头发,把它分开,让发根露了出来……

伊芙琳惊叫了一声。

"幸运!"

过了一会,她又重复说:

"不是莫莉……幸运。"

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她们的头发颜色差不多。不过,她的发根当然是黑色的,因为她的头发是染的。"

"可是她怎么会披着莫莉的披肩呢?"

"她非常喜欢这个披肩。我听她说过她要买一个。显然,她是买了一个。"

"那么,是这样,我们还都以为……"

伊芙琳看见马普尔小姐的眼睛正盯着她，就知趣地闭上了嘴。

"有人，"马普尔小姐说，"得去告诉她丈夫。"

沉默了一会，伊芙琳说：

"好吧，我去吧。"

她转身穿过棕榈林走了。

马普尔小姐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然后稍微转了转头，说：

"是希林顿上校吗？"

爱德华·希林顿从她身后的树丛中闪出身来站在她旁边。

"你知道我在这？"

"我看见你的影子了。"马普尔小姐说。

他们沉默着站了一会。

他终于开口了，好像自言自语一样：

"到头来，她这次可撞着大运了……"

"我看，她死了你很高兴？"

"意外吗？哦，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很高兴她死了。"

"死亡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爱德华·希林顿慢慢地转过头。马普尔小姐沉着、镇定地迎着他的眼神。

"要是你想——"他突然向她逼近了一步。

他的语气一下子充满了威胁。

马普尔小姐平静地说：

"你妻子很快就会和戴森先生回来了，或者肯德尔先生

和格雷厄姆医生也要来了。"

爱德华·希林顿放松了下来。他转过身看着那个死去的女人。

马普尔小姐悄悄地走了。她的脚步越来越快。

刚走到她自己的房子前面,她停了下来。她那天正是坐在这儿跟帕尔格雷夫少校聊天的。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在钱包里摸索着找那张凶手的照片……

她记起了他如何抬起头,他的脸如何一下子涨得紫红……"太丑了,"就像斯诺亚·卡斯帕罗说的,"他有只邪恶的眼睛。"

邪恶的眼睛……眼睛……眼睛……

# 第二十四章　复仇女神

## 1

不管外面怎么惊天动地，拉菲尔先生却一点也没听见。

他正躺在床上熟睡着，轻轻地发出鼾声，突然有人抓住他的肩膀，使劲地摇起来。

“啊——什么——搞什么鬼啊？”

“是我，”马普尔小姐文理不通地说，“不过也许应该换个强硬的说法，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希腊人称之为复仇女神。”

拉菲尔先生尽力在枕头上抬起头来。他盯着她。马普尔小姐站在月光中，头上松松地缠着粉红色毛线围巾，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复仇女神。

“这么说，你是复仇女神，嗯？”拉菲尔先生愣了一会说。

“希望如此——得有你的帮助。”

“你可不可以清楚地告诉我，大半夜的你在说些什么。”

"我想我们得快点了，要非常快。我一直太傻了，傻透了。我一开始就该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简单，你在说些什么？"

"你睡着时发生了好多事，"马普尔小姐说，"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莫莉·肯德尔，结果不是，是幸运·戴森，淹死在小河里。"

"幸运，啊？"拉菲尔先生说，"淹死的？河里。是她自己投河的还是别人把她推下去的？"

"是别人推她下去的。"马普尔小姐说。

"我明白了。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所以你说这么简单，是不是。格列高里·戴森一直就是第一嫌疑人。而且正是他，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吗？你担心的是他会逃之夭夭。"

马普尔小姐深深地吸了口气。

"拉菲尔先生，你相信我吗？我们得去阻止一起谋杀。"

"我以为你说的是谋杀已经发生了。"

"那个谋杀是杀错人了。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又一起谋杀。没有时间耽搁了。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我们必须马上走。"

"这么说当然很好，"拉菲尔先生说，"你是说，我们，你看我能干些什么呢？没人帮忙，我走都不能走。你和我又怎么能阻止谋杀呢？你都快一百岁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散了。"

"我想的是杰克逊，"马普尔小姐说，"你说什么，杰克逊都会听的，是不是？"

“的确，”拉菲尔先生说，“尤其是我说不会让他白干的。你是要我这样做吗？”

“是的，告诉他跟我走，让他服从我给他的任何命令。”

拉菲尔先生看着她大约有六秒钟，然后说：

“说定了。我看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冒险。哦，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他提高了声音，“杰克逊！”同时，他拿起手边的电铃，按动了电钮。

不到三十秒钟，杰克逊就从通往隔壁的门里走了出来。

“你叫我，先生？出了什么事？”他闭上嘴，看着马普尔小姐。

“来吧，杰克逊，听我的话。你跟这位女士走，马普尔小姐。你跟她去，一字不差地照她说的去做。你要服从她的每一个命令。明白了吗？”

“我——”

“明白了吗？”

“是的，先生。”

“而且这么做，”拉菲尔先生说，“你不会吃亏的。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谢谢你，先生。”

“来吧，杰克逊先生，”马普尔小姐说。她转过头对拉菲尔先生说，“我们去叫沃尔特斯太太过来，让她来扶你起来带你去。”

“带我去哪？”

“去肯德尔家的房间，”马普尔小姐说，“我想莫莉会回那儿的。”

## 2

莫莉从海边的小路走了过来。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不时地低声抽噎几下……

她走上凉台的台阶，愣了一会，推开落地窗，走进卧室。灯亮着，可是房间里空无一人。莫莉走到床边坐下。她坐了一会，不时用手拂着前额，紧紧皱着眉头。

然后，她慌张地扫了一下四周，把手塞到床垫下面，拿出她藏在那儿的那本书。她弯下腰，翻到她要找的那一页。

随着外面传来的一阵跑步声，她抬起头，匆忙间慌张地把书藏到身后。

蒂姆·肯德尔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看见她不由得长吁了口气。

“感谢上帝。你到哪去了，莫莉？我一直到处找你。”

“我去河边了。”

“你去了——”他没有说下去。

“是的，我去了河边。不过我不能在那等。我不能。水里有人——她死了。”

“你是说——你知道吗，我还以为是你呢。我刚刚发现死的是幸运。”

“我没杀她。真的，蒂姆，我没杀她。我肯定没有杀她。我是说——要真是我杀的，我会记起来的，是吧？”

蒂姆慢慢地在床的另一侧坐下来。

“你没有——你肯定吗？不，不，当然你没杀她！”他大声

嚷着，"别这么想，莫莉，幸运是自己淹死的。当然她是自己淹死的。希林顿对她早厌倦了。于是她就去投河自尽了。"

"幸运不会这么做的，她绝不会的。不过我没杀她。我发誓我没杀她。"

"亲爱的，当然你没杀她。"他伸出手去搂她，她却挣开了。

"我恨这个地方。这里本来应该是一片阳光灿烂的，看上去也许是，其实并不然。这里有阴影——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我陷在里面了——拔不出来了——"

她一下子嚷了起来。

"嘘，莫莉，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声点！"他走进浴室，拿了一个玻璃杯出来。

"看，喝下去吧，你会镇静一点。"

"我——我什么也不能喝。我的牙齿哆嗦得这么厉害。"

"你当然能喝，亲爱的，坐下，坐这，床上。"他用手搂住她，把杯子举到她嘴边。"来吧，喝下去。"

这时窗外有人发话了。

"杰克逊，"马普尔小姐清晰地说，"到那边去，把杯子抢过来，拿好，小心点，他很结实，而且也可能很绝望。"

杰克逊有几个特点：他是个拜金的人，他的主人已经答应给他赏钱了，而且他的主人又是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也是个受过训练、有真功夫的人，并不考虑为什么，只知道照办就是了。

他闪电一般冲进屋里，一只手去夺蒂姆放在莫莉嘴边的杯子，另一只胳膊缚住了蒂姆，手腕一用力，杯子已经到

了他手中。蒂姆发疯般地去扑他，不过杰克逊把他抱得牢牢的。

“见鬼——放开我，放开我。你疯了吗？你要干什么？”蒂姆使劲挣扎着。

“抱住他，杰克逊。”马普尔小姐说。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拉菲尔先生在埃丝特·沃尔特斯的搀扶下，从落地窗走了进来。

“你问出了什么事？”蒂姆嚷道，“你的人疯了，全疯了，就是这回事，告诉他松开我。”

“不。”马普尔小姐说。

拉菲尔先生转头看着她。

“说出来吧，复仇女神，”他说，“我们也该真相大白了。”

“我一直太笨、太傻了，”马普尔小姐说，“不过，我现在可不傻了，要是化验一下他让他妻子喝的那杯东西，我敢打赌——是的，我以我的人格打赌，那里面一定有致命的催眠剂。你看，又是老一套，跟帕尔格雷夫少校的故事同出一辙。妻子神情沮丧，试图要结果自己，丈夫及时相救，然后第二次，她终于自杀成功。不错，正是这一套。帕尔格雷夫少校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还拿出一张相片，然后一抬头，看见了——”

“从你的右肩上方——”拉菲尔先生接着说。

“不，”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说，“他从我的右肩上方什么也没看见。”

“你说什么？你告诉过我……”

"我说错了,全错了,我笨得简直难以置信。帕尔格雷夫少校表面看是从我的右肩膀上望过去,瞪着眼,实际上——他不可能看见任何东西,因为他是用左眼看的,而他的左眼是个玻璃眼球。"

"我记起来了——他是有一只玻璃眼睛,"拉菲尔先生说,"我忘了,或者是没当回事。你是说他什么也看不见?"

"当然,他看得见,"马普尔小姐说,"看是没问题的,不过,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他能看见的眼睛是右眼,这样,你知道,他看见的人肯定是在我左边而不是右边。"

"你左边有人吗?"

"是的,"马普尔小姐说,"蒂姆·肯德尔和他妻子正坐在不远处,正坐在一大丛芙蓉花后面的桌边。他们在那算账呢。你看,少校抬起头,他的玻璃左眼从我的肩膀看过去,不过他另一只眼看到的却是一个男人正坐在芙蓉花后面,他的面孔和相片里一模一样,只是老了许多,也是在芙蓉花边上。蒂姆·肯德尔也听见了少校讲的故事,他看出少校已认出他来了。当然,他必须要除掉他。后来,又不得不除掉维多利亚,因为她看见他把一瓶药放在少校的房间里,她起先并没多想什么,蒂姆·肯德尔进出客人的房间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可能要归还客人落在餐桌上的东西。不过,她想了想,又跑去问他,这样,他只得杀了她。不过,这次才是真正的谋杀,他一直在计划的谋杀。你明白了吧,他是个杀妻狂。"

"该死,胡说,什么——"蒂姆·肯德尔嚷道。

突然房间里爆发出一声尖叫,一声愤怒的狂叫,埃丝特

·沃尔特斯甩开了拉菲尔先生，差点没把他推倒，她冲过去，拼命地拉着杰克逊。

"放开他，放开他。这不是真的。全是瞎说，蒂姆——亲爱的蒂姆。这不是真的，你绝不会杀人的，我知道你不可能杀人，我知道你不会杀人的。都是你娶的这个女人，她编你的谎话，不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相信你，我爱你，相信你。我不会信别人的话的。我……"

蒂姆·肯德尔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这个贱货，"他说，"闭嘴，你想让我被吊死吗？我告诉你，闭嘴，闭上你的臭嘴。"

"可怜的傻东西，"拉菲尔先生轻轻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 第二十五章　马普尔小姐展开她的想象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拉菲尔先生说。

他和马普尔小姐神神秘秘地坐在一起。

"她一直和蒂姆·肯德尔有私情,是吗?"

"我想,说不上是私情吧,"马普尔小姐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这段罗曼史是要发展到婚姻的。"

"什么——等他妻子死后?"

"我想可怜的埃丝特·沃尔特斯并不知道莫莉要死掉,"马普尔小姐说,"我看她不过是相信了蒂姆·肯德尔跟她说的,莫莉爱上了别的男人,那个男人跟她到了这儿。我想她指望蒂姆能离婚。我看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对。不过,她真是爱他很深呢。"

"噢,这很容易。他是个有魅力的家伙。可是他看上她哪了——这你也知道吗?"

“你知道，不是吗？”马普尔小姐说。

“我敢说我能猜得差不多，不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我所知，我看不出蒂姆·肯德尔是怎么知道的。”

“哦，我想我只要稍微用点想象力就能解释清楚，不过，要是你告诉我就更简单了。”

“我不告诉你，”拉菲尔先生说，“你那么聪明，还是你告诉我吧。”

“其实我也暗示过你，”马普尔小姐说，“你那个杰克逊有不时偷看你的文件的习惯。”

“很可能，”拉菲尔先生说，“不过我看这对他也没什么好处。我注意到了。”

“依我看，”马普尔小姐说，“他看了你的遗嘱。”

“哦，我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确实随身带了一个复印件。”

“你告诉过我，”马普尔小姐说，“你告诉过我——就像儿歌中那个蛋形人说的一样，清晰，宏亮——你在遗嘱里什么也没给埃丝特·沃尔特斯留下。你还特意跟她和杰克逊强调了这个，我猜，杰克逊的倒是实情。你确实没给杰克逊留什么，不过，你却给埃丝特·沃尔特斯留了钱，当然，你不想让她知道一点风声。是这样吧。”

“是的，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噢，正是因为你坚持这一点，”马普尔小姐说，“我很了解人们扯谎的样子。”

“我服了，”拉菲尔先生说，“好吧，我给埃丝特留了五万英镑。我死后会给她一个惊喜。我猜，蒂姆·肯德尔知道这

一点，就决定用什么药结果他现在的妻子，再娶埃丝特和五万英镑，很可能找个机会再把她除掉。可是，他是怎么知道她会有五万英镑的呢？"

"当然是杰克逊跟他说的。"马普尔小姐说，"那两人关系不错。蒂姆·肯德尔对杰克逊很好，我看，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不过，据说杰克逊很爱传话，我想杰克逊把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告诉了他。说埃丝特·沃尔特斯将要继承一大笔遗产，他也许还说他自己就想赢得她的喜欢，跟她结婚，只是她看不上他。是的，我想就是这样的。"

"你想象的事似乎总是很有道理。"拉菲尔先生说。

"不过我很笨，"马普尔小姐说，"太笨了。你看，实际上事情很明显。蒂姆·肯德尔很阴险，也很聪明，他尤其擅长散布谣言。我猜，我所知道的一半事情都是出自他口中。有传言说莫莉曾打算嫁给一个不良分子，不过我敢有把握地说那个不良青年就是蒂姆·肯德尔自己，也许他当时用的并不是这个名字，她的家人听到了一些风声，也许他的背景很可疑。可是，他又表现出了义愤填膺的样子，拒绝去莫莉家被相看，然后又跟她耍了点小计谋，他们俩都觉得有趣得很。她假装跟他闹崩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肯德尔先生；莫莉事先告诉了他许多她家老朋友的名字，结果他们热情地欢迎他，希望他能使她忘记原先的那个朋友。我猜他和莫莉一定为此乐翻了天。反正，他最后娶了她，用她的钱买下了这个地方，并搬到这来。我敢说他一定挥霍了不少她的钱。然后他又碰见了埃丝特·沃尔特斯，又找到了一个得到更多钱的好机会。"

"那他干吗不除掉我呢?"拉菲尔先生问。

马普尔小姐轻咳了一声。

"我看他首先要对沃尔特斯太太有十分的把握,而且——我是说……"她停了一下,有点不知如何说下去。

"而且,他意识到他不会等很长时间。"拉菲尔先生说,"还有,很明显,我最好是自然死亡。我这么富有,百万富翁的死可是要仔细调查的,是不是?要是平凡的妻子死了就简单多了。"

"是的,不错,他讲了太多的谎话。"马普尔小姐说,"看看他是如何让莫莉深信不疑的——放一本关于神经错乱的书给她看,给她服药使她产生幻觉。你知道,你那个杰克逊对此倒是很精明。我想他看出了莫莉的某些症状正是服药的结果。那天他溜进浴室去查看,检查了那瓶面霜。他也许从巫师往自己身上涂颠茄就能产生幻觉的故事中受到启发。面霜里加颠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莫莉会头晕,有时会失去记忆,觉得飞来飞去的,难怪她会害怕自己。她有所有的精神病的征兆,杰克逊倒是想对了。也许他是受了帕尔格雷夫少校讲的印度妇女给丈夫服用曼陀罗的故事的启发。"

"帕尔格雷夫少校!"拉菲尔先生说,"真是的,那个人!"

"他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马普尔小姐说,"还连累了可怜的维多利亚,而且差点送了莫莉的命,不过他倒是认出了凶手。"

"你怎么会一下子想起他那只玻璃眼睛呢?"拉菲尔先生好奇地问。

"是斯诺亚·卡斯帕罗说的话，她瞎说什么他长得丑，有邪恶的眼睛，我说那只是个玻璃眼睛，他也没办法，可怜的人。她又说他的眼睛看东西方向不一样，是斗鸡眼——当然，这是实情。她又说这会带来坏运气，我知道——我知道我那天听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昨天晚上，幸运死了之后，我一下子想起是什么了！接着，我意识到时间紧迫……"

"蒂姆·肯德尔怎么会杀错人呢？"

"完全是巧合，我想他的计划是这样的：让每个人都确信——包括莫莉自己——莫莉头脑不清醒。给她服用了一定剂量的药之后，他告诉她，他要揭开所有这些谋杀之谜，不过她得帮他。等大家都熟睡之后，他们分头走，到河边一个约好的地方会合。

"他说他很清楚凶手是谁，他们要抓住他。莫莉顺从地去了——不过，她因为服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走得很慢。蒂姆先到了，看见一个人，他以为是莫莉。金色的头发，灰绿色的披肩。他从她身后走过去，一只手捂住她的嘴，把她的头按在水里淹死了她。"

"好家伙！不过给她多吃点麻醉剂不更容易吗？"

"当然容易得多，可是那样可能会引起怀疑。记住，所有莫莉能拿到的麻醉剂和镇定剂都从她身边拿走了。要是她又弄到了新的药，她丈夫是最有可能给她药的人。可是，要是出于绝望，她趁一无所知的丈夫熟睡之机，悄悄跑出去投水自尽，那整个事件就会是一个浪漫的悲剧，没人会怀疑她是被有意杀害的。而且，"马普尔小姐又说，"凶手总是很难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事情复杂

化。"

"你似乎自以为对凶手了如指掌!那你相信蒂姆不知道他杀错人了?"

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

"他连她的脸都没看,就飞也似地逃了,打算过一个小时之后,再组织人去找她,扮演一个悲痛欲绝的丈夫的角色。"

"可是大半夜的,幸运跑到河边去搞什么鬼呢?"

马普尔小姐尴尬地咳了一声嗽:"我想,有可能,她去等什么人吧。"

"爱德华·希林顿?"

"噢,不,"马普尔小姐说,"那件事已经完了,我想是不是——只是大概——她也许在等杰克逊吧。"

"等杰克逊?"

"我注意到她——看了他一两次。"马普尔小姐避开他的目光喃喃自语道。

"是我那个馋猫杰克逊!简直不敢相信!蒂姆后来发现他杀错了人肯定会惊惶失措的。"

"是的,的确,他肯定觉得非常绝望,莫莉现在还活着,四处游荡着,一旦她找到个心理专家,那么他精心散布的关于她神经错乱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了。而一旦她说出他曾经让她到河边去见他,蒂姆·肯德尔又会有什么下场呢?他惟有希望——尽快干掉莫莉,这样,大家很容易相信莫莉在神志不清时溺死了幸运,然后又对她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怕,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在那时，”拉菲尔先生说，“你就决定要作复仇女神了，啊？”

他突然向后一仰大笑起来。“真好笑，你要是知道你那天晚上的形象，头上捂着粉红色毛线围巾，站在那儿自称复仇女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尾　声

时间到了，马普尔小姐正站在机场等飞机，来了好多人送她。希林顿夫妇已经离开了，格列高里·戴森也飞到别的岛上，有传闻说他正在追求一个阿根廷富孀。斯诺亚·卡斯帕罗已回到了南美洲。

莫莉也来送马普尔小姐。她脸色苍白，形容瘦削，不过却勇敢地接受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拉菲尔先生帮她拍电报，在英国找来一个帮手，她仍在努力经营着这家饭店。

"忙起来对你有好处，"拉菲尔先生说，"这样你就不会多想了，这里还不错。"

"你不认为谋杀——"

"只要能真相大白，人们还是喜欢谋杀的。"拉菲尔先生劝她说，"姑娘，好好干，振作起来。别因为你碰上一个坏的，就不信任所有的男人了。"

"你讲话的口气像马普尔小姐，"莫莉说，"她一直跟我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适合我的那一半的。"

拉菲尔先生不由笑了起来。现在莫莉到机场了，还有普雷斯科特兄妹、当然还有拉菲尔先生，以及埃丝特。埃丝特看上去老多了，也很悲伤，拉菲尔先生对她出乎意外地和气。杰克逊也非常活跃，装着在照料马普尔小姐的行李，他这些天总是满脸堆笑，一看就知道他赚了钱。

空中传来一阵嗡嗡声，飞机来了。这儿的一切都很随便，没什么"请到八号或九号通道搭机"之类的事情，只要走出满地花朵的小亭子，就到了停机坪了。

"再见，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莫莉吻了吻她。

"再见，一定要来看我们。"普雷斯科特小姐热情地握着她的手说。

"很荣幸认识了你，"坎农说，"再一次诚挚地邀请你。"

"祝你好运，夫人，"杰克逊说，"别忘了，你需要免费按摩的时候，随时告诉我，我一定效劳。"

只有埃丝特·沃尔特斯在道别时转过身去。马普尔小姐并没有强求她。拉菲尔先生是最后一个，他握着她的手。

他用拉丁语嘟哝了一句。

"恐怕，"马普尔小姐说，"我所知道的拉丁语不多。"

"但是你明白我说的吧？"

"是的。"她没再多说，她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很荣幸认识你。"她说。

然后，她走过停机坪，上了飞机。